

未来三：破晓时分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我带着人们走出光铭城的那天。

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路途上的艰辛：烈日，狂风，沙尘。我们的体能和意志经受了最残酷的挑战。走在大漠之中的我们只能互相依靠。正午，我们互相鼓气，一边大口补充着水分一边遥望着远方；午夜，我们靠在一起，抵御着阵阵寒风。

不少人在途中丧失了希望——我记得那是一个少年，他那天几乎耗尽了水源。我们也不敢将水多分给他，一股绝望又痛苦的氛围迅速散播开来。

只记得那天的大半个早上，队伍里没有人说一句话。大家只是走着。低着头，一言不发。

直到那个少年喝完了最后一滴水，他终于歇斯底里地狂叫起来：“我要渴死了！”说着，他一把抓起我的衣领，“你听到了吗？我要渴死了！我当初看你救了我们才跟着你，现在呢！你们这里十三个人，没有一个愿意给我一口水！你现在不给我水，我。。。我就。。。”

说到这里，少年突然看见我的背包上，一个破了洞的杯子。风的呼啸声盖过了一切，风声里好像传出了几个声音：是更多人举起的空洞的水壶？是少年的啜泣？是我们的脚步声？没有人知道。我们只知道，我们不断地在走。

后来，我们找到了一条河。我看着十三个人眼睛冒着绿光扑向那条河，贪婪地用水壶舀水。我舔了舔自己龟裂的嘴唇，拍了拍干燥的脸，断断续续地开口：“咳，咳。。。我也好久都没喝水了。”说完便也走向了小河。

我们最后接满了水，每个人都抱着自己的水壶，视若珍宝。我也用一个随身的袋子装满了水，笑着望向那个少年：“好啦，别难过，大家不怪你。只要走下去，我们就会到终点。”

少年大口地往嘴里灌了一口水，满意地咂咂嘴，有些狼狈地开口：“抱歉，抱歉！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大家请原谅我这一次！”

大家都笑了。我也跟着他们笑起来。但是我的眼睛却始终离不开人们沉甸甸的水壶。没了水，人们就又会开始吵闹。

不知道走了多久，也不知道走了多远，眼前的黄沙里终于出现了一抹绿意。最开始是零星的草根，接着是一两颗傲然耸立的胡杨，再后来是黄沙和绿草混杂的土地，最后竟变成了无垠的草原。我们此生，就算是在光圈科技里，也没有见过这般的绿意盎然。当我们终于踏上那片绿色的土地时，我感觉自己仿佛身处一个不同的世界。这里的空气中参杂着泥土的腥气，这里的阳光被白云遮挡，就连这里的土地都坚硬又充满力量。

直觉告诉我，我们离那座存在于一个个故事中的城市，越来越近了。

我望向身后，十三个人此刻都欣喜若狂。那个少年此刻正在地上肆意地打滚，享受着青草拂过身体的感觉；身边的大叔张开了双臂，摘下了头巾，尽情地呼吸着空气；身前的大姐也仰面躺在地上，望着太阳，不时地咯咯笑着。

“动起来啊！我们离镜中城不远了！”我高声呼喊，挥舞手臂。

人们不为所动，沉浸在青草和微风的幸福中。

“快——起来啊！”我故意拉长声音，夸张地大喊起来，人们这才从草地上爬起来，望着我站成一排。

我看着满身青草的人们，也觉得有些好笑，不禁扑哧一声笑出来：“你们这，至于吗？不就是看见草地了吗？我们再走一会就能让你们看到更震撼的东西！”

人们互相看看，盯着对方头上一条条翠绿的细丝，横七竖八地躺在大家衣服的褶皱里的样子，也哈哈地笑出声来。人群里充满了活跃的气息。

我转过身去，大步向前：“笑够了没？笑完了咱们就要继续出发了！”

大家再次出发，把黄沙和狂风丢在身后——**好像还丢弃了些什么。。。**

但我已经没有时间去思考丢弃的到底是什么。风的声音里，混合着我们的嬉笑声；柔软的土地上，记录着我们轻快的脚印。

。。。。

后来，我们终于在一个山头看见了一个模糊的城市轮廓。当我的望远镜里终于出现熟悉的立方体时，我只感觉到，一阵狂风裹着一声声呼喊迎面冲来。我的身体在风中一动不动，我从未感到自己的身形如此高大。“没错。。。没错！就是那里！”我颤抖地指向地平线的方向，那个若隐若现的立方体，“镜中城！我们来啦！”

我转过头，看到有人热泪盈眶，有人激动地蹦跳，有人在空中挥舞拳头。每个人都无比清楚，我们的征途终于来到了它的终点。

人们的眼睛直直地盯着那座地平线上的城市，眼里已经容不下更多东西。他们跑着，他们叫着，他们跳着。空气里回荡着每个人的欢呼。“终于到啦！”，“好！”

我的步伐也更加紧凑。我的步伐越来越快，手臂也摆动地越来越大——有一瞬间，我竟感觉自己飞在天空，直到。。。我被一块坚硬的物体绊倒。

重重地摔在地上的那一刻，这个世界的现实才重新回到我的脑海中。我终于冷静下来，盯着眼前那个扳倒我的物体。

那是一个。。。蔚蓝色的晶块，在阳光的普照下，它的光芒并不算明显，但它周围的草却也映着蓝光。

我再次凑近那块晶体，那些草上的颜色。。。倒不如说，绿色才是映射上去的，蓝色才是它们原本的颜色？

我疑惑地将手放在周围的草上，柔软的感觉传上我的大脑。我顺着草丛摸着，一直摸到那块晶体，突然，一股强烈的疼痛感从我的指尖传来，瞬间，一股血腥味和痛苦的感觉传遍了全身。

我吃痛地把手缩回，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块晶体。我还没搞明白那股感觉是怎么回事，我的眼前就天旋地转起来。随着一阵强烈的白光，我睁开眼，眼前不过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我有些疑惑地摸着自己的身体：“奇怪。。。为什么我坐在这里？”

身边突然传来一声激动地大喊，是那个少年：“黎！我们到啦！看，这座城市多气派！”

我有些疑惑地站起，眼前此时是一座巨大的城市。鸟鸣，流水，人声。。。一切都是那么地整齐。这就是镜中城了。

我的头都不由自主地仰起，城市外围的农田里面，高楼林立，灯光璀璨。蒸汽从城市的正中心冒出，钢铁碰撞的声音从四周传来，我转头一看，还有几个灌溉机器正在默默地浇水。

几个兴奋的人已经冲进了城里，我赶忙叫住他们：“喂！别动，到我这里。”

等到所有人都聚集到我的身边，我面对十三个人，郑重地开口：“听好了，我们这一次是来访问这座城市的，所以没有我的允许，所有人必须一起行动！我们要争取到他们对我们的重视，而最基础的一点就是——讲礼貌！”

大家点头如捣蒜，我们再次一同走进城市。我们连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但也没有听到一点声音。街道上的人们都无比安静。不知为何，他们似乎都驼背地很厉害。我们接近了一个市民，我刚刚准备开口，那个人突然机敏地瞪了我一眼，然后迅速地跑开了。

此时，那个少年拍了拍我的肩：“黎。。。我好像看到，那个人的背上有好多根管子啊？”

我有些不可置信地揉了揉眼睛，那个走开的市民除了严重的驼背以外健步如飞，和正常的人们没有区别。“可能这是。。。镜中城的人们被‘压迫’久了，恢复自由之后也直不起脊梁了呢？”我盯着那人看了好久也没看出异常，最后转向那个少年，有些尴尬地解释。

大家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的人们如此驼背，只能继续向前。

不知是我们的错觉亦或是别的，我们都觉得，越往里走，城市越发破旧，流水的味道也越难闻。就连最为拘谨的大叔也走到一面墙旁，把手放在墙上。

“黎，这个墙我是越看越奇怪。你等一下，我去看看这是什么做的。”说着，他把手放了上去，“这是。。。啊！”

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大叔突然失去平衡，跌进了墙里。

大叔也震惊地趴在地上，眼睛睁地老大：“啊。。。啊？这墙是虚拟的？”

我们都有些错愕的四处张望，此刻刺鼻的臭味萦绕在我们的周围，每个人都不禁捂住了鼻子。正在此时，从街道的另一端走过来一个男人——他佝偻着身体，戴着一副眼镜，慈祥的朝我们笑了笑：“你们。。。就是从。。。光铭城来的人吧？我。。。我就是邓。”说着，他朝我们伸出了手。

一切不适突然在我身边烟消云散，我激动地冲到邓身前，紧紧地握住他的双手：“啊！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啊！我是光铭城的管理者，黎，想必你就是镜中城的管理者了吧？”我感觉。。。邓的手不知怎的特别的大，我的两只手都握不住。。。

“呵呵呵，别急，陪我一起去我的办公室说。。。 ”邓撇开了我的手，笑着转过身。我强忍着内心的激动，迈出左脚。

少年赶紧拉住我：“喂，你真的不觉得这里的一切都诡异地出奇吗？这不会。。。真的是个陷阱吧？”我却生气地瞪了他一眼，小声责骂道：“那你说怎么办？继续走吗？快跟紧邓！”

紧接着，我们便都默默地跟在他的身后。

在路上，我好像听到一声尖叫。但下一秒，我就发现，那只是一阵风罢了。。。

我们走到一座巨大的方尖碑面前，方尖碑的四面写满了我看不懂的字。

邓朝我招了招手，笑着开口：“呵呵呵，我知道你们是为何而来。。。但是，在谈事情之前，我想先给你们一个礼物。。。看看你的身后吧，黎？”

我疑惑地向后望去。第一眼，我看不出任何区别。第二眼，我发现我们的队伍里少了一个人。第三眼，我看见我们身后，越来越多驼背的人们在向我们靠拢。

“呵呵呵，看来你已经看到我的‘礼物’了。那么，动手吧。”邓的笑容变得诡异起来，他的嘴角咧到了耳根，渐渐把脸分成两块，人类的特征渐渐地被糅杂在一起。。。最后，邓的脸如同腐烂的树叶一般落在地上，留在“脸”的位置上的，是一个疹人的怪物。

没等我们反应过来，一切就在我们的眼前旋转起来。臭气此刻越发明显，耳畔边还传出阵阵轰鸣声。等到一切停止运动时，我抬头，天空中只剩下一片巨大的乌云——不，一个庞然大物，悬挂在天上，盯着我们。

那些“市民”们此刻也扯下了自己身上的伪装。无数如同“邓”一样的怪物包围了我们。我只感到一股无比强大的压力，正在迫使我下跪。转头，我看见“邓”正死死地盯着我。

“重新自我介绍一下吧。”那个怪物缓缓开口，它的语气里充满了鄙夷，“你可以尊称我们为‘祂们’。这是我们赐予你们的权利，但除此之外，你们没有任何权利。”

我却顶着巨大的压力艰难地站在地上：“你。。。你到底是什么？我们。。。不会屈服！”

“这么顽强？不得不说，你和那个出逃的人类蛮像的。都觉得自己逃离了我们的大手，但——我们能看到一切。”说着，祂把头更低下来几分，我终于看清，祂们背后暗黑色的管道。

我只感觉胸口一股鲜血上涌，浑身一软，跪倒在地上。我不甘地望着眼前的这群怪物：“你们。。。果然就是导致人类近乎灭绝的家伙！”

“嗯。。。灭绝这个词不准确。”“邓”突然仰起头，望着天上那个庞然大物，“更精确的来说，是带你们迈向更光荣的进化。”

周围，祂们的声音慢慢高亢起来；“杀死！奴役！杀死！奴役！”

我看向剩下的十二个人。他们此刻已经无力地瘫倒在地上，丧失了所有的力气。

只剩下我还有力气说出话，但我的眼前也渐渐模糊。祂们的力量着实恐怖。。。

我失去意识前最后听见的，是从高空传来的爆炸声。。。

“起来！快起来！”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二

我是华，我的父亲是邓，我来自镜中城。

我出生在最好的时代，我也出生在最坏的时代。我的周围人声鼎沸，我的周围寂静无声。我的出生曾经轻如鸿毛，我的生命现在沉重无比。

自我出生起，我的父亲就时常和我说：“小华，你要记住，你的爸爸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每当这时，他就会推开窗，指向街道外的行人们，“爸爸和他们一样，都是这座城市平平无奇的一个市民。”

我却始终不能理解。我既不理解为什么父亲不厌其烦地提起他的平凡，也不理解我在学校里大家看我异样的目光。

“哦对了！我都忘了介绍我的家庭了：我的爸爸是邓，我的妈妈。。。”

“这可是邓的儿子！”

“我爸爸说，我们要是惹了华，他就要完蛋了！”

“真的？那我们还和他玩吗。。。”

幼儿园里，我骄傲地说出自己的家庭来结束自己的自我介绍。第二天，我便听到诸如此类的话。再过几天，我的身边就只剩下几个站得笔直的老师。我的孩童生活，便在这诡异的孤立和观察中开始了。

我有时会难过的找到父亲。每次站到父亲面前，我都会仰起我的头，努力不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伤心。可我还是忍不住地吸鼻涕：“爸爸，为，为什么学校里没有人愿意和我玩啊？”

“你有干什么错事，老师有找过你吗？”

“没有。。。”我疑惑地挠挠头。

父亲紧接着就不说话了，他只是端着自己的杯子，猛地灌了一大口。接着，他呵呵地笑了起来，又把自己埋在桌子上，好像在喃喃地说些什么。。。

小学里，这样的情况再次发生。我再次走到父亲的旁边，再次抬起头，语气更加坚定：“爸，为什么我每次说自己是您儿子他们就不愿意和我再说话了？”

“你是不是忘记写作业了？”

“不可能啊！我每次都是第一个交作业，上课也是我最积极地回答问题！”我有些生气，皱着眉反驳。

然后父亲就又不说话了。也许是他的身体不好，这次他没有举起酒杯。他只是盯着我，又看看自己的手，接着苦笑起来。“哈哈。。。唉。。。”

到了中学，我故意隐去了自己的家庭。但不知怎的，我的身份还是被大家得知。

“父亲，我真的不明白，”我怀着满腔怒火和疑惑冲到父亲面前。此时，父亲正坐在沙发上，呆滞的盯着门外，“我的身份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所有人都对我的身份唯恐避而不及？”

慢慢地，父亲把视线挪到了我的身上。我看到他浑浊的眸子里突然突出的锐利，他把手拍在我的胸口，郑重地开口：“你爸爸我，曾经是这座城市的管理者。而且，在这里的人看来，是最伟大的一个。”

我更加疑惑：“那按理来说，我身为您的儿子，不更应该受到大家的欢迎？为何我所见到的是完全的相反？”

“权力，贪欲，社会。。。”说到这里，我看到父亲的眼睛明显猛地一闪，又迅速黯淡下来，聚焦在我的身上，“我的伟大并不会成为你的伟大，我所走过的路和你要走的路不会一样，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你自己来找。”

说完，他再次把视线转回了窗外。我郁闷地走向自己的房间，不甘心地喃喃：“哼，你不告诉我答案，我自己去找。”

把门摔上的前一刻，我听到一句叹息：“唉。。。不忘初心，不敢自安。。。果然，车轮再次转回去了。”

我惆怅地望向我房间的窗外，是一个巨大的纪念碑。上面的字已被风腐蚀的不成样子，我疑惑为何无人维护。我努力地看着眼前的纪念碑，艰难地读着：

“什么。。。窥世？不。。。不忘初心，不敢自安？”

。。。

后来我长大了。我逐渐不再留意他人怪异的目光，专注于自己的事物。那天之后，我才看清人们的眼。

周末，走在街道上时，我的眼睛能看到的東西越来越多。我透过车窗，仿佛看到里面的幸福一家；我透过高楼反光的窗户，仿佛看到花天酒地；可我却鲜少能看到太阳——它应该总是在那里，我却看不穿遮盖它的厚厚的云层。

我懂得越来越多，和父亲说的话却越来越少。回到家，一桌香气扑鼻的饭菜总是端坐在桌上，父亲此时会一边擦着碗筷，一边转过身：“华，回来了？赶紧洗澡，然后吃饭。吃完饭就去写作业，写完作业玩会儿。。。”我的高中生活便是这样度过。

有时，在饭桌上，我的大脑会再次响起那个回响在我脑海里的那个问题——为何人们会疏远我。但每当我抬起头，看到父亲埋头吃饭的样子，便会再次低下头。

写作业时，我的父亲有时会走到我的身边，对着我的作业指指点点：“你看这句话，不应该这么说。。。”

夜晚，躺在床上的我有时也能听到房间外断断续续的脚步声。

高中毕业那天，我激动地回到家，激动地推开门。

“爸！我毕业了！”我忘乎所以地大喊着，冲向厨房。可是厨房里空空如也，一块隔板盖在锅子上，香气和热气从里面不断地冒出。

我疑惑地从厨房找到父亲的卧室，最后在天台绿植繁茂的窗口找到了他。此刻，他正出神的望着窗外空无一人的街道，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地面，仿佛在期待谁的到来。在他的手里，紧紧地握着一个黑色的箱子。我顿时安静下来，站在他的旁边，安静地陪着他望着窗外。

心底，一个声音告诉我，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那个下午，我们两个沐浴在晚霞和微风中。渐渐地，天上下起了大雨。

饭香和肚子的叫声将我拉回了现实。我最后再望了一眼父亲，走回了饭桌。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不用仰起头看向父亲。

那晚，雨下得很大。我怎么都睡不着，睁着眼在黑暗里盯着天花板。

我什么都看不清，但我听见，门被轻轻关上的声音。

过了一会，窗外传来几声巨大的枪响，还有一声惨叫。

我努力地安慰自己这不是父亲的叫声。过了好久，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窗外传来，我听出来，这阵脚步声在我的窗外打着转，忽大忽小。

我再也没有心情躺下，从床上爬起，拉开了窗帘。窗外的雨帘盖住了所有的光，一切都是那么地暗。我努力地睁开双眼，却什么都看不到。

哪怕是一个人呢？那个人也许有些秃顶，和我一般高？

可谁都没有出现。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意识渐渐模糊，我栽倒在还没来得及收拾的书海中。

第二天早上，陪伴我醒来的不止是阳光，还有鼎沸的人声。

我迷糊地睁开眼，只看见我的窗外此刻挤满了人，他们见我醒过来，激动地敲打着窗户，我听见他们的喊声：“华！你爸爸。。。”

听见父亲的消息，我猛地回过神来。我不管窗外的人群，一把拉开卧室门，整个家里空无一人，只能听到一盏电风扇的吱呀声。

什么都没有留下。我不敢置信地推开门，门口的人们如潮水般涌向我。

但每个见到我的人都张张嘴，不知道从哪里开口。我看着他们，一个可怕的事实出现在我的脑海。

“父亲。。。不会。。。”我艰难地从嘴里挤出几个字，用尽了所有的力气。

人群陷入了沉默。

不知怎的，我父亲的死讯仿佛对我没有任何的影响。我说出那四个字后，我的心突然平静了许多。我的眼睛暗淡下来，可我的语气里没有一丝颤抖。我不知道自己的情绪到底如何，我只是抬起头，眼神掠过每个人。我看到，他们的眼里很复杂——有的难过，有的复杂，有的阴沉。

“嗯，好。我知道了。你们走吧，我爸的事情，我会自己收拾。”

等到家里安静下来后，我突然赶紧嗓子很干。我默默地走到冰箱前，准备拿出一杯牛奶。

拉开冰箱的那一刻，一张便利贴突然滑出来。我蹲下来，把它捡起，慢慢地读起来。

“亲爱的华：

“恭喜你！恭喜你高中毕业了！从这一刻起，你就算是一个真正的成年人了！

“爸爸很高兴你能够以如此优异的成绩从高中毕业，但请记住，这只是一个开始哦！

“那么，作为成年人的第一个挑战开始了：看到这个标签的时候，去买一瓶牛奶回来吧！

“邓，写于你毕业的前一天。”

这是多么朴实多么平常的五行字。我的眼前却控制不住地湿润起来。我的双腿发抖，右手撑着冰箱，左手捏着纸条倚靠在冰箱上。

我终于意识到，自己从这一刻起也成了一个成年人。我从父亲的手里接过了那一杆名为生活的重担。

便利贴落在地上，背面此刻也显露在我的眼前。背面的字迹相比前面无比的凌乱，多了许多修改和墨团：

“这座城市。。。再一次堕入了轮回之中。

“我的年纪太大，已经没有力气再次拯救这个城市。

“还记得你上次问我吗？这个问题我现在回答你。

“以史为鉴，以古窥今，不忘初心，不敢自安。”

在这之下，我还看到一大块划去的字迹。在便利贴的最底下，潦草地写着一句话：

“镜中城——不，人类的未来，就在你的手中。”

我望着空洞的冰箱，心里却并不空落。“父亲。。。 ”我有很多话还没来得及和他说，但是，我已经没有机会了。

那就把这些话，说给这座城市的人听吧。

我走到我房间的窗前，一把扯开窗帘。预想中刺眼的阳光没有照进房间，反而无比的暗淡。厚厚的云层遮住了太阳，我看不清，我看不见。

我深吸一口气，推开门，走上了街头。

镜中城，该醒过来了。

三

我走进市中心的图书馆，希望能在哪里找到城市的历史。

可长长的一整条书架里的史书里，都只记录到一个叫“蒋”的人被另一个叫“毛”的人打倒。

我的手愈发烦躁地掠过一片片书页，已经不再期望能够看到我想看到的东西。

最后，我的手搭在一本红底烫金的书上。我的目光随着我的手定格在书的封面上——那是八个娟秀的大字，在封面的正中间晕开。

“以史为鉴，以古窥今。”我喃喃地读着。眼前突然闪过那个残破的纪念碑，那上面不仅写着相同的八个字，后面还有八个字。

我当即丢下那本红色的史书冲出图书馆。我不知道的是，书落在地上，风又刮起书页。书页最后停在很后面的一页，里面夹着一张照片：那是三个年轻人的照片——是毛，德，和我的父亲。

街道上，没有阳光的照耀，人们的脸上也暗淡了许多。他们走在街上，街上却没有一点声响。声响被淹没在耳边更加嘈杂的钢铁轰鸣声中，又被裹挟在酒杯碰撞声里。

大家都低着头，不言不语。风吹过我的脸颊，我才看到枝头泛黄的枯叶。“看来，今年的冬天会很冷。”我对着自己喃喃道。

在这样的氛围里，我也不敢大声讲话。我只是静静地走在人们中间，没有人看我，我也没有看别人。

我最后走到了我的房间窗前。站在那扇窗底下，我仿佛又听到那声枪响，一股寒意又升上我的身体。

我的视线最终停在那块纪念碑上，它的四壁依然遍布破洞。我默默地找来一个梯子，提着一桶油漆爬上梯子。这时，我听到梯子底下传来几个声音。

“华？你这是要干什么？”我低头望去，底下是两个清洁工人和两个学生。清洁工人脸上灰扑扑的，手里握着一把扫帚，学生脸上白净净的，眼里却充满了愤慨。

我有些错愕他们竟知道我的名字，顿了顿才开口：“额。。。我准备翻新一下这个纪念碑。”

“啊？翻新？”两个学生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消息，惊讶地张大嘴，“我都不知道这玩意以前不是这个样子！”说着，四人便也找来了梯子，陪我一起修缮起这座纪念碑。

两个清洁工负责纪念碑底部的石块的维护，学生们负责擦亮柱子的上方，而我负责重新书写那十六个大字。一只手举着刷子，一只手提着油漆桶，我突然感受到一股不属于桶的重量在把我往下拽，我又感觉到背上被一股莫名的力气推了一把。

最后，我们修好了这尊摇摇欲坠的纪念碑。我们都不知道这座纪念碑原来的样子，于是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对它进行了一些改造。现在，纪念碑是一块挺拔的方尖碑，从底部宽大的地基向上，碑的中部，四面各写着四个大字，再往上，纪念碑渐渐收紧，最后靠拢在一个尖顶。此刻，方尖碑巍然地站在我们的眼前，没有阳光的照耀也仿佛透出几分光彩。我们都双手抱着胸，满意地欣赏着我们的成品。

这时，纪念碑的周围已经聚满了人。人们望着这块碑，议论纷纷。最后，一个男人拍了拍我的肩，不屑地开口：“喂，不管你是谁，你看看这个城市。它都破成这样了，你不去修城市来这里修这个东西？”说着，他戏谑地笑了起来。

我缓缓地转过头，在他瞬间凝重的表情中环视了一圈城市。城市的道路上此刻布满了凸起的沥青，不少建筑上也爬满了藤蔓，街道上无比安静。我再回头看向那个此刻无比突兀的碑，不由得低下了头。“也许，你说得对。”

那人看我低下了头，终于从惊愕中缓过来，大声质问：“那你怎么不去修其他的？要我说。。。 ”我冷静的话打断了他的话。

“碑不是用来供奉的，是用来照人的。先把字看清，我们才知道该往哪儿走。”

众人哗然。

。。。

我走到父亲曾经经常提起的“人民大会堂”的位置，眼前却没有那座巨大的圆形会堂，只有一座直入云端的高塔。

一个老人走过，我拉住他，好奇地询问：“老爷爷，请问‘人民大会堂’在哪里？我父亲说是这里。。。 ”“什么？”老人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哈哈哈哈哈！人民大会堂早没啦！现在这个地方还是个‘会堂’，但早就不是‘人民’的了！”他苦笑着指向那座高塔，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瞠目结舌，盯着老人的眼睛问：“那，我们上学从小到大听到的这个政府是什么？”

老人把我拉到街道深处黑暗的一个角落，悄声说：“嘘——你别让其他人听见我在讲什么。这政府啊，早就被那些有钱和有权的家伙给抢走了！人民？只是一群羔羊罢了。。。 ”

突然，老人的目光定格在我对眼睛上。他盯着我看了好久，一边摸着下巴一边喃喃：“这双眼睛。。。像，太像了！你难道。。。 ”

“嗯，我是邓的儿子，华。”我也不想隐瞒，索性直截了当地给出答案。

老人意味深长地拉长了语调，语气里却带着一股早就知道的得意：“果然啊！我的眼睛错不了！”说着，他便拉着我走进了身边的一个房子。

走进房子里，一个黑色的匣子正端正地坐在房间正中央的桌子上。老人走到桌子旁边，我有些紧张地站在门口。

“傻站着干什么？快进来！”他朝我招了招手，举起手中的匣子，“这个匣子，就是你父亲留下来的遗产。我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但是我会告诉你我知道的东西。”

我的大脑陷入了错愕之中，双手机械地伸出，接过了那个匣子。

老人继续讲着：“这座城市在你出生之前，估摸着二十年前吧，曾经确实是由人民统治的：我们选出代表，然后代表再听取我们的意见改善城市。”说着，他又从桌边的一个柜子里取出一个积满了灰尘的勋章，指着勋章对我说，“你看，这就是当选代表的证明。”

“可是后来，有一届代表。。。 ”老人说到这里，一只手撑着桌子掩面，另一只手大拇指和食指摩擦了两下，“你懂吗？”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那代表这个想法是谁提出的？”

老人苦笑起来：“提出这个想法的人。。。你不能说他的初心坏。嗯，就是你的父亲。”

“他为什么。。。 ”我满头雾水，耳边又回响起父亲在我中学时说过的话：“你爸爸我，曾经是这座城市的管理者。而且，在这里的人看来，是最伟大的一个。”我却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他放弃了权力，成为了一个普通人。

“他的视线很超前，但他的视线也很鼠目寸光。”老人悠悠的声音把我拉回了现实。他看我不再神游，也不再继续说下去。他的嘴巴动了动，但什么都没说。老人走到我的身边，拍了拍我手里的匣子，“嗯。。。我打不开这个匣子，也许。。。你可以？”

我正打算仔细钻研一下这个匣子时，门外响起了猛烈的敲击声：

“里面的人出来！我们怀疑你们私藏了东西！”

老人当机立断把我向着房间的另一头推去，同时小声但急促地耳语：“记住，这个政府现在被分成很多个部分，但是每个部分又并不和谐。这是你的机会！现在，快跑！”

说完，他又猛地把推我推向桌子后面的那堵墙，我定睛一看，墙上有一条细微的缝。来不及多想，我用尽力气一推，那块墙应声打开，我不顾一切地跑出门，又摔上背后那扇隔开生存和死亡的门。

我的眼前传出阵阵枪响和惨叫声，我低下了头，紧紧地握住了那个方块。

我知道，现在，我走上了一条不能回头的路，我走上了父亲的那条路。

。。。。

那天之后，我感到自己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东西。

我看到厚厚的车窗下敲打着键盘的西装革履，我看到学校里翻动的铜臭，我看到高塔里摇曳的红。

我还听见某些人们的笑声，他们笑得痛快，又笑得痛苦。这笑里藏着许多把尖刀，锐利地刺向笑不出来的人，又刺向笑得比自己大声的人。

城市的处处都充满了裂缝，这是我的机会。

我修缮纪念碑后说的那段话传遍了城市，人们也再次审视起这个“罪人”的儿子。我的名字和我的话渐渐在街头巷尾出现，人们提起我，口中既含着惋惜，又抱着一丝期待。

“他很年轻啊！年轻好，年轻有机会犯错。。。。”

“不过是个异想天开的家伙而已。。。他爸的死刺激到他了而已，过段时间就没了。”

“我还是觉得。。。他和那个谁。。。很像。”

他们的话最先传进了警备队的耳朵里。自我出生起，警备队与群众的关系便十分紧张——他们似乎与死亡和痛苦直接联系，谈起他们，人们想到的不是正义，而是恐惧——倒是帮了警卫队不少忙，没人再敢去犯罪了。

但他们也同样希望自己能够吸引群众的喜欢。我接过匣子后的第三天，一声急促的敲门声找到了我。

打开门，一个武装到牙齿的人朝我招了招手。他戴着一个黑头盔，一副黑墨镜遮住他的眼睛，黑色的防弹衣下是一件黑色的套头衫，防弹衣上挂了五六个催泪瓦斯弹，腰间挂着一个弹夹，手里还紧握着一柄步枪。他见我开了门，严肃地说：“我们队长要见你。”

我看着他手里反光的枪，不禁打了个寒战：“好，好，我跟你们走。”

说完，那人就利落地转身，命令道：“跟着我，跟紧。”

我跟着他走过了不知道多少条街，渐渐走进荒凉的城郊。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座高大的建筑，没有阳光的照耀，这栋建筑竟仿佛完全浸没在黑暗中。

“进去以后，走到三楼，楼梯口就是我们局长的办公室。”那人朝我做了个请的手势。

我走进警察局的一刻，只感觉迈入了一只猛兽的嘴里。一股熟悉的感觉突然罩在我身上，我仿佛听到父亲的话。

“华，别怕，他们不会拿你怎么样。”

我沿着那人给我的路线走上楼梯。我只感到，我的每一步都无比沉重，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把我向下拉拽，想让我摔下楼梯。

我最后走上了楼梯。走出楼梯间的那一刻，我突然感到身体无比轻松。眼前是一扇高大的木门，红漆散发着刺鼻的味道，映出门上雕刻的华丽的花纹。

靠近门的一瞬间，门朝内打开。一股香气瞬间取代了油漆的刺鼻味道，我的眼前亮堂了起来。

房间的正中间摆着一张桌子，桌后坐着一个高大的身影。没等我发问，他就先从椅子上站起，朝我点了点头。

“华？幸会幸会，我是警备队总队长，段。”

接着，他就邀请我坐下。坐上桌子另一边的座椅的一瞬间，一股不真实的舒适感包裹了我。

没等我反应过来，段就笑着把一盞茶推到我的身前，压在茶杯底下的，是一个信封。

“你的话在城里传开了。我知道，你从出生起就没人愿意接触你。”

“我们愿意给你这个机会，由你来当作警备队的公共代表，出面会议和公开讲话。”

我小心翼翼地端起茶杯，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个信封——它鼓鼓的，好像装满了东西。我又抬起头，直视着段：“为什么要选择我？”

“呵呵呵，这个问题，你比我们更清楚。”

“但是，你的出面只作为人物作用。严禁你发表诋毁我们的言论。如果你接受，那么。。。。”段敲了敲桌，手指搓了搓，“这个信封里的东西就是我的见面礼。”

我的大脑飞速转动，无数的猜想闪过我的脑海。我难受地闭上双眼，紧皱眉头。

“没关系，你可以多考虑一段时间。但这里的東西永远敬候佳音。”段伸出左手，站定等候。

段的话音刚落，我就睁开眼睛，眼里布满血丝。我微笑着呼出一口气，伸出右手：

“合作愉快。”

四

“听说了吗，华被警备队给招募啦！”

“啊？我本来还以为。。。。”

“我持乐观态度。。。。”

“诶！快安静，他们要来了！”

纪念碑旁临时造成的舞台上，人群窃窃私语着。他们不时地望向舞台上那盏亮堂的灯，洁白的灯光从上向下散开，落在舞台上。

舞台上的灯盖住了天边惨白的月光，我站在后台化妆间里，望着窗外层层积云。透过漫天的乌云，我却看到一丝亮光刺破了长夜，透出晨曦时也晒不出的光。

我深吸了一口气，耳边的耳机里传来段的声音：“别紧张，你今天只是去宣布我们即将施行的新政，按照稿子说就行。不说了，该上台了！”

耳边传过一阵电流声，便只剩下风扇枯燥的嘶鸣。

我深吸一口气，走出了化妆间。我的心里已经做好了打算。

看到我的出现，人们的眼睛里瞬间充满了光。我在开口前视线掠过观众，他们的眼里都充满了光，却有些紧张的呼着气。

“亲爱的市民们，你们好。。。。”我照着提前写好的稿子开始演讲。我的每一个字都极为流畅，我的嘴动得越来越快，眼前却越来越模糊，只感到一颗巨石按在胸口，压得我看不清台下的人。我恍惚地在台上一边转一边机械地开口。

“警备队的力量将继续增大。。。。”我摇头晃脑地晃过观众，他们的脸上都无比疑惑。

我好不容易站定，眼前却天旋地转：“我在此倡议大家遵守警备队在城内部署的规矩。。。。”

“所以。。。。”到最后，我终于缓过神来，眼神清晰起来，“希望大家合作愉快，谢谢。”我打起精神面朝观众，深深地鞠了一躬。

耳边响起悉悉索索的掌声，断断续续。我缓缓抬起头，观众的脸上无比复杂，双眉无力地顶在眼睛上，不时地摇着头。极少数个鼓掌的观众也瞪大了瞳孔，关心、又或是失望地盯着我。

我的脑子里很乱。想要说些什么，却抬不起头；想要开口，却好像被扼住了脖颈。

“呵呵呵。。。那么，接下来，就由我来仔细地介绍一下华刚刚提到的一些事情吧。。。。”段狠狠地撞了一下我的肩膀，堆着笑走向观众。掠过我时，我看到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

“我们都是这座城市的一份子，”段坐在他奢华的桌前，右手重重地拍下，“你为什么不能好好讲话？”

我背着手站在门口，低着头不敢看段。

段指着我语重心长地说：“你知道自己的问题是什么吗？是，你是把稿子背得滚瓜烂熟，但是你站的位置是个演讲台，不是朗诵比赛现场！”

“观众看得出你心里在打鼓，他们感觉的出来你害怕，”段说着举起茶杯，抿了一口之后继续说，“你声音抖，眼神虚，讲起话人飘得像要掉到台下面前，知道吗？”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段顿了顿，房间里陷入了几秒钟的死寂。“你见过你爸演讲吗？”段冷不丁挑起眉盯着我。

“没，没有。。。”我自出生起听到父亲说话最多的时候就是吃饭时的喋喋，更不必说演讲了。段轻笑一声，把茶杯放下，走到我身边：“你父亲的话不漂亮，但他的话有分量！观众都觉得他的话能打动他们的心，自然愿意听！而你今天，虽然说得一板一眼，但那语气。。。说难听点，就像是给死人念词一样。”

他把我拉到桌前，敲了敲桌子：“算了，看在你年轻的份上这次就当教训。”说完，他一把拉开了窗帘，刺眼的阳光穿过玻璃进入我的眼睛。他在我遮眼的的时间里走到我的身后，拉开门，“记住，稿子是死的，人是活的。下次再让你去演讲，只许让全场沸腾，不然我就把你踹下去。”说完，他就走出了办公室。

偌大的房间里顿时只剩下我一人。我适应了阳光，却没有适应我的软弱。我走到窗前，直直地盯着太阳边的一座高楼。

“段，这是你说的。下一次，我不会再读稿子。”

过了两天，我被段邀请去一个宴会，地点正是城中心的那座高塔。

带我走进高塔时，段拍了拍我的肩：“华，这里面的人是你此生能见到最有权势的人，说话给我小心些。”

站在高塔门口，什么都看不见，只有一片黑暗。我深吸一口气，走进了一片黑暗中。

走进高塔，初极狭。我跟着段向上走了不知道多久，突然眼前亮堂起来。

眼前的大堂比段的办公室还要豪华。四周的墙上挂着一幅幅肖像，每一个都慈祥地笑着。他们被装在金边的画框里，画框又被钉在金丝交织的墙上。抬起头，五六个巨大的吊灯的光亮得刺眼，每一个吊灯都由好几十个细小的灯泡构成，一只只灯泡好像一颗颗星，挂在我无法触及的高空。

“看上面干什么，脚踏实地！”段用力地拍了一下我，我才把视线转回地面：大堂里摆着几十张圆桌，上面都铺着洁白的布。许多人围在桌边，举着高脚杯交谈着。这时，段把我拉过来，指着那群人开口，“看到没，那些人是财阀，那边的是教育部长。。。”

我却无心再聆听段的话语。我感到自己口袋中那个匣子正在剧烈的震动着。

“额。。。段局长，我想上厕所。”我有些尴尬地打断。

“这么紧张？快去快回！”段无奈地遮住脸，赶紧打发走我。

我离开了所有人的视线，走到宴会厅的一个角落。我掏出了匣子，轻轻一点它的顶部，父亲的影像突然弹出。

影像里的父亲与我印象里的父亲截然相反。他把背挺得笔直，眼睛有力地望着前方，双手在空中挥舞。

“我干过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给这个城市带来了民主。这件事反对的人不少，支持的人不多。我知道总有一天这样的民主会被腐蚀，但我也知道，我的死亡会比系统地腐蚀来得更早。

“在我死的时候，这座城市可能已经落入了虚伪的民主之中。但我敢说，这样的民主是脆弱的，这样的民主是独裁的，这样的民主是碎片化的。

“看破‘民主’下的裂缝，就能给这座城市带来新生。”

紧接着，父亲的影像便消失在匣子里。

我不能完全理解父亲说的话。什么叫“碎片化的民主”？

但，当我抬起头时，父亲的话变得无比清晰。我的眼前，出现了无数条裂缝。

眼前的人们还是举着高脚杯笑着相谈甚欢，但我却看到他们的身体上被绑上了数十条锁链，互相交缠。人们的笑声此刻无比刺耳，既是想要刺开铁链，又是想要拉紧自己手里能握住的铁链。

我再仔细看去，人们三两成群，相同职业的寡头们聚在一起，假情假意地互相推杯换盏。每个人的嘴里都是生意和金钱，没有人关心这座城市。所有人都聚在这个宴会厅里，他们之间却好像隔了许多道墙。

他们的笑声里带着刺，他们的酒杯里躺着毒；高悬的金光比太阳的光还耀眼，刺得我睁不开眼，墙边的画像是那么地狰狞，仿佛早已看透了每个人的内心。

我呼出一口气：“呵，看来也没那么难。”便走回了段的身边。

段的旁边此刻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他们笑着将一个装满红酒的高脚杯递给段，有人在旁边微笑着鼓掌：“段老兄！听说你前两天把那个那个。。。老邓的儿子给收复了？快给我们看看啊，哈哈？”

“诶，是，是，我这就。。。诶，你看他这不就来了。”段不断地朝他们点着头，一边转头过来找到我。

他凑到我耳边，语气突然无比锐利，“你小子给我去哪儿了？给我好好说话，别给我丢脸！”

等段转过头时，我看到无数双贪婪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我顿时感到有些不舒服，支支吾吾地开口：“额。。。大家好啊，我是警备队的新成员，华。”

段此刻却笑着一把把我搂到身边，拍着胸脯：“诶！什么警备队的成员？明明是我的新助手，新兄弟！诶呀。。。这个大家都很欣赏你说的话啊！来，大家和他认识认识！”

人们也笑着朝我凑来。可我却看到，在一瞬间，好几个人不屑地抽动了一下鼻子，嘴角抽动几下。

“啊呀！是邓的儿子吧？久仰久仰。。。几个酒杯朝我伸过来，我尴尬地举起空空如也的双手。

几个人又皮笑肉不笑地递上几张名片，一边说话一边朝段的方向挤眉弄眼：“诶呀。。。华！我们都很欣赏你的才华啊！有兴趣的话，要不要来我们这里啊？”

我便在这种僵硬的“热闹氛围中加入了这场诡异的宴会。

后来，一盘盘饭菜被端上了餐桌。我见到他们举起刀叉，优雅地插起食物。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进食，却只感觉无味。可看着他们享受的模样，我不知是我的味蕾出了问题还是他们的食物与我不符。

不知是谁突然喊了一声：“华，你是邓的儿子，肯定会演讲！你要不来讲两句，就当给我们的聚会加个乐子？”

顿时，我的四周就响起一种混合着笑声，鼓掌声和叫声的欢呼。我被人们簇拥着站起，环视四周——我看到许多仆人和侍从。他们低着头，手里提着扫帚、水桶，不敢抬头。

“那。。。各位想要我说些什么？”

“这个嘛。。。就讲讲你对现代年轻人的看法吧！”台下爆发出一阵鼓掌声，鼓掌声里夹杂着期待的笑声。

我的大脑飞速运转。我的眼前浮现出了一幕幕印象里年轻人的影子：帮我修筑纪念碑的学生，不敢高声语的侍从们，还有。。。我自己。

我不是段和他们的提线木偶，我是一个鲜活的人，一个能为镜中城带来破晓的年轻人。

于是我清了清嗓子，缓缓开口：

“既然各位长者和贵宾们如此厚爱，那我就斗胆说上几句。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我感到无比荣幸。各位是这座城市的中流砥柱，正是因为你们的力量与远见，镜中城才能在风雨之中依旧屹立。你

们的付出，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榜样。当然，我相信目前的年轻人们还有很多要学的，而在座的各位依然将是城市最坚实的栋梁。”

我顿了顿，目光看向宴会厅墙边的仆人们。他们此刻抬起头，眼里已经噙满了泪。

“但一座城市的运转离不开街角每一个努力的灯光。只有每一个街角都亮起一盏明灯，整座城市才能被照亮：高悬的明月照不进深邃的街角，唯有点起自己的光，才能照亮周围——当然，我说的只是亮光，这座城市的运转离不开在座的各位。”

“我们需要秩序，但我们更需要信任。”说到这里，我环视了一圈眼神复杂的寡头们，“只有架起一座座连接心与心的桥梁，这座城市才能够被真正的照亮。”

“愿在座的各位——”我再次瞥了一眼那群侍从，“都能燃烧起自己的光，为自己心中的城市带来黎明——无论大小。谢谢。”

全场静寂。

我看到几个寡头凑在一起低语，他们的声音此刻无比清晰：

“这家伙。。。真的能重用吗？”

“诶！这年轻人就是年轻气盛，你觉得有我们盖着他能掀起什么风浪？”

“好，好，好！深刻啊！”

由着这句话，厅里响起一轮轮的掌声和欢呼。我笑着坐下，最后望了一眼墙角那群人。

此刻，他们已经泪流满面。在所有人中，他们的掌声最为明显，最为激动。段盯着掌声中的我，眼底一闪而过的阴影没有逃过我的眼睛。

很快，那股阴影就烟消云散。他拍了拍我的肩，凑到我身边：“嘿，看来我上次说的话有用啊！你小子，这次给你记头功！”

。。。。

我的话再次传遍了城市，尤其是那句**“当然，我说的只是亮光”**。

每个人都心知肚明我到底想说什么，但没有人敢说出我想说什么。他们害怕，既害怕自己遭到报复，也怕我遭到报复——我看到，就连街道上最穷苦的人见到我，也会竖起大拇指，激动地挥舞双手：“华。。。华！”

段对此却好像不是很满意。“你看看你看看！”他猛地一拍桌子，“我让你不要乱讲话，现在好了，又闹成这个样子！”

“哼，不过，这事的结果我很满意。”他绕到我背后，悠悠地感叹，“华，你真是个好家伙。这座城市的人，终于又能听我讲话了。。。哼，不就是财阀嘛。。。。”

我怔怔地盯着窗，心里却翻江倒海。走出办公室前，段递给我一个稿子：“华，这次，给我好好干——下周四，做好准备。”

“啊？哦，好！”我机械地接过稿子，大脑陷入空白。

走出办公室，我才想起翻阅稿子。

“新征兵法案。。。巡逻规范。。。公民自由限制。。。。”我越念越感到头皮发麻，最后竟不知不觉地笑出声来，“呵，呵呵呵，怪不得没人敢听你啊。。。这稿子我记下了——但我不会讲。”

说着，我就甩起手臂，一下把稿子丢出窗。窗外，洁白的纸飞舞在阴霾的天空中，显得格外反差。

“再见，镜中城。”一个声音从警备队总部三楼传出。

“你好，镜中城。”又一个声音从警备队总部三楼传出，两者相隔不到一秒。

五

夜空中高悬的明月今天没有云层的遮挡，洁白的月光洒在地上。

人们熙熙攘攘地将我围在中间——这是段的意思，他觉得我上次这样干过，这次也应该这样干。

我望着人们——他们有的和我一般高，有的比我还高。我看向他们不用低头，这是第一次。他们的眼里都饱含着希望，但他们也都惴惴不安地紧握着双手。

脑中再次回荡起段的那张稿子，我不由得发笑。我的眼前没有一字，只有一张雪白的纸，而我的手里，正紧握着一支血红色的水笔。

“镜中城的人们啊！请听我说——”人群由内向外一圈圈地安静下来。顿时，整个广场上只回响着我的大喊。

耳边此刻传来一阵电流声。我向最靠近我的观众笑了笑，接着右手摸到那个耳机，猛地向外一拉，又把耳机重重地摔在地上。

“这次演讲里，我们不需要旁人的帮助。”我踮着脚望向人群的最外围，向那几个疑惑不解的身影挥了挥手。

人群跟着我的手回头，只看到几个故作镇定的寡头，头顶已经渗出几滴汗珠。顿时，雷鸣般的掌声由内而外地响起，人们不约而同地席地而坐，只留下那几个坐在椅子上的寡头们。

我挺直身板，清了清嗓子——在我开口之前，我还听到一阵窃窃私语：“没事，这家伙掀不起什么风浪。”

光铭城的人们，很高兴今天能够再次站在大家面前。

首先，我奉警备队的命令来宣布一些消息：首先，按照警备队的部署，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城市的巡逻与守卫，确保每一条街道的安全与秩序。新征兵条例即将实行，它会让城市在风雨来临时更有抵御的力量。对于一些必要的规矩和制度，我希望大家理解并遵守——这是保证城市安宁的基础。

我故意在宣读这些话时低着头，假装无比紧张。等我再次抬头时，观众们的脸上已经没有希望，寡头们的脸上却挂上了一副了然于心的笑容。我盯着他们看了好久，一声不吭，只是点了点头，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紧接着，我深吸一口气，高抬着头不卑不亢地开口：

但，这座城市的安宁，靠得不仅仅是一块坚实的盾和一把锐利的剑。请大家记住，我接下来所说的话，只是鄙人对于照亮一个地方的一些拙劣见解。

不出所料，当我说出这句话，寡头的笑容僵住了。群众们却惊讶地抬起了头。

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城市最黑暗的角落？那是车间里落满灰尘的公告牌，那是教室里最沉默的课桌，那是黑夜里最深的街道。这些地方藏在每一个人的视线之外，不被任何人看见，却实实在在地暗淡无光。

高悬的月光很美，也很亮——我举起右手，高举夜空中的明月——但这月光太亮了，亮得人睁不开眼，又让月亮看不见角落里的黑；这月亮又太美了，美到没有人看见，月光里也参杂着一束束红光。

可我们又能做什么？月亮——谁能拉下来？不。我们不把月亮拉下来，我们燃起自己的灯，照亮城市的每个角落。

我们要在月亮也照不到的地方更努力地发光发热，我们要让我们的光闪耀在城市的每一处，我们要做到，等到哪天，月亮落下去时，我们有能力把太阳举起！

我故意戛然而止，将手中的麦克风高高地抛向天空。人们跟着麦克风一起站立起来，他们欢呼着，他们尖叫着，他们疯狂着。我知道，我已经燃起了他们内心那一盏灯。

透过狂欢的人群，我看到那群寡头。他们的拳头握得很紧，脸上布满了黑线，可碍于局势，也僵硬的用拳头相撞，发出砰砰的响声。他们中有人脸色铁青，也有人机敏地看着我。

唯独段没有鼓掌。他此刻正不断地按着他的耳机，一边低语着一边冷冷地看着我。我也许已经被他放进了黑名单，但我已不再关心。

。。。

第二天，或许是后来的几天，我看到我说的一句话被写在了一块白墙上。

“我们不把月亮拉下来，我们燃起自己的灯，照亮城市的每个角落。”在这句话的旁边，画了一个年轻人，他正把麦克风向上抛；年轻人身后站了一个中年人，正把一卷写得满满的纸向下丢；在这两个人身下和头顶，站了一群群人们。

那个小的是我，那个老的是我爸。

又过了几天，我看到一块红墙上写着一句白色的话。

“等到哪天，月亮落下去时，我们有能力把太阳举起！”这句话被画在一轮红日里，红日左下方，无数人们正用力地推动着它，好像正撞上右边蓝色的月亮。

在这幅画旁边，几个人正站在画的两侧，左边的人高举着书本，右边的人点起一颗硬币。

再后来，我走在街上，突然几个孩子从我身边穿过。

他们正念念有词地唱着歌：“镜子里面出真光，照得城市亮堂堂！我们跟着这束光，不用多久喜洋洋！”

他们乐滋滋地蹦跳着掠过我，嬉笑着沉浸在自己的玩具里，连看都没看我一眼。

“你们说的真光。。。在这儿？”我自嘲地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也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

每当我看到这些话，我都感到天更亮了几分。但我也看到，天空的东边，仿佛闪起了零星的红光，又传出了几声嘶鸣。

“我告诉你，华，你既不可以做机器人，也不能做个活人，知道吗？”段指着我的脑袋，沉声暗骂。他握着沾上泥水的稿子，绕着我转起圈来：“我说过让你有感情，但我也没让你自由发挥。你还记得我第一次和你说过的事吗？”说着，他从我口袋里扯出那个信封，狠狠地弹了两下，“你要作为我们的代表，但话语里不能包含对我们的贬低——这个我们指的是谁，你应该清楚。”

他站定在窗前，望着窗外：“别以为你是邓的儿子就能翻天。记住了，未来可能是你们的，但现在永远是我们的。你要么选择加入我们，要么选择加入那群猪，知道吗？邓，的，儿，子？”他阴沉地盯着我，轻轻摇晃了两下鼓囊囊的信封。

见我一言不发，他笑着把信封拍在桌子上：“这座城市里，第一缺的是钱，第二。。。我是着实想不出来。跟着我们，别说这个信封，十个，一百个，手到擒来；离开我们，你能干什么？回去你的房间吗？别傻了，你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他边说边把手搭在我的肩上，最后低声地向我说，“所以，做好你的傀儡，不要想着当个真人。吃饱饭，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我抬起头，直视着他浑浊的眸子：“好，我会继续担任‘傀儡’的工作。我之后会更加小心，不再附加个人情感。”

“这就对了嘛！”段突然松开紧紧抓着我的手，放声大笑，“记住了，没有什么是比这个——”他再次举起信封，“更重要的了！你有了这个，别的什么都不会缺！”

“嗯。。。我倒是愿意继续为您效劳，就是不知道。。。他们愿不愿意。”我喃喃地低语，瞥了一眼段，随后径直走出了办公室。

我看到，段眼角闪过的一丝错愕，一丝惊慌，一丝不解。

走出警备队总部后，我径直走向了那座高塔。

高塔底下没有任何阳光的照耀。作为全市最高的建筑，根基却沐浴在黑暗中。站在高塔前，我仿佛看到一座穹顶形状的建筑，正静静地站在高塔原来的位置。

我没有犹豫，径直走进高塔，沿着楼梯一路上爬，走向那个金色的大厅。

此刻，洁白的餐桌被撤下，整个大厅无比空旷。

只有两张椅子静静地摆在偌大的宴会厅正中间，闪亮的光映在它们身上，却令人生畏。

我小心地走向其中的一把椅子。从空旷的高堂另一边，一个身穿黑衣的男人缓缓向我走来。

他几乎是飘过来一般落在座位上，向我伸出一只手，指向另一把椅子：“坐吧，我已经等你很久了。”他的声音像铁轨下的回音。

“你是谁？你为什么知道我要来这里？”我不敢大意，却笑着将身子向前推去。

“我可以告诉你，我曾经拥有的棋盘比你能想象的要大得多。你的父亲，你父亲的敌人，你父亲的朋友，都曾经在这个棋盘上。棋盘上的人一直在换，但总归还是那盘棋。段很聪明，能找到你；但他看不远，你应该也能看出来。我来，是来找看的够远的人的。”他把身子放低，一双眼睛里仿佛能把我看透。

他说得不多，但每个字却都像石头一般压在我的胸口。偌大的宴会厅里，我清楚地听见自己胸口涌起的情绪。是激动？是害怕？我说不清，我的心跳的很快。

桌前的男人现在沐浴在金色的光里，他的衣服上没有任何的褶皱，仿佛熨平了一切——罪恶，年华，身份。

那人朝我递来一个酒杯，在光芒中，暗红色的液体还是透不出光。这暗红的液体，不禁让我想起这座暗红色的城市，就连最刺眼的阳光也射不进这座城市的最深处。

“所以，条件是什么？”我抿了一口酒杯，把它放在桌上。

那人笑着也喝了一口酒，摇晃了一下酒杯：“资源。金钱、信息、几支可靠的队伍。”他淡淡地数着，每说出一件便敲一下酒杯，“还有一件事——你要能把群众的热情，变成对我们可控的力量。你有这个能力，只是段管不住你罢了。”

“我们能够让你在公众面前自由讲话——只要你的话对我们有利。”他低下头，眼里透出一股野兽的气息，仿佛能把人吞下，“在保证这一点的基础上，你就是自由的。但底下，你得替我们维护局势稳定。出问题时，你要适时地让群众冷静、让秩序回归、让我们可以收割成果。”

他不知从哪里点燃了一根雪茄，双指夹着缓缓地吸了一口。随后，有意无意地朝我的方向呼出那口裹着金钱，权力，血，和汗的雾气。

“城要长大，情绪要变现，热闹要落账，狂欢要变成力量——这就是规矩。”

他把雪茄放在桌上，手指轻轻拂过雪茄，突然，凌厉地看向我。

“你知道的，段的话是急了些，但他没错——这座城市里，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你考虑考虑吧，要是愿意，明天再来找我。”那人话音刚落，一股淡紫色的雾气便遮盖住了我的眼睛。恍惚中，我听到一扇大门被朔地打开，又被猛地摔上。

宴会厅里顿时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只感觉身边的一切都是那么地不真实，虚幻的触觉和真实的视觉交织在一起，我只感觉眼前天旋地转。但我同时也感觉到，口袋里那个匣子的触感依旧如此真实。

那人的话在我耳边不断回响：金钱，权力，声音。

有了这些，我就能开仓，建学校，照亮这座城市。但我也知道，这些东西背后残酷的代价。

我浑浑噩噩地走出高塔，今天的镜中城的深夜格外地黑。我却没有回家，只是靠在纪念碑的底下休息。远处突然升起一阵火光，又传来几声啼哭声。

我冲向火光的源头，那是几个小孩正在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旁边哭。火光中，一栋房子正在缓缓被吞噬，那兴许是他们的吧。

但，狰狞的火舌里，却又映出那几十个人们举起太阳的景色。这一刻，镜中城仿佛真的再次见到了太阳。那行红色的大字，“**等到哪天，月亮落下去时，我们有能力把太阳举起！**”，此刻非但没有被烈火灼烧殆尽，反而长出了纯白的羽翼。。。

等我终于被热浪给拉回现实时，我的身后已经站满了人。

我默默地举起了口袋里的盒子，转向市民们。身后的房子里传出一声巨响，却被人们整齐划一的口号给淹没。

在火光下，镜中城的人们终于找到了黎明的痕迹。

看，父亲，我做到了。

六

我举起那个黑色的匣子，火光的照耀下，我第一次看见匣子被切出的印记。

人们的喧闹声停止了。我感觉到，无数双目光聚焦在匣子身上，人们的期待比火焰还炽热。

匣子突然从内向外裂开，从里面迸射出蔚蓝色的光芒。它在我的双手间剧烈的震颤起来，从微弱地抖动，到剧烈的摇晃，最后一下落在地上。人们的目光跟随着匣子，落在地上。

一个老人的身影从匣子里缓缓走出。他的身影被渐渐拉长，最后端正地站在所有人面前。他挥动着右手向两边致敬，仿佛自己早已意料到的这的发生。

“我和毛的故事是由一段话开始的。”父亲突然开始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他是个革命者，他坚信‘以史为鉴，以古窥今’，觉得只要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就一定能在现在找到答案。”

“但是我觉得他说的不完全对，”父亲说到这里顿了顿，仿佛是在整理自己的思绪。过了一会，他清了清嗓子，“我们不能永远在历史里找例子，我们要自己开辟出一条道路。”

“我的道路就是——斗争。哪里有压迫，我就会带领人们反抗。”

“当太阳或月亮照亮不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该点燃自己的火光了。”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几枚火星正好从火场里弹出，穿过他的身体在地上弹起很高。火光里，没有人看得清他的脸。火光里，每个人都觉得他准是个有主见的人。

人们纷纷转向我，眼里充满了希望的光。他们既渴望有人能带他们站起来，又不想成为第一个站起来的人。

我双手拾起那个盒子，把它举向夜空：“我们不会，不能，不将，让灯再次熄灭！”

顿时，寂静的深夜里传出了震耳欲聋的喊声。

“守住光！”

。。。

话虽然说得好听，但火还是得灭。我们慷慨激昂地喊完口号才注意到炙热的火舌。

大家手忙脚乱地扑灭火焰，才注意到这么久的时间里，在我们闹出如此之大的动静后没有一个人来镇压我们。

没有警察赶来灭火。没有警察赶来教育我们。

顿时，我感到自己的心中又燃起熊熊火焰。

“我们要怎么办？”一个年轻的市民走到我面前，指着身后的焦土，“我的房子被烧了，而且没有人愿意来管我们！”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沉稳地开口：“不用担心，他们不来管，我们自己来管这座城市！”随后，我站在废墟之上，望向所有人。

“大家看到了，没有人管我们，也没有人救我们。那么这座城市到底谁在乎我们？没有人！这座城市谁做主？没有人！没有人做主，我们就自己站出来！”

人群沉默下来，争吵的人们此刻都盯着我，仿佛看着一个与世隔绝的物体。他们的眼里有的是不可置信，有的是困惑，但更多的是激动。

无论他们的眼里如何，每个人的心里都汹涌澎湃。

他们知道我想干什么，他们也想起了那个匣子里的人和我的关系。他们或许从自己的长辈嘴里听到过那个熟悉的名字，了解过那个人的事迹。

但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干了什么。人们所见到的他都是被他们的长辈浓烈的个人情绪所渲染出的那个他。

有人眼中的他是个救世主，有人眼里的他是个恶魔。但今天，他们都见到了他。而且，他们还见到了这个时代的他。

此刻，我只感觉自己的肩被重重地拍了一下。我下意识地弹去，发现是一张便利贴：

“去买瓶牛奶吧。”

我长出一口气。我听到耳边吹过一阵风。

“从明天开始，我们自己来管这些街道：你们几个，去绕着城西从农田到学校那里巡逻；你们几个，从工地到城边那里巡逻。。。在人们的欢呼声中，我把人们一群群的解散。他们离开着火的房子时，我看到，他们的脸上都洋溢着笑。

最后，队伍只剩下那个大火最大的受害者。“我。。。那我怎么办？我今天怎么办？我以后怎么办？”他看到人们渐渐走开，无助地一把抓住我，摇动着我的身体。

我先把她推开。他跌坐在地上，迷茫地看着我。我却对他笑笑，伸出一只手：“别怕，今晚你来我家，我不会让你们无家可归。对了，你叫什么？”

“我。。。我叫胡。”那个男人盯着我，两眼却失了神。他慢慢地站起来，我才发现他比我还高，“我是哪个巡逻队的？”

我挠了挠头，有些不自然地抬起头：“额，你就去城南那边的巡逻队吧。”

。。。。

从那天起，夜晚的街道上总是亮起点点星光。

城市的每一处都能传出人声。有时，他们会聚在一起，出神地盯着城中心。

“叔，你看那城中心那座塔多气派！”

“欸！你看到那塔里亮的光了没？指不定又是华在里面大闹天宫呢！”

他们就这样说笑着借着手里的烛火望着和天空接触的那座高塔，仿佛看着那座塔，自己就已经踏上了高塔的顶端一般。

高塔里，在摇摆的灯光的照耀下，我和那群穿着黑衣的人们站在一起，盯着窗外那块亮光。

“看，这就是镜中城。你父亲曾经也这么看过，只是他后来把这地方改成什么人民大会堂了。”为首的黑衣人递来一杯酒，望着高大的落地窗缓缓开口。“哼。。。什么人民大会堂，不还是没用。”

我笑着顺着黑衣人的视线看去。那盏盏烛火下，坐着一个人。他们的衣服破破烂烂，但笑容却无比真挚。或许，只有他们才算得上是人。

想到这里，我接过酒杯抿了一口：“啊。。。那我父亲真是不解风情了啊！呵呵呵，和你们合作的日子才算是做人的日子嘛！”

说完这句话，我感到整个宴会厅的气氛都暖了几分。黑衣人和他身后的人们放声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哈！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我静静地站在窗前，听着身后传出的碰杯和欢呼声。我轻笑一声，把手放在玻璃上。

“你们等着吧。”

话音未落，我突然看见那阵火光越来越亮，还上下浮动起来。

转头，许多寡头们都捂着嘴对着耳机讲话。我看到他们中有的人另一只手放在腿上，手指不断敲着膝盖；还有人默默地拍打着桌子；还有人一手挡着嘴，一手捏着烟，但他们手里的烟此刻已经干瘪，被捏得七扭八歪。

正当我准备找到段和黑衣人时，他们两个朝我冲了过来。段首先冲到我身边，递给我一个耳机，焦急地开口：“快，去城西，听好我给你的命令！”说完，他便一路小跑下了高塔。

“带上这个，下楼，这次，先帮一下段那个小子。”黑衣人一拍我的肩膀，然后便似一阵风一般飘下楼去。

我看着混乱的寡头们，镇定地低下头，不急不徐地走下楼去。

既然火已经燃起来了，就让它狠狠地烧吧。烧到这座城市的真金从污泥中脱颖而出，烧到这座城市的旭日从积云里突出重围。

想到这里，我不禁扬起嘴角，瞥了一眼陷入争吵的人群。

“他们怎么还能吵起来？”

“不是你负责宣传？”

“我干活的时候你怎么没来帮我？”

虚伪的铁链在此刻既把寡头们紧紧地锁在一起，又在他们之间轰然断裂。

走下台阶的那一刻，我听到高悬的吊灯传来的一声断裂声。

高塔下的几栋矮房子笼罩在阴影里，走过它们时却能听见里面传来的窃窃私语。

我踏在坚实的沥青马路上，步伐愈发快了起来。

火光冲天的地方，不是着火的房屋，而是摇曳的火把和震怒的喊杀。

“还我们工钱！”

“给我们安全！”

几百个衣着各不相同的人们聚集在一座巨大的工厂门口，他们被拦在隔离带前，虎视眈眈地瞪着另一边。此时，建筑里，十几把黑洞洞的枪口借着绿色的激光在火光里无比显眼，隔离带前也站着十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他们手握着警棒，左耳戴着一个耳机，装甲、头盔，披装齐整。他们一动不动地盯着哄闹的人群，与其说他们是在抵抗，倒不如说他们在等待。

我用力地拍了拍手，周围的一切瞬间安静下来。

我走过人群，人们默默地为我让开一条路。我走到队伍的尽头，发现为首的竟然是胡。我向他伸出手：“兄弟，借你火把用一下。”胡疑惑地将火把交给我，退到我的身后：“哥，你要干什么？”

在警察一动不动的沉默中，我转过身，向后退去。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一边后退一边转过头，朝着其中的一个警察笑笑。

“华，你要干什么！”人群当中顿时爆发出一阵惊呼。但很快，他们就被一声刺破黑夜的巨响噤声。那颗子弹正正好落在我的脚边，我心中大惊，却强压镇定。

我走到为首的警察前：“你看，你当年是怎么当上警察的？难道不是你身前这群人的父辈把你的父辈一起推举上了那个位置？而你今天难道要背叛这群把你给推上这个位置的人？”

耳边传过一阵阵剧烈的电流，我一把扯下，展示在他面前：“我们归根结底都是人民的孩子啊！我们拼死了一辈子，到最后，还是为那群家伙做了嫁衣！看看吧，到底谁才是你真正的敌人，你的枪口到底要朝向谁！”

“警备队的兄弟们，你们愿意为了一群毫不关心你们死活的人卖命，还是愿意为一个人人享福的社会拼搏？”我拔高了声音，在场的每个人都听得见我的高喊。我把火把高高举起，“镜中城的人民！我们不是野兽！我们不是牲畜！但他们一直把我们当作可以随意驱赶的牲畜！今天的火光不是灾难，而是照亮我们的火光！我们要让所有人知道——城市属于我们！”

人群顿时像被点燃的油桶，喊声，脚步声，枪声响彻整个城市：“我们属于城市，城市属于我们！”越来越多人走出他们的房子，加入我们的队伍。

夜风呼啸，人们却只觉得温暖。他们的肉体被火把的光照耀着，他们的心被一股熊熊烈火炙烤着。人们跑着，跳着，喊着，唱着。高塔此刻都开始颤抖。

一股弯弯绕绕的旋律传入我的耳朵，令我哭笑不得：

“镜子里面出真光，

照得城市亮堂堂！

我们跟着这束光，

不用多久喜洋洋！”

天边渐渐泛起鱼肚白，这是我成年后第一次，我看见阳光透进了镜中城。

七

说实话，举起火把的那一刻之后的事情我便不再清楚。

我只记得耳边传过很多声音。。枪声、喊声、机械齿轮转动声。。我恍惚地走在崎岖的街道上，周围时不时地落下什么东西。

后来，我们打到了高塔底下。很多人举着枪和刀冲进高塔，我却什么都看不清。当时阳光正好照在高塔的玻璃上，反射的光仿佛正好射进我的双眼。

于是我找了个靠墙的阴影处坐下。坐下来的一瞬间，我突然感觉无比疲惫。

仔细想想，我好像确实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休息了。休息一会吧？小睡一会，也许大家就已经打完仗了呢？

这么想着，我缓缓地合上了我的眼睛。。闭眼前，我看到一伙人从高塔里缓缓地走出，没有人上前。

等我再次睁开眼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不再坐在墙根边。阳光炙烤着我的背，我环视四周，发现自己正躺在一片草地上，旁边站着黑色的身影。

我只感觉自己身体很痛。我努力地撑着自己爬起，却发现自己怎么样也使不上劲。我撑起自己，又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这时，一只手向我伸来。“华，你做到了。”是那个黑色的身影，他背对着我，却伸出了自己的左手，“好好地看一看你的城市吧。”

我疑惑不解地在他的搀扶下爬起。我们站在一个山头上，山头下是被城墙围绕的镜中城。镜中城的上空飘着浓烟，火焰从城市的四处升起，城中心的那座高塔此刻已经摇摇欲坠。

“你。。你是谁？”我顿时感到一阵慌乱，正准备跑回城里，却被他一把抓住。

“我是谁，你难道还不清楚吗？”他说着转向我。顿时，一股熟悉的威压朝我铺面打来，我不由得后退两步。我警惕地望着他：“你，你没被城里的人打死？你为什么还要救我？”

“你睡着的那一刻，我就出了高塔，”黑衣人走到我的面前，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至于他们为什么不抓我，这个问题你应该问他们。我把你带出来，不是为了说这个的。”

说完，他便一转身，朝着城相反的方向走去。我看着他的背影，第一次发觉他不自然凸起的脊背。但我的好奇占据了警惕，我急忙小跑几步跟上黑衣人。

我们慢慢走出了很远的距离。远到，我第一次看见蓝色的草地。

在这里，他突然坐下，在身边取出一个蓝色的方块。“过来，坐下。”他突然转向我，无端地命令道。我有些迷茫地坐到他身边，眼睛不自觉地挪到他手中的方块上。“这是什么？”看了好久，我有些犹豫地开口。

“看好了。”他说着对着那个方块敲击了两下。一瞬间，整片蓝色的草坪变成了熟悉的绿色。

我大惊，看向他的脸。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无法看清他的脸。我颤抖着说道：“你，你究竟是什么？”

话音未落，他身上的黑衣就突然褪去，露出了黑色的皮囊下的一副躯体。交错的管道，跳动的肌肉，高耸的脊背。。这一切都不像是一个正常的人类该有的特征。

“你应该之前就感觉到不对劲了，”他一边摆弄着那个方块一边说，“其实，我不是人类。但我也有名字——我的同类喜欢你们称呼他们为‘祂们’，但我不愿意，叫我束就好。”

方块再次一闪，草地瞬间消失，我与束竟飘了起来。我努力地平衡住身体，同时大脑飞速运转：“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还记得我说过什么吗？镜中城的棋盘，我已经玩了很久。你父亲是里面一个棋子，毛是，蒋也是。他们都觉得自己是人类的英雄，但其实，只是我们的棋盘上的一点小波澜罢了。”

“你的意思是。。。 ”我难以置信地盯着束鼓动的管道，“你一直在镜中城？”

“一直在这个词不太准确，毕竟，镜中城都是我们所创造的。我知道，你们的史书里写了，镜中城现在是人类最后的港湾，是世界的中心，但我可以告诉你，那里只是我们的一个试验场罢了。”

我难以置信，几乎落下去：“什么？”

“就像你们人类会养动物，开动物园一样，我们也会拿人类做实验。”

“哼，那很酷了！我们人类至少还会保护环境，你们呢？连草都是假的？”

“假的？谁说这是假的了，只不过是地球上的草大部分是绿色的罢了。不过也能理解，毕竟人类总是觉得自己看到的就是真相。。。那句话叫什么，眼见为实？”

“呵。。。 ”

“而且，保护环境？呵，人类喜欢在自己能掌控的领域谴责一切，又喜欢在自己无法触及的领域卑躬屈膝罢了，当年你们就是这么被我们打败的。”

“说回正题吧。就如同我刚刚说的一样，这座城市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片试验场。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你们，但我们没那个功夫。”

“好，你要我干什么，给你们这个危机感吗？”

“呵呵呵。。。人类再过几百年也不足以给我们足够的威胁。作为这片试验场地的管理者，我看过太多人。他们都觉得自己独一无二，觉得自己能拯救人类。导致他们不再听我的话。蒋是这样，毛是这样，林是这样，就连你的父亲——也是被我杀死的。”

听到这句话，我突然气血上头：“你说什么！我。。。我！”说着，就朝他扑去。我却被定在空中，不能动弹。

“和我对抗是徒劳的。我不想要什么多的东西，我只需要一个能帮我管住镜中城的人。就像我之前说过的，帮我干活，别的我都可以给。”

“那，那我父亲死之后寡头割据的那段时间呢？”我僵硬地开口。

“你应该没看过什么戏剧吧？我已经看够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戏码，我决定演一出群雄割据的好戏——只可惜，你打乱了我的计划。不过也好，你来替我管这个城市，我好精心为你布置舞台。”

我气得笑出声来：“布置舞台？你们都能换天，还说是为我布置舞台？”

“你想想，你父亲干了什么？他点了一盏灯，大家就以为夜不再长了；你喊了几句话，大家就以为自己有力量了。这，不也是舞台吗？我们只是让你们相信舞台更大一点而已。”说到这里，他慵懒地向后仰去，指了指我，“你们啊，都觉得这不是舞台，而是世界。你们啊，最喜欢骗的人，就是自己。”

“那高塔，那警备队的武装。。。 ”我正欲开口，就被束噤声。

“那塔不过是个天线罢了。你看——”说着，他右手一滑，一张镜中城的全息影像跃然眼前，“你以为那是统治的象征，却不知那只是个柱子罢了。”

说着，他用力一蹬，我们瞬间落在地上。他右脚慢慢地画了个圈：“你看啊，这就是你的城市。每个人都在这里转圈，跑累了就会被别人踢死。你爹倒是厉害，他跑得挺快，还把那高塔拆了。但他跑得再快，跟着他的人再多——”他轻轻地一踩，整个圆圈断开，“不还是要死在这个圈里。”

“你。。。闭嘴！”我怒吼一声，却无法动弹分毫，“不许你提我父亲！”

“直到你接受我的提议，我是不会闭嘴的。你啊，早就把城市搅得天翻地覆，却还觉得自己安全的很？要不是我在寡头每次开会时都给你美言，你早死在那个雕像底下了。”

“再告诉你个事情，你父亲死前看到一束光，猜猜那是谁放的吧？”

接下来，便是长久的沉默。

过了好久，或许是等到束看到我已经完全精疲力竭，他终于再次开口：“我给你一个机会，华。你已经点燃了人民的火，他们听你的。但火烧久了，连戏台也会烧没的。”

“我不想灭火，也没空重建。我只要一个能压得住场面的人。你干，你来当这个城市的‘王’。我给你资源，我给你秩序，你继续演你的戏，我们——继续搭我们的台。”

“你还没放弃？”我呵呵笑了起来，笑得越来越大声，“束，你知道我和我爹最不一样的是啥吗？”

“说来听听？”

“我和你一样，都不想灭火。我爹喜欢演戏，我也是——但我不喜欢站在别人的舞台上跳，我愿意拆了整个舞台，搭个新的。”我虽然不能动弹，却放肆地大笑起来，因为我亲眼看到，束的动作也无比困难。

“呵呵呵，哈哈哈哈！你这样子，倒是让我想起我父亲那一辈搜剿到的一部电影。。。好像叫什么，‘让子弹飞’？”说着，束再次举起那个方块，狠狠地一捏，又把它朝我甩来。

“你想拆台，那你去吧，去当他们的太阳。只是记住——太阳也是要落山的！”

我只感到一股无比巨大的力量把我推开，我的眼前只剩下光芒。

等我再次睁开眼，我站在一堆废墟之上，那是高塔的废墟。废墟边，无数人们围着我高喊。我的手里不知何时举着一柄大旗。

“戏台我接手了，但这一次，我要先写独白，再拆戏台。”我抬头默默地开口。

接着，我转向底下的人们：“镜中城的人民！我宣布，我们的革命，成功了！”

话音刚落，我就听见了各种声音的混合：鼓掌声，哭声，庆祝声。。。

这一刻，阳光撒进了镜中城，可我却不敢保证，那是真的太阳。

。。。

后来，城市渐渐安定下来，人们脸上重新绽放出了笑容。

我却不敢自安。从那天后，我再也无法确认，究竟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我好似是得了什么疾病，看什么都好像很模糊，看什么都没有颜色。

我使劲地揉了揉眼睛，才看清眼前熙熙攘攘的人群。

一阵清风拂过我的面庞，仿佛一盆冷水让我无比清醒。这是它们吹的吗？我不清楚，我只知道我的眼前再次清晰。

看着眼前嬉笑着的孩子们，我还是不敢保证这是我能看见的，还是我被允许看见的事物。

突然，一阵红光从镜中城的远处炸开，那股力量强大到掀起的风波让镜中城的人们都弯下了腰。那不是它们造出的物体。

那就是它们城市里的物体。

此刻，我突然感到心中无比勇敢。我的大脑深处在告诉我，那是另一批人类。

一个词突然冲进我的脑海。

“焮原城”。

我无法停止思考这个词语。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冲到警备队总部。

一个熟悉的身影从警备队办公室走出，他笑着向我敬了个礼：“华主席好，我是段局长！”

我无法顾及段翻天覆地的转变——那想必也是他们的杰作——只是一拍他的肩膀：“段，现在立刻带人开我们的运输机去刚刚红光炸出来的地方救人！”

段的脸上闪过一丝迟疑，又铿锵有力地一挥手：“好！坚决执行华主席的命令！”

警报声在夜色中划破长空，机库的铁门缓缓升起，轰鸣声伴随着指令声此起彼伏。几十个身穿厚重外套的士兵快速集结，油罐车喷出白雾，螺旋桨发出刺耳的尖啸。

我站在高台上，看着这一切如同一部未曾排练的戏剧——却比任何一场戏都真实。

飞机渐渐飞上镜中城的天空，我看着我无比熟悉的家乡在眼前渐渐变小，最后消失在云海里。

四周唯一有颜色的物体便是太阳。烈日炙烤着飞机的外壳，隔着厚厚的玻璃罩看上去也无比滚烫。

不知道我们飞了多久，眼前渐渐黯淡下来。迎接我们的不是一座恶魔的城市，而是。。。

一座与镜中城一般无二的城市。

一座高塔耸立在城市的正中心，高楼林立它的周围。

我们正在疑惑，却看见，天空中出现一只狰狞的巨眼。

“我们的城市，来客人了。”

八

夜里的风很硬，又很粗糙，仿佛一把未经打磨的宝刀，在我的脸颊上摩擦。我站在飞机跑道的尽头，一声不吭地望着闪光的指示灯。它们一路延申，直到彻底藏进黑暗里。

一架又一架的运输机的腹灯和尾灯在黑暗中闪烁起来。每一次闪烁都伴随着一串串紧凑的脚步声，士兵们正紧张地走进张开的巨口中，他们都把帽檐压得很低，低着头走进机身。

最后一架飞机在我的身边停下，全副武装的段从驾驶舱探出脑袋，大手一挥：“华主席，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你的指令我们就出发！”

“目标汇报。”我盯着他的眼睛。

段顿时认真了许多：“目标：焱原城中心，”说着，他回到驾驶室按下几个数字，“坐标已上传。出发后全程静默，抵达目标领空后听你指示。”

我终于露出一丝笑容，拍了拍手，走上飞机：“这次只准成功，不准失败。”

机门在我的眼前缓缓关闭，我看着最后一丝黑暗，不由得深吸了一口气。

发动机轰鸣，螺旋桨咆哮，我们的飞机渐渐上升，镜中城的灯火也渐渐淹没在云层中。星星点点的灯火在云海时而被遮住，时而透过云层，仿佛在沧海中飘摇的一点点火焰，又像是渐渐皱起的地平线，缓缓地缩小、后退。

我看着镜中城里的光渐渐消失，但这股火焰此刻在我的胸口熊熊燃烧。

机舱里逐渐响起窃窃私语，人们忐忑却又激动，士兵扣紧背带，有的正紧张地检查着背包，有的在确认彼此的口号与手令。我从口袋里掏出了那个匣子。漆黑的外壳在昏暗的飞机里寒冷而不露声色，只有几条蓝色的刻痕在月光的照耀下幽幽地发着光。盯着那个无比神秘的匣子，我的思绪飘出了飞机，耳畔边也只剩下螺旋桨永恒的转动。

我把头靠在机舱的铁皮上，一股刺骨的寒意瞬间贯穿我的身体。窗外是一环新月，细长安稳地悬挂在夜空中，月亮旁，几朵残云和几颗暗淡的星仿佛被寂月所要挟而来的陪衬，无力地撑在空中。我低头看，却只能看到厚厚的云海——有一瞬间，我竟觉得那是如此的柔软，仿佛一块舒适的毯子。

这样想着，我闭上眼，静静地把自已呼吸的频率与发动机的旋转调齐。

正当我即将坠入梦乡时，段拍了拍我的肩膀。他见我睡眼惺忪地望着他，向我比出两根手指：“华主席，二十分钟后开始下降。”

我点了点头，向后仰去。

不知过了多久，我突然听见一声沉闷的命令从驾驶舱的铁皮后传出。紧接着，我便感到一阵失重感。

我盯着窗外，其他飞机此刻也已经开始下降。我们的飞机倾斜着劈开云层，瞬间，窗外从黑转为灰，又变白，又变黑。

回头时，我已经看不见月亮。我们下一个看见的就是地——灰暗的地面上坑坑洼洼的凹陷下去，高楼、大坑凌乱地排列在城市的每一处，如同一块被反复摩擦的黑板。目光随着凌乱的城市继续向前，一座血色的高塔突兀地矗立在城市的正中心。与其他混乱的景象截然相反，这座高塔装点华丽，无比精美。血红色的丝线像光斑又像镰刀散开，落在城市的每一处。城市的最外围，一堵堵深邃的高墙彻底淹没在夜色里，仿佛钉在大地上的铁环笼罩着整座城市。

“华主席！”段的声音再次响起，“这应该就是焮原城了吧？”

“嗯，没错。去城西，那里的城墙有个缺口。”

不消片刻，十几架运输机就盘旋在焮原城的城半空。机门缓缓打开，士兵们再一次拉紧背带，忐忑地望了一眼我。

一个士兵凑到我耳边：“华主席，我们会死吗？”

“怕死的人才会死。人总是会死的，还不如死得漂亮点。”我轻笑一声，“我先下去了！”说着，大踏步跳下飞机。

我在空中打转，腾转，最后在安全高度打开降落伞。我长出一口气，抬起头，看见士兵们像雨点般在空中打开降落伞，互相对彼此打着手势。

段的声音突然从耳机中传来：“华主席，等你们营救到人质后转告我，我就抛出绳索。”

话音停止，我们也都落在焮原城的城郊。我抬起手，向城中心的高塔一指：“注意躲避红线，首要目标是寻找受困人质。五人一队，有情况及时报告，解散！”

焮原城死寂的夜里，传出脚步声和窃窃私语。从未亮起光的苍穹之上，也亮起了几盏闪光。

那天后，我们所有人就被抓进了一个类似监狱一类的建筑中。

其他人因为长期的饥饿和脱水已经昏了过去，只有我还坚强地敲击着铁杆。

也许呢？也许镜中城的人们很快就会找到我？

可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一刻都是那么的漫长。我渐渐地丧失了力气，双手每一次的敲击都仿佛要耗尽浑身的力气。

终于，我再也无法支撑饥饿的躯体，拼尽全力敲击出响亮的一声后，我绝望地瘫倒在地上。

水泥的地板上满是污渍，我却感到一阵解脱。

早知道，我应该听朔他们几个的话。。。

我已经没有多余的力气思考，绝望地闭上了双眼。

迷迷糊糊地，我感到有人在撞击铁杆。我又感觉自己好像被拽动起来。我还感觉。。。有什么东西被塞进了我的嘴。

是水，是食物！我顿时睁开双眼，贪婪地吮吸着，不顾给予者究竟是谁。

等我终于恢复一些力气时，我才想起抬头，看到一个满脸严肃的年轻人。

“你。。。是谁？”我还是无法支撑自己坐起，只能躺着仰视着那人。

那人只是笑了笑，向我递来一包食物：“来带你回家的人。”

“那可惜了。。。 ”我接过食物，眼神依旧警惕地望着他，“我没有家。”

他突然拍拍手，他的身后顿时出现几十个人：“没事，先带你去个没有红线的地方再说。”

“你。。。你叫什么？”我在他的搀扶下终于站起，锐利地盯着这个与我年龄相仿之人。

“你愿意的话，就叫我华吧。”

“我是黎。”

“哦，我好像在我爸的匣子里听到过你的名字。。。我爸的名字，是邓。”

我瞳孔放大，不可置信地盯着他。他却仿佛完全没有感觉到，转身走向道路的另一个方向。“他们要来了，快走。”

丢给我一个背包，向前挥了挥手：“甲撤离计划，各小队保持联系，前进。”便毅然决然地转身跑起来，仿佛默认我会跟上他一般。

我打开背包，里面放着一包食物，还有两瓶水。我当即从铁栏后拉出一个还有一口气的少年，一边蹲下为他喂水一边默默地盯着眼前渐渐消失在红雾中的大队伍。

“华。。。你赌对了。”

不知是否是错觉，我看到几束目光落在我的身上，前方队伍的脚步声仿佛也慢了几分。

“黎这家伙，不是个会被领导的人啊！”段在我的耳机里打趣。

我只是静静地盯着红雾，墨镜里的热成像感应器里，两个人影正在互相扶持着前进。

“继续前进。”我轻笑一声，向前驶去。

等我和那个少年追上队伍时，他们正躲在阴影里。

我正准备踏进久违的闪光处时，只听一声大喊，随后便是一连串爆炸声。

“小心！”千钧一发之际，我和少年被撞进一栋高楼的高墙后。紧接着，一串串火舌落在我们刚刚踩到的光点上，溅起阵阵硝烟。烟雾散去，地面上已经出现了一个小坑，里面躺满了石子和碎裂的木块。

我惊魂未定地盯着那个小坑，却突然感到背上被谁拍了一下。

转头，一个戴着墨镜的男人递给我一个耳机：“黎，带上这个。”

耳边顿时传来了另一个大叔的喊声：“全体执行乙计划，原地固守，我马上就到！”

我看不见黎脸上任何错愕或畏惧的神色，他的眼里充满了希望和坚定。

远处，螺旋桨的轰鸣渐渐出现在耳畔，他们明显也发现了段的运输机，调转了光源。

“掩护运输机部队，自由开火！”我大喊一声，正准备冲出阴影，突然感到自己被谁拉住。

回头一看，是黎的笑容。他的脸已经向里凹陷，双眼布满了疲色。他龟裂的嘴唇动了动，又朝我的手上指了指：

“让我来帮助你们吧。”黎一边说着一边把那个少年推向高楼里，他的声音突然柔和下来，“小子，我们马上就来接你。”

风顺着运输机的双翼被送进焮原城，拂在我们的脸上。我盯着这个消瘦的身影看了好久，最后递给他一捆手雷：“我也没什么能给你的。”我看到，他的眼里闪出了光。

这小子，究竟什么让他如此乐观。

我接过华递给我的手雷。我既惊讶于镜中城科技的落后，又感激于华的慷慨。每颗手雷都蒙着灰尘，上面的插销松散地抵着保险，仿佛抖动一下就会爆炸。正当我仔细地端详着手中的武器时，耳机里突然传出一声咆哮：“完蛋！他们出动防空火力了！运输机阵队撤离，立刻撤离！”这句话伴随着几声猛烈的爆炸声传出，一时间周围震耳欲聋。我扒着墙沿探出头，只见红光的另一端竖着几根巨大的炮台。目光在炮台、红光和双手不断转动，我突然有了主意。“华，组织几个人抗着板子把我送到炮台旁边，我能炸掉他们的炮台。”我冲到举着冲锋枪的华身边，顶着剧烈的击发声大喊。华也回应似的大喊：“你说的简单！扛什么板子，谁来扛！”说着，他就再一次举起了枪。我无奈地把视线转回红光上。鬼使神差般，我举起两个石子向红光丢去。石头落地的一瞬间，一阵阵硝烟便覆盖了那个落点。但另一个石头却完好无损地弹了两下，落在地上。我突然产生一个危险的想法，它让我浑身震颤，不敢迈出一步。但，当我看见身边奋战的人们时，我突然又一次想起当时人们堆砌成的高塔。目光游离在每一杆喷吐的火舌上，最后落在了那个抱着头躲在阴暗里的少年。他是第一个加入我队伍的人。我突然感到一股无与伦比的力量贯穿了我的身体。我马上捡起十几片石子，坚定地站定在红光的前方。红光一路延申进黑暗中，仿佛没有尽头，又好像一个吃人的魔鬼小巷。我深吸一口气，双腿绷紧。一片，两片，三片。我迅捷而有节奏地投出了石子。烟幕瞬间弥漫在红光中，可我却看见，烟幕之间的间隔。投出第十片石子的同时，我浑身一震，如离弦之箭一般冲进红光里。串串子弹打在地面上的响声在我四周响起。我刺破灰色的雾，奔腾在红光和硝烟中，心里紧张地倒数着：“五、六、七。。。 ”每数一个数字，我的步伐就加紧几分。终于，在我的嘴唇念出第十个数字的同时，我用尽全身力气向前一跃，我的背后顿时传来剧烈地敲击声，越来越近。最后一颗子弹贴着我的脚落在红光覆盖的底端。我瘫倒在弹坑后，内心却不禁生出一股喜意。我控制不住地狂笑起来，这一刻，我刺破了笼罩天空许久的红光。转过头，几根炮管还在不断地发射着。我努力地支撑自己坐起，拉开手雷的插销，用尽全力把它们丢进炮台的中间。“报告！”我瘫倒在地上，喘着气却笑着大喊，“光，光铭城，黎！完成，任务！”

我只看见他像疯子一样傻笑起来。紧接着又向红光里丢了几个石子。我绝望地闭上眼睛，躲进黑暗里：“这家伙。。。 ”没等我抱怨完，我就听见一声剧烈地爆炸和耳机里气喘吁吁的喊声。紧接着便是段的大笑：“哈哈哈哈哈！黎，你小子，真是个疯子！运输机部队，继续移动！”风声越来越大，愈发狂躁起来。我们聚成一个圈，一边警惕着周围一边等待着飞机。“黎。。。怎么办？”那个少年怯生生地拉了拉我的衣角。

我才看见黎瘫倒在红光的另一侧。

“黎！”我没好气地向他大喊，“你要干什么！你现在没法回来了，怎么办？”

黎却笑着坐了起来。他什么也没说，指了指天。

我顺着他的手指向天上看去。高塔上，一根红线悄然落在我们的周围。“你知道要怎么做了吧？”

黎点了点耳机，既像是在和我说话，也像是在和段说话。

“好嘞！运输机部队，开火！”段的声音爽朗地传出。不出片刻，红线便在如洪水般的子弹中断裂开来，红光慢慢消失。

黎便笑着向我走来。他的嘴动了动，我却没听清，因为螺旋桨的轰鸣盖过了一切。

三架运输机盘旋在我们的上空，段从中间的运输机上探出头，大喊：“救了几个？快上来！”

我回头一看，却发现黎消失在黑暗里。正当我着急时，他拉着那个少年走出大楼：“就救到这个小家伙和我。”

段明显无比失望：“啊？唉。。。好吧，快上。”

我向黎作了个请的手势，他却一手推着那少年，一手搭在我的肩上。

“我不是来镜中城被救的。我是来邀请镜中城加入解放人类的计划的。”

九

运输机里的人很多，燥热的呼吸被裹在发动机的热浪里叫人满头大汗。

我转过头往后看，那个叫华的年轻人一声不吭地坐在飞机最后，双手搭在腿上盯着窗外。

他的身边坐着同样安静的少年，但他此刻浑身耷拉着靠在机舱上呼呼地喘着气。

华和那个少年的身边诡异的没有一个人。士兵们三两成群地坐在机舱里聊着天，没有人关注华。

我走到华的身边坐下，拍了拍他的肩膀：“黎，我们马上就快到了。”

“嗯。”他没有转过头看我，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愣了愣，伸手指向窗外：“看到那边那块森林了吗？我父亲小时候和我说过，他当年从焱原城逃出来逃进那片森林才摆脱了祂们的追捕。”

黎随着我的目光看过去，眼神定格在翠绿的树叶上。“现在你们这里应该是秋天，为什么这片森林的树叶清一色的绿？”

脑海中突然闪过那片泛着蓝光的草原。我沉默了，憋了好久才盯着黎吐出几个字：“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才要夺回自己的世界。”

“嗯。就算这个世界已经破碎，也要把它从幻想里拯救出来。”说这句话时，黎转过头看着我。我感觉到，他经历过的事情比我多。

“和我说说光铭城吧。你经历了什么？”我好奇地望向黎。

黎露出一丝笑容：“唉。。。也没什么好说的，我把你父亲打败的那群人又打败了一次，又干了些和你父亲差不多的事情罢了。”

我也呵呵地笑了起来：“你和我父亲干的事这么像，那我叫你声叔不过分吧？”

“这，这就不必了。”

少年迷迷糊糊地睁开眼，伸了个懒腰：“啊。。。黎，我们快到了吗？”说着，他把头探到窗口，笑着指向窗外，“啊！你看，现在在光铭城应该已经是秋天了，这里的树竟然还是绿色的，好神奇！”

我望向黎，黎也心照不宣地望向我，我们两个一起笑了起来。

“哈哈。。。”

我走回了飞机前方，敲了敲驾驶舱门前的铁皮：“段，我们快到了吧？”

门后传出一个沉闷的声音：“快啦，快啦！话说回来，华主席，黎那小子是个人物啊！”

“是啊。。还好他是个人类。”

我笑着拍了拍少年的头：“喜欢吗？这里才是真正的镜中城。”

“那。。。”少年突然抬起头望着我，“那些死在焮原城的人们，你准备怎么和光铭城的大家交代？”

这句话突然问住了我。我没有预料到这次旅程会如此艰险，即便旅途上的每个人都自愿与我走上这趟路，但我作为光铭城的一城之主也应该为他们负责。

我转过头望着缓慢飘动的云。嘴巴动了动却说不出话。过了好久，我喃喃地回应：

“他们不会白死的。我们可能暂时回不了光铭城了。”

两道目光透过机窗，落在地面上的层层绿幕。

此时，机头传出段的喊声，他故意把声音压低，企图引起我们的注意：“咳咳！各位乘客们，我们即将抵达镜中城！”

随着飞机的下降，我们穿梭云层，窗外突然出现一座城市。

那座城市与焮原城的布局没什么区别，只是中心的高塔不再，只剩下一片废墟，外围的高墙上也布满了疮痍。

镜中城，真的是我所寻找的盟友吗？它是否会成为绊倒光铭城的一块巨石？

“喂，你说，要是我们这次没能把镜中城拉进来，我们回去以后会怎么样？”想到这里，我抬起头，余光瞟着少年问。

少年被我这句话问住了。余光里他转了转头，目光顿在周围士兵们残破的装备上。他想了想开口：

“那。。我们回去以后就让大家一起来帮镜中城的人发展科技呗。”

“嗯，你说得对。无论如何，他们也是人类，我已经没有什么多的祈求了。”

说着，飞机重重地降落在跑道上，猛烈的接触让所有人向前倒去。

看来我们到镜中城了。

机门缓缓地在蒸汽里被打开，我们再一次见到了阳光。

机场跑道的另一端已经聚满了人，他们看见飞机一架架降落欢呼起来。

“华！华！镜中城的新英雄！”

我看着他们忘情的腾跃，不知说什么是好。想了好久，我先让士兵们走下飞机。

士兵们一个个投入了家人的怀抱中，阳光照在机场，让人感到无比暖和。我又一次想起了我的父亲——那个不苟言笑，不善言辞的老人。我明白，他不是不善言辞，只是不善于做一个父亲。

我最后一个走出机翼的阴影。看着喧嚣的人群，我愿意相信他们脸上的笑容是真实的。

黎和人群同时从两个方向朝我靠拢，人群见到黎的陌生面孔，喜出望外。

“华主席，这是你说的那个要救的人？”

“这是那个从。。。光铭城来的小伙子？”

黎望向他素未谋面过的人们，却无比熟络地举起手，在人群面前挥动两下，点了点头：“各位镜中城的乡亲父老们，虽然我们素未谋面，但我们都饱含着一个相同的特征——我们都是人类。”

人群瞬间安静了下来，片刻后又爆发出阵阵笑声。

“啊哈哈哈哈，黎这小子，真会说话哈？”

我望向黎，他的眼里闪过一丝失望。

我笑着把他拉向一旁，一边转头向人群露出一个笑容：“黎是光铭城来的贵客，他现在还有事，先失陪了！”便拉着黎进了车。

一路无话，我们最后抵达了一座不算大的建筑前。门口竖着一个牌子：会议重地。

黎有些无奈地先一步迈向大门。“唉。。。先带我进去吧。”

推开门，屋里还算亮堂。一张圆桌映入眼帘，桌边站着几个年轻人。见到我们进来，他们都朝我挥了挥手。

“华主席，好久不见！额，这位是？”胡向我招了招手。

我笑着点了点头：“嗯，好久不见，介绍一下，这位是黎。”说着，我拉着黎做到圆桌一侧，伸出手，“黎，这几位都是镜中城的管理层。这位是户，这位是维，他们两位主要管镜中城市民的起居。这位是胡，那边那位你应该清楚，是段。。。 ”

我的手挥到哪里，黎就转向哪里，轻轻地点点头。

圆桌后的画像藏在灯光之外，我喘气之余转头，却怎么也看不清那到底是谁。

“咳咳，那我们也不绕圈子了，黎，你来镜中城是为了什么？”户的声音从我的正对面响起。

我环视四周，每个人的脸上都与我相仿充满精神，但会堂里却充斥着一股冷气。

一道轻蔑的质询传进我的耳朵：“黎，你来镜中城是为了什么？”

我顺着声音望去，一个纤瘦的年轻人双手支在桌上，冷冷地盯着我。

“哼，”我也向他露出一个微笑，不急不徐地坐在华的旁边，“不要急嘛。在我阐述我来到镜中城的原因前，我愿意简短的讲讲我为什么能够来到这里。”

“我出生于一个科技发达于这里数倍的城市——我没有抨击在座任何人或这座城市的意思，请继续听——那里的人们已经铲除了‘苦难’的存在。

“但铲除苦难的代价是什么？失去一事物必定意味着另一件事的消逝，而我们用自由和名为人的特征，换来了永恒的快乐和幸福。

“在座的各位年龄应该都还没有我大——至少，真实的我——你们之中，有几个人还记得邓？”

“他曾经说过，当人类把纸笔焚毁，忘却过去时，他们就自己毁灭了未来。这使我意识到，我身处一个受人操控的幻境。

“但，逃出一个幻境，不代表着你不再被牢笼束缚。现在的我们，不过是被束缚在一个更大的牢笼里罢了。

“你们的存在不过是祂们的一厢情愿罢了。如果祂们想，你们现在已经消失了。整个镜中城一直延伸到焮原城，不过是一块巨大的舞台，每个人在台上逢场作戏，又慢慢退场。没有人能走出这个舞台，除非有外人的借力。

“我的城市不是一个试验场，所以我才能走出这个幻境。但光铭城一座城市的力量是薄弱的。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联合在座的每一位，共同撕开这片祂们为我们布下的虚假之天！

“反抗的夜可能很短暂，但成功的光会持续很久。这份荣光，我们光铭城，不会独享。”

我看见自己的唾沫在灯光的映照下飞溅在圆桌上，我也看到户在灰暗的另一头渐渐冷下的目光。没等户开口，他身边的维一拍桌：“胡闹！你说镜中城皆是幻境，哪有什么证据！”

我搓了搓鼻子，正准备说话，华就压了压手：“这一点没有什么好辩驳的。还记得打进高塔那时我莫名其妙消失吗？我当时被这座城市负责监督的外星人，束，给拉出了镜中城。他已经告诉了我这座城市的真相。”

“那，这也。。。 ”维还想说些什么，却只能张大嘴，发不出声。

“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你的计划也太异想天开了。”习在阴暗里站了起来，不屑地指向我，“镜中城的人们刚刚获得久违的安定，难道就又要再次投身大战？就算我同意，这座屋外的人们会同意吗？”

不知何时，圆桌被清晰地分为两端。亮处，我和华旁边站着几个人；暗处，维和户身后站着几个人。

华压着怒火开口：“听着，城毁了还可以重建，人死了可不能复生。”

“哼，你的意思是，不去和祂们拼个你死我活我们就都要现在全部死掉？”维按住桌子。

“够了！”华怒喝道。我却看着维和户的眼睛，一声不吭。

良久，我打破了会议室里的寂静：“维，户，你们究竟在担心什么？”

“我在担心什么？这难道不清楚吗？”维笑出声来，一把扯开窗帘，刺眼的光射进会议厅，照得他们那边无比明亮，“这座城里的人吃不饱，穿不暖，怎么打仗？”

“那如果我说，我能帮你们重建这座城市呢？”我死死地盯着维的眼睛。

维愣住了。他知道我的话不假，他也知道镜中城科技的落后。“那，那镜中城的人还是会死啊！”

“光铭城的科技足以治愈镜中城的一切问题——没了祂们刻意的限制，你们的发展会更快。”我幽幽地留下这句话，推开门走出会议室。留下厅内一群镜中城的人们。

“所以，你准备怎么办？”黎摔门而出后整个会议室安静了很久，我终于试探性地抛出话题，望向户。

户也冷静下来，坐在座位上：“联合，不成。你还记得小时候咱们上学的时候，老师在课上教过一本书，叫三体吗？”

“嗯，你的意思是。。。 ”

“对。我不能保证他完全为了我们。”

“但我们都是人类啊！就凭这一点，我无法不相信他。”

“那束呢？”

“。。。 ”

“你看，你怎么确定，他是一个真正的人类？兴许，那个光铭城也不过只是祂们的另一个据点罢了。”

“我不知道，但我选择相信他。”

光从窗外和灯里射出，落在桌上，映出黎方才演讲时留下的唾液。

走出会议厅后我漫无目的地走在镜中城的街头。

目光突然被一个巨大的方尖碑吸引。我小跑着走到那块碑前，上面十六个大字吸引了我的注意。

阳光打在碑上，碑冷得刺眼，我却被闪烁的那几个字吸引。

“以史为鉴，以古窥今，不忘初心，不敢自安？”口袋里有什么东西突然剧烈地震颤起来。

我掏出口袋里的那个物体的同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在我身边停下。

掏出的是一个匣子。

我抬头，看到的是华的手——他的手里，是一个一模一样的匣子。

十

“你手里的是什么？”我盯着华的匣子。

华一脸震惊地望着我：“我更想知道你的匣子从何而来。”

我把我的匣子朝他的靠近，他的匣子渐渐闪烁起光芒，我只感觉一股巨力正排斥着这两个匣子。华的匣子和我的都是黑色的，但他的匣子上镌刻着深蓝色的印记，我的匣子上却只有几片灰尘和缺口。

没等我再开口询问，一阵巨大的震动传出，我和华都被惊得转过头。

从城中心的工业区传出一股黑烟，隐约中传出难闻的气味。

一个人朝我们冲过来，一边跑一边大喊：“快去帮忙啊！工业区出事故了！”

工业区出问题？城中心高塔边无论何时都是全城保卫最森严的区域，怎么可能出问题？

我把匣子塞进口袋，盯着黎的眼睛：“快和我来，我怀疑这事有蹊跷。”

冲过高塔的废墟后是另一块废墟。几十条管道凌乱地散落在地上，泄露出的液体混着烟刺得人鼻子发痛。

一座巨大的液体罐被打破了一个大洞，浊黄的液体顺着破洞不停地向外涌着，阳光正艳，照在液体上却映不出一丝光。

工厂的四周人来人往，工人们扛着钢筋、水管冲过废墟。

我不可置信地望着一切。又一声爆炸，我身边的厂房便爆发出一阵火焰，一串串爆炸又从那里传出，伴随着几声惨叫。

“这。。。这怎么可能？”我瞪大了眼睛，一切仿佛在我的身边旋转起来。

维的大喊把我拉回了现实。“华主席！这工地上突然起火，我们都没注意到，就酿成现在这个样子，恕罪啊！”说着，他冲到我的身边，扑通一声跪倒下来。

“你们为什么会这么大胆的施工？”我缓过神来，盯着起火的厂房怒喝。

一转头，维却已经站了起来。他一改刚刚的哭腔，意味深长地解释：“啊，是这样的华主席。我刚刚想了想，决定结合你的和黎先生的计划，大力发展军工——但结果就是这样了。我推测啊，是因为大家还没吃饱饭，没休息好，承受不住这种高强度的工作。”

“华主席，我只希望能给镜中城的大家多一点时间休息，晚一点再采用黎先生的计划。”维弯着腰面向地面喃喃着，我却看到他咧起的嘴角。

“呵，所以你要什么？”

我转头望向黎，他正趴在一截断裂的管道旁，仔细地摸索着。我盯着他看了好久，终于见到他转过头。他慢慢地站起来，笑着向我走来。

“华，我刚刚检查过了，这应该确实是一次意外。我觉得我们的计划也太快了，应该放慢节奏。。。 ”
我却看到，他摆动的双手正比着大拇指。
我扶起维，向他露出一个笑容：“看来我们确实该重新考虑我们的策略了。我们先去聊，过两天再告诉你。”说完，便拉着黎走出工业区。

我听见两声笑。一声离我很远。紧接着又传来一声，离我很近。
我跟着华走进他的家，一张破旧的木桌上摆着一个积满灰尘的盘子。他拉着我走到那桌前，敲了敲已经腐烂的木板：“和我说说吧。”
“既然华主席愿意相信我，”我一边说着一边双手按住桌子，“那么就请好好听我说。”
“这场灾难一看就是维和户仓促之下所搞出的乱子，这一切都充满了疑点。”
华摆了摆手：“快点说，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我轻笑一声：“你和你父亲真是一点也不一样——或者说，你是年轻时的他？”
“第一个，最醒目的缺陷，爆炸的罐体。你有注意到炸开的罐体是向内部凹陷的吗？如果是一场意外，液体自然发生意外，爆炸不可能只炸开罐子的一个口。”
“但不能排除工地上意外的爆炸引发的连锁反应波及到了罐子啊？”
我抬起头望着天花板，喃喃地开口：“等他们走了，我们好好去查一遍。”
夜幕笼罩镜中城，万物陷入沉睡，我再一次在高悬的明月下走出一个建筑。月光洒在我的脸上，一股久违的熟悉感传遍我的身体。
我和华借着路灯之间的阴影踱进工业区，段裂开来的管道依然无力地瘫在地上，液体罐已经流干了物质，厂房里的火焰也早已熄灭。
“看，那个就是我说的第一个证据。”我手指那个笼罩在夜幕里的巨大罐子，“向内凹陷，哈？”
我走到厂房墙根，捏起一把泥土：“你看，这土被烧得焦黑。这不是短时间内被扑灭的火焰能烧出来的——要么是这火早就升起来了，要么这火大得出奇。”
一盏灯亮起，是华的手电筒。他以我抬起的那块土为原点绕了个圆，惊呼：“这周围的土都这么黑？”
“嗯。所以这大火是人为点燃的。”说着，我一把抢过手电筒，手腕一抖，光斑射在管道上，“你难道不觉得，这水管的切痕太过规整了吗？”
华凑上前，手指贴在管道的断裂口，轻轻划过，紧接着便惊叫一声缩回手：“这管道的口比我家的刀还利啊！你等着，我砍一块回去，以后我家就不用再买菜刀了。。。 ”
我有些好笑地看着华在管道边上窜下跳，突然闻到一股不和谐的气味。“等一下，华，还有一点不太对。跟我来。”
我们顺着气味最后走到一个断裂的阀门前。阀门的转盘已经断开，落在地上，断口处却诡异地冒着烟。
华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小刀：“让开，我来。”他凑到裂口烟雾冒出的源头，轻轻地挑下一块晶莹的物体——在手电筒的照耀下，它闪着光，在刀背上抖动。
“这是什么？”我也有些疑惑，高举着手电筒询问。
“我也不清楚，明早我拿到化验部让段他们检查一下。”
接着我们又在事故现场周围转了一会，采集了足够的证据后便回到了华的家。

一股化学试剂刺鼻的臭味留在我们的衣服上，我拍了拍华的背，小声提醒：“记得换身衣服，不然你明天别想进会议厅。”

。。。

一夜无话，我们沿着阳光的轨迹走进警备队办公楼，段站在门口挥手迎接：“这么早来警备队，华主席想必是有事情吧？”

没等我开口，黎就先递上了昨晚收集的那几个袋子：“早。段局长应该知道昨天工厂那边发生的意外，我们昨晚收集了一些可疑的物体，希望可以在这里化验一下。”

段明显愣了一瞬间。但他很快便调整回来，笑着接过袋子：“啊哈哈，既然是华和黎先生的请求，那警备队自然不会推辞。随我来吧。”

我狐疑地向后看了一眼，跟上了段。

在我的身后，大门缓缓关上，一盏盏灯在我的身后暗淡下来。

我只看见眼前的明亮和平静。但不知为何，我感到愈发地寒冷，仿佛每条走廊都在将我置入更深的冰窟。

最后，已经不记得穿越了多少条走廊，我们走进一个昏暗的房间。正中间摆着一台洁白的机器，周围空无一物。

几个人站在那台机器旁边，见到我们进来，向我们挥了挥手。

段挤出一个笑容，面向我们：“这是我们的化验室。抱歉离大门有点远，呵呵呵。”

“没事，快点化验吧。”我摆摆手，准备走进化验室，却被一只手拦下。

一个女人丢出三双鞋套：“穿上这个再进来。”

我转头望向黎，他警惕地盯着那双鞋套。四周安静了一瞬间，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过了一会，他甩了甩头，第一个穿上鞋套：“哈哈，我就是刚刚突然在想事情，大家这么安静做什么！”

化验室里的氛围稍微被缓和了几分，我却心生一丝不安，回头望去，四周一片黑暗。

走进化验室的一瞬间，我听到门后传来“咔哒”一声——那不是风声，而是门被紧紧地锁住。

黎也拍了拍我的肩，凑到我耳边：“那个匣子你有带吗，我的落在你家了。”

我笑了笑，一言不发，拍了拍我的口袋。

光冷得像刀子，刻在人的皮肤上，抹在雪白机器的每一侧锐利的边角上。

那几个女人从段手里接过袋子，在机器前忙碌起来。我们三个站在房间的一边，靠在墙上休息。

“嘿，讲讲你们怎么搞到这些东西的。”段冷不丁开口，语言里没有一丝波澜。

我也漫不经心地回答：“我们昨天事发当时随便弄的。你们真的不知道工地上出的事情？”

“嗯。。。你知道，军队刚刚从焱原城回来都在休息，我忙着训练新的警备队成员，哪有时间来管什么工地。”

我瞥了一眼段，他的头上渗出一丝冷汗。

化验室里的空调吹着刺骨的冷风，一尘不染的房间里只传来机器的轰鸣。

我们靠墙很近，脊背贴在墙沿，除了冷意，还听见阵阵脚步声。

黎低着头一言不发，双手插在兜里。

我直起腰，盯着机器：“段局长，你知道我最佩服你什么吗？”

“什么？”

“你从不在该出汗的时候出汗。只有在流血的时候，你才开始擦脸。”

段的嘴角微微一抽，笑容僵在那儿。

门外的脚步声突然停止，我听见化验室的门被敲打两下。机器前的女人此刻握着袋子朝我们走来，她的手松松地捻着袋子一角，仿佛下一秒就会落在地上。

我缓缓地掏出兜里的匣子，匣子在惨白的光下映出幽蓝色的花纹。

“进来啊！”我一把把匣子摔在地上，匣子在落地前一刻碎裂成无数碎片，蓝光乍现。

女人被我一惊，袋子应声落地。“啪嗒”一声，门锁和袋子同时发出声音，紧接着便是一轮急促的脚步声。

化验室中间的机器在蓝光的笼罩下也开始震颤，发出不和谐的声响。

冲进来的人和化验室里的人都停了下来。我在一片安静中走到机器旁，用力一拍。

“维和你说过什么，我大概清楚，不用我在这么多人面前再说一遍吧？”

段大惊，怔怔地望着我。我一翻手腕，碎片迅速聚合在一起，重新变成一个匣子。

“你知道吗，他们的剧本里没有你们的台词。

“连观众都算不上，你们只是。。。一些道具。

“但这些，是我需要的。也是你们需要的。”

我低头拾起那个袋子。里面放着一张纸，我一字一句地念出来：

“非镜中城原产物。。。强腐蚀性材料。。。哦，还有户的指纹残留。这些东西，你们现在想给谁？”说着，我一把把黎拉到我的身边，手指拨弄了两下匣子，几束蓝光再次射出。

环绕我的人都武装到牙齿。没有一个人敢动。

沉默了很久，段长叹一口气：“你们都出去。”

士兵们一声不吭地退出房间。门外传来阵阵脚步声，却没有任何说话的声音。

我笑着走到段身边，向他伸出手：“现在，你选择相信谁？”

“我父亲欠邓一条命。当年，是他选了我父亲当第一批警备队。你说得对，我不是主角，但我知道这场戏该怎么收场。”

“那就把东西给我，然后做好你的工作。”

我转身，走出化验室。

破开黑暗，我再次推开警备队总部大门。室外正是晌午，烈阳高悬在天空上。

我听见身后传来悉悉索索的声音，转头，是一个警员。他在自己的本子上涂涂改改，看见我，朝我敬了个礼。

一阵热浪朝我袭来，我张开双臂。“呵呵呵。。。 ”

黎拍了拍我的肩膀：“喂，我记得还有个人。。。胡，对吗？”

“胡？不用担心，他不会被维他们挖走的。”

十一

与清晨的阳光一起传入我的家的，是一阵急促的捶门声。

黎被我从沙发上摇醒，他睡眼惺忪地晃了晃脑袋：“嗯。。。早，怎么了？哎。。。啊！”

“起来！有人在门口敲门，快去洗漱！”我听见背后传来一声大喊和一声闷响。

摇了摇头，我深吸一口气，拉开房门。门口站着一个士兵，他的手里握着一张纸。

没等我开口，士兵就先一步亮出了那张纸：“华主席，因为您对镜中城错误的判断，镜中城高层一致同意，剥夺您的政治地位，保留个人财产，暂时禁闭在您家中，等待进一步审查。”

我难以置信地望着他，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你。。。你这‘镜中城高层’指的是？”

“哦，这个不方便透露，但是在前两天的会议上，超过八成的人通过了这份提议。”

我沉下脸凝视着士兵，一言不发。在死一般的寂静中，他长叹一口气：“哎呀。。。其实这消息是维让我给你的。不过啊！我可不相信华主席您干了这么大的错事。。。 ”

“呵，维？”我撇了撇嘴，脸色却没有一丝缓和，“行吧，谢谢你的消息了。。。希望镜中城不会因此而崩塌。。。 ”

士兵正准备走，却看见我身后顶着一头鸡窝的男人：“哦！黎先生，这份消息里还特意强调，将黎驱逐出镜中城。”

黎嘴里的牙刷一下落在地上，他难以置信地看着那个士兵：“你说什么？”

他又把头转向我冷峻的脸，又回头看了一眼士兵，叹了口气：“唉。。。行。”

说着，他就把牙刷丢回卫生间，套上一件外套，朝我和士兵挥了挥手：“华主席再见，咱们有缘再见吧。”

“嗯，再见。”我面无表情地回应，“你呢？也该走了吧？”

回应我的只有一声重重的摔门声。

我想走到沙发上，却发现腿好像是粘在地上一般，双手也使不上劲，眼前只有那一张白纸。白纸上，那句“剥夺华政治地位”的黑字尤为刺眼。

双腿突然恢复了力气，我踉跄了好几步，最后跌坐在沙发上。那张纸也被我甩起，落在我头上。

我颤巍巍地支撑起自己，翻身望向天花板。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害怕。

眼角突然瞥到了空荡荡的衣架，我的眼睛清晰起来，聚焦在那几件有些凌乱的衣服上。我从左往右，又从右往左数了好几遍，才看清，我的那件大衣竟被黎抢了去。

而那个匣子，此刻正在他的口袋里。

士兵的犹豫和黎的决绝突然同时闪回过我的脑海，我呵呵地傻笑起来：“呵呵，呵呵。。。不会倒。。。不会倒！”

窗外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整座城市笼罩在雾蒙蒙的天里。窗外，聒噪的广播里传出维平和的话语：

“。。。我们要保卫镜中城的纯净，不让外来者污染它。。。 ”雨点胡乱地敲击着沥青马路，但我的内心却渐渐平静下来。

华被软禁后当夜：

雨点杂乱无章地落在我的身边，裹着外衣的我只感觉浑身难受。

镜中城的天气闷热无比，脱下外套便感到雨落在身上的寒冷，穿上外衣却又挡不住浑身的燥郁。我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望着喧闹的人群挥舞着旗帜向我的方向走来。他们口中的喧嚷声渐渐清晰：

“打倒华的腐朽统治！”

“下台！”

人群气势汹汹地如潮水般向我扑来，我沉声拉下衣领，低着头向着反方向走去。被人群淹没的瞬间，我竟感到一丝熟悉。

我穿梭在招展的红旗和人们高举的拳头中，没有人注意到我这个大恶霸的帮凶。

雨中的一切都仿佛模糊起来。我看不太清眼前的路，认不太清身边的人，听不太清周围的声音。我就这样，慢慢地、轻轻地走着。

不知道走了多久，身边荒凉起来。我隐约看见一堵高墙拦在我的面前，两个士兵站在墙根。

我走上前去，他们向我伸出手：“维副主席有命令，现在没有通行证者禁止出或进城。”

“呵呵呵。。。 ”我苦笑起来，从外衣口袋里拿出士兵给我的那张纸，“你们副主席亲自请我出去的，谢谢了！”

士兵们愣了两秒，随后一挥手：“好的，黎先生再见。”他们又盯着我看了一眼，打开了城门。

走出镜中城的一刻，我感到心空落落的。一股风刮在我的脸上，我才注意到眼角的湿意。

“哎呀。。。没想到啊，比他们更难对付的，是人心。”我抹了一把眼角，自嘲地锤了锤胸口，“只是苦了那孩子了。”

深吸一口气，空气里充满了阴冷的气息。我迈开腿走出城去。

但我没有离开镜中城。我绕着镜中城的围墙走了一会，又向外跑去。

突然，雨幕里出现一座摇摇欲坠的塔。我揉了揉眼睛，才看清塔顶闪烁的灯光，橘黄色的灯火在灰绿的雨幕里格外耀眼。

鬼使神差般，我感到塔里的人在等我，于是加快步伐小跑到塔底。

越靠近哨塔，我就能越清晰地听见阵阵脚步声。我拿出口袋中的匣子，放慢脚步，缓缓地走向塔底的那扇门。

只听“咔哒”一声，老旧的门被用力地推开，里面走出一个高大的男人。

匣子瞬间迸发出阵阵蓝光，我高举起匣子，却听见一声熟悉的呼喊。

“黎先生，你果然来了。”

是段。门口站着的是胡。

“我在哨塔上看你很久了。这么久还不离开镜中城，你在等什么？你知道，镜中城对你不安全。”段的身影从塔顶出现，他俯视着我开口。

“我要是真的想走，”我晃了晃匣子，“就不会带上这东西。镜中城还有不能死的人，还有不该死的人，我决定救。”

“好啊！”段也学着我的样子抖了抖手里的灯，亮黄的火焰在他手里跳动起来，“上来吧，塔里暖和。”

走进哨塔，四面墙都已经布满锈迹。顺着阶梯爬到塔顶，除了段手里的灯笼，塔顶便只剩下一张摊开的毯子。

胡先我一步坐下在毯子的一角，段也坐在另一侧。我看了他们一眼，坐在毯子剩下的一整边。

段首先从口袋里拿出一份折起的文件：“这是当天事故现场目击者的口供。”说着，他摊开那份文件，上面布满了黑色的涂改痕迹，“上面的墨团我的人查过，和户家里用的笔成分一样。”

“你们没留复印？”

“军队也不全是我的人。等我们找到这一份的时候只剩这一份了。”

我抬起头，盯着段：“你还在等。”

“嗯，”段叹了口气，“我在等你，你给我一个理由。”

我抵住头。我现在没有筹码与段交换。

胡突兀地开口，他不知是害怕还是天性有些结巴：“我，我，感觉，维，他们，他们也没错啊？”

我摇了摇头：“你只能听到他们说的，你看不到他们心里想的。”

“那，万一他们真能让镜中城安稳下来呢？”

“你错了。安稳不是活着，死人比活人可安稳多了。”

“哦。。”胡低下头，不知在想什么。

我把他拉起，又蹲下俯视着胡：“我不需要你相信我，相信镜中城，相信人类，好吗？”

胡盯着我双膝跪地的姿势，又看了看我的眼睛，眼里多了几分肯定：“嗯，我不太相信你，但我相信这能为镜中城带来未来。”

段打断我们的对话：“黎，你到底能给我什么？”

我坐下，双手不安地插在兜里，最后掏出那个匣子，猛地拍在毯子上。

“我能给你这个。这归根结底是镜中城的东西，华没法用它，我不会用它，我只能给你。”

段双眼顿时放大，他小心翼翼地接起那个匣子：“我。。段某人漂泊半生，只恨未逢明主！段愿效犬马之劳！”

“我也没什么需要你为我做的，完事后把匣子还给华就行。”

至此，胡与段都被我招安。我附身在毯子上，让他们靠到我的身边。

“这场雨会成为我们的利器。雨大概率还会下很久，三天后，我们召开审查会议。段，在三天内把你信得过的士兵、警察全部聚集起来；胡，你负责通知维和户开会的地点——记住是以段的名义，不要提我或者华主席的名，至于地点我来定。到时候，段，你的部队要封锁场地的所有出入口，只准进，不准出；胡，你要把除了会议室的所有灯全部关上。”

胡一脸疑惑：“灯，灯？为啥？”

段掩面开口：“胡。。你太缺乏锻炼了，黎先生指的是，全城的信号。三天后的雨夜，全城静默，对吧？”

我半笑着点了点头：“直到那天太阳升起之前保持静默。镜中城的人们需要好好地睡一觉。”

“至于太阳升起之后，雨会停。镜中城会迎来新生。”

我们三个不约而同望向高墙里的镜中城。不知是谁开口，声音里混合了我们三人的声音：

“如果华能挺过这三天，那人类就有未来。”

“如果他没挺过去呢？”

这是我的声音：“那就让我来当他的替身。”

远处，雨还在下。城里的灯一盏盏熄灭，只剩下维的广播声。

我最后重复了一遍计划：“三天后雨夜，全场静默。维户到后骤然开强光，迅速擒住。”

华被软禁后第二天：

我只看见城外好像传出一阵蓝光。。。雨很快又遮盖了我的视线。
这是我被囚禁的第几天来着？好像是第二天了。

华被软禁后第三天夜晚：

很快，约定的会议时间就到了。

我和胡段二人提前两个小时进入会议厅。会议的地点是那个会议室，雨夜的掩盖下，没有人看见会议室的旁边潜伏着几十个士兵。

段进入会议厅的第一件事就是抓住了广播电台的管理者。“我奉命接管镜中城广播电台，滚出这里！”他双手抱胸，居高临下地盯着那个广播员。

等到一声摔门声传出，段一把扯断广播电线，随后坐下在那个位置上：“哈哈，看来一场好戏就要上演了。”说着，他掏出对讲机，低语：“记住，一小时后封锁会议场所，只准进，不准出。”

胡在一旁和维和户通着电话：“啊是维副主席和户副主席吧？前两天我应该和你们说了今天有会，你们会来的对吧？”

电话那头传出一个轻蔑的声音：“那当然了！你们会把这会议全程直播给镜中城观众的对吧？”

“啊，对对！”胡笑着说，“到时候镜中城所有人都会知道你们的伟大！”

打完电话，胡向我感慨：“我也不太确定，自，自己到底偏向哪一边。但是，那天事故死者里面有我朋友的父亲。”

“那你应该很清楚自己到底应该走哪条路。”

我站在那张圆桌前，双眼死死地盯着那个画像。我举起手电筒，看清那个人的一瞬间有些震惊。那画像上描绘的不是邓，也不是华。

我拍了拍段：“诶，这画像上的是谁？”

“黎先生，这你就有所不知了。”段的声音突然严肃敬仰起来，“这画像上的人是邓主席的老师，镜中城第一个解放市民的人，毛主席！”

我点了点头：“啊。。。真是个慈祥的人啊。。。 ”

“可惜，英雄薄命。毛主席，根据邓主席后来发现的，是被他的战友林给暗杀的。”

“嗯。。。 ”我不再说话，只是默默地盯着他。

我对镜中城的过去并不了解，不敢高声评价。

我有些尴尬地挥了挥手：“好了，大家坐下吧。”又有几个和胡关系不错的管理者走进会议室，看到我们的一瞬间脸上露出笑容。

“待会等维和户进来，不要提我的名字。”我说完这句话就走进广播室。

段也从广播室里走出来，他一边挥手致意，一边说：“大家看到我、黎先生以及胡，应该就知道我们是要干什么了吧？”

会议厅里顿时安静下来，大家面面相觑，交流着眼神。

过了一会，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传出。

突然，大门被推开，大家安静下来，是维和户走进了会议厅。

段向他们敬了个礼：“欢迎维副主席和户副主席。”便让出圆桌最前方的位置，退到一旁。透过广播室的玻璃，我看见他握紧了匣子。

户有些不满地望了望周围：“这也太黑了！”

维笑着点了点头：“那么，各位应该都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聚集在这里。。。 ”

周围的人们都时不时地点头，同时紧张地望着窗外。

段趁户不注意向外瞥了一眼，点了点头。

一声惊雷乍现，所有的灯突然被打开，强光布满了整间屋子。所有人都捂上眼，再次睁开眼时，只见段大步走到毛画像前，大喊一声：“维，户，你二人妄图颠覆人类统治，今日我们就在这里将你二人铲除！”说着，他一下把匣子甩向地面，无数碎片迸裂，蓝光瞬间布满了整间会议厅。

户大惊：“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

维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再往前一步，我就——当啷！”话音未落，段就一扭他的手腕，抢过那支笔，雨声里传出一声金属脆响。门外再次响起阵阵雷声，段一掌拍在维背上。

屋外响起一阵紧凑的脚步，大门被踢开，全副武装的士兵们冲上前将维和户按倒在地。

维不屈地大喊：“叛徒！叛徒！你们会毁了镜中城！”

广播室的门被轻轻地推开。我踏着轻巧的步子迈向维。

“与其让镜中城在幻梦里消亡，我更愿意引爆这个梦。”我贴到户耳边，“记住了，我就是从一个梦里醒过来的。”

说完，我就转身推开大门。户绝望地咆哮起来，我却什么都没听见。

此时的雨越来越大，雨声盖过了开火声和惨叫声。

段打着一把伞走出门。他站到我身边，我笑了笑：“干净吗？”

“嗯，”段伸手理了理我的头发，“干净。”

“话说，那匣子到底有什么用？”

“那匣子不能真的打死人。但是这乍现的蓝光配上士兵够了。”

那天晚上，我听到一声惊雷。隐约间，我好像感觉到什么。

第二天早上，推开我的门的竟然是黎和段。段的手里握着那个匣子，脸上止不住的笑意。

他们拉着我跑到广场上，我才看清那个横幅：“庆祝镜中城铲除维户联军”。

黎猛地一拍我的肩：“快上去说两句！”

我被簇拥着走上台，大脑中突然一片空荡。望着欢腾的人群，我终于开口：

“我还可以干一百年。”

十二

雨夜结束的那天清晨，段和黎一起敲响我的房门。

没等我开口，他们就一把拉起我的手，一个方块被放在我的手心。

我被拉出门去，屋外的街道上红旗招展，人们嬉笑着从我们身边走过，手中挥舞着彩带。

“这，这是干什么？”我笑出声，还是假意询问。

段一把拍在我的匣子上，哈哈大笑：“那还用说？咱们一举粉碎了维户联军！”

黎也哈哈笑起来：“诶，华主席你是没看见，段那晚上那一嗓子喊得，直接给户吓瘫了，哈哈哈哈哈！”

突然，他跳上旁边的花坛，右手高举，手指用力地一刺天：“今日宝匣在手，雨夜怒擒双龙！”

“啊呀！”我终于一拍大腿放声大笑起来，“你们呐，还真是给我带来了个大惊喜！”

说着，我们走到了广场。广场上竖起一面海报，上面大字写着：“粉碎维户联军，华主席万岁！”

我被簇拥着走上台，向镜中城的人们挥了挥手。

“各位亲爱的市民们，好久不见啊。”

人群终于安静下来，我得以仔细地看透每个人的眼。

一股熟悉的感觉突然笼罩我。人们的脸上很复杂——有的激动，有的疑惑，还有的正托着下巴观察。

我清了清嗓子，再次开口：“各位应该都知道前两天发生了什么，没错，我被维和户诬陷，差一点就落马了。

“但是，”我高举右手，向四周致意，“他们的错误思想所铸成的‘铁血之师’已经被我们尽数消灭！他们妄图固步自封的想法也提前被我们遏制！”

人群当中响起阵阵掌声，欢呼声响彻在广场。我笑了笑，最后缓缓张开嘴：

“我还可以干一百年！”

我看着这个衣服有些褶皱的少年，他的脸我有些熟悉，又有些陌生。

在台下乘着鼓掌的吵闹声里，我笑着感慨：“唉。。。成为他，超越他。希望你能做到。”

那天之后，我便开始着手大兴土木。

一座座工厂在城市的四周被树立，钢铁厂、实验室、工地出现在城市的每一处。

每个人的肩上都扛着重重的担子。他们行走在城市的每一角，流淌的汗珠里写满了坚持。大家的脸上洋溢着笑，嘴里喊着号子，骨子里仿佛有数不尽的力气。

我也在各个施工场所间奔波。有时，我会在休息时询问身边的工人们：“你们这么累，要为了什么？”

他们总是笑着回答：“哎呀，俺们也不是很清楚。。。但是起码我们是在为自己工作嘛！”

我这时便擦一把汗，望向天空：“嗯。。。好，好。”

但这一切的激动和热血是暂时的。当刺骨的寒风席卷城市时，流出的汗滴不再是常态，而是一种奢望。人们因为寒冷聚在一起，仅剩的几个取暖器无力地燃着火焰，仿佛也要断裂。

工厂的烟囱慢慢不再产出烟雾，实验室里的灯被一盏盏关上，到最后，就连工地上也陷入沉寂。

我在家里反复踱步，望向窗外飘过的白雪。一片片雪花如刺刀扎在地上，积起厚厚的一层，街道上一个人也没有。

“喂？什么叫现在的能源储备都是用的邓那个时候的？”我拾起电话，怒骂，“能源站的人是吃干饭的吗？怎么，我父亲退休将近四十年你们什么都没搞？”

电话那头，胡怯生生的声音传出：“额。。。华主席，根据能源部小祁的汇报。。。你那次大兴土木之后一半的能源几乎全被用光了。”

“不是？什么叫我大兴土木之后就没了？”我被气得笑出声来，“我不管怎么样，你们不把能源给提起来城市就要没！”

“我。。。是，华主席。”胡无奈地回答。

电话被挂断的一瞬间，我瘫倒在沙发上。

我何尝不知镜中城的落后？我清楚地知道能源站在我继位之前便已经半死不活，现在的那个大烟囱只不过是摆设罢了。

但我也甘心落于前人之后，我想要在自己的生命里把镜中城打造为一个更好的地方，我更想让镜中城摆脱这个死一般的循环。

从窗外眺望，那个巨大的烟囱无力地轰鸣着。几朵乌黑的云从里面飘出，又迅速地被风吹散。

黎走到我的身边。他打了个哈欠，有些懒散地说：“你刚刚打电话我听见了。镜中城科技确实太落后了，而且这不是一个能自救的情况。”

“哦，那你能怎么办？”我转头，望着黎苦笑，“还有谁能帮我们？”

黎指了指自己，诧异地惊呼：“哇！你是因为我在这里待得太久导致你忘了我是个光铭城人了吗？”

我盯着他看了一会，才突然笑出声：“噗。。。哈哈，我确实忘了，毕竟你和我底下人混得那么熟，谁知道你不是镜中城人。”

他笑了笑接着说：“不管了，说正题：现在你首先要做的是，把那个烟囱给关了——那玩意已经不工作了。”

“然后，把我送回光铭城。我记得段那边是不是还有架直升机？再找个驾驶员，我回一趟光铭城。”

“那镜中城的人没了能源怎么办？”我还是有些担心。

黎撇了撇嘴：“怎么，你要成为维那那样的家伙？成功的道路上怎能没有荆棘！”

“唉。。。那就听你的。”我绕着家里走了两圈，最终长长呼出一口气。说着，我再次拿起电话：“胡？告诉祁把烟囱关了吧，我想通了。”

放下电话，我盯着黎的眼睛看了一会，最后一转头，手在门把手上一转：“来吧，我和段讲。”

“好，就是。。。 ”

“就是什么？”

“我来这里的时候带了十三个人，现在就剩一个了。”

家里陷入了一阵沉默。我干笑两声：“唉。。。哈哈，那你也回去安抚一下他们的家人吧？”

“我也想啊。。。但。。。 ”黎有些局促，“算了，出发吧。”

我也不好多说什么，推开门。

再一次回到机场，寒风裹着雪片刺在我的衣服上，跑道上闪烁的灯连成一条线，延伸进灰蒙蒙的天里。

一架老旧的直升机的机翼上积满了灰扑扑的雪，静静地站在我们身前。寒风不断刺过我们的脸，我突然感觉脸很痛，火辣辣地疼。

段戴着一副眼镜走向我们：“华主席，这次是要把黎先生送回光铭城？”

“嗯，”华点了点头，“这次，你不能当驾驶员。”

段拍了拍那架直升机，几片灰尘飞扬。“这架直升机我还真开不来，但它有它自己的主人！”说着，段拍拍手，闪向一边，一个女人走出，“来，高，和大家问个好！”

那个叫高的女人点了点头。

又一股寒风穿透我的身体，我不由得颤抖两下，牙齿打战。我正准备走进直升机，华又一次拦在我身前。

“黎，万一他们打到光铭城怎么办？我还是不太放心。”

我叹了口气，又轻笑两声，面向白雪：“如果他们在那，那就随他们去吧。天，是塌不下来的。”

迈开步子，我攀着梯子进入直升机舱室。

螺旋桨旋转起来，灰尘和白雪撒落在地上。我们渐渐升高，华大喊：“黎！要是回不来——”他的声音停了一瞬，“带上黎明一起回来！”

直升机卷着风把镜中城的一切甩在地面，我呆呆地盯着机场，眼神向后飘去。镜中城在玻璃窗里被拉得很长。

高没有转头，盯着天空询问：“黎先生，敢问光铭城是个怎么样的城市？”

“啊。。。 ”我被她的声音拉回现实，“光铭城啊。。。科技是比镜中城厉害多了，但镜中城。。。更像人类的家。”

“呵呵呵。。。 ”高轻轻地笑起来，“黎先生，您说话真有意思。”

我也轻笑两声，不再说话。

飞机穿越风雪，突然，在刺破一片白云后，四周朔得安静下来。

我诧异地探出头去，窗外无比荒凉。黄沙中凌乱地插着几根杆子，勉强能辨认出的柏油路上已经无比崎岖。

道路的四处无序地散落着汽车的残骸，一阵风吹过，穿透它们时传出的诡异声响在高空中也能听见。

直升机突然突兀地向左偏倒过去，我的整个身体随之倒去，不由惊叫：“高，发生什么事了！”

“冷静，冷静，”高双手紧握着操纵杆，上下摆动着，“黎先生，刚刚飞机突然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下。。。啊！”

我顺着高的目光透过驾驶舱的玻璃向上望，苍穹上，几束雷电在空中盘旋，刺在彼此身上，发出耀眼的光。

“我向你说实话吧，我当时从光铭城来这里好像走的就是这条路，怎么现在这么不正常？”我有些害怕地开口。

高不知所措：“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出过镜中城了，也不太清楚镜中城外的情况。”

颠簸中我们忐忑地继续沿着既定的路线行驶了一段时间，天上的电弧越来越频繁。

风越来越狂躁地拍打在直升机的舷窗外，飞机卷起的风混合着沙尘在我们周围形成一阵厚厚的沙卷。

我们什么都看不清，除了眼前的黄沙，只有天上隐约乍现的闪电为我们指路。

仪表盘上的数字突然跳动起来，油表上的表盘急速倒退，指南针的磁石混乱地打着转。

最后，在高的大喊声中，油表边的石英钟上的数字，向回倒退了三秒。

下一刻，高的双手像被炸开一样脱离了操纵杆，飞机夸张地向下俯冲，沙尘剧烈地落在舷窗，轰鸣声响彻在荒漠上空。

我也吓得紧闭双眼。

等我再次睁开眼，我只感觉浑身酸痛，耳边还不断地传来嗡鸣。

我揉了揉眼睛，一切终于停止旋转。眼前是一座高楼，中间的钢筋断裂着延伸出来。

地面上零散地躺着铁屑和螺丝。一股混合着机油和血液的味道传入我的鼻子，我的大脑终于清醒过来。

耳边突然传来脚步声，由远及近，地面都颤抖起来。我探出头，伴随着又一声巨响，一根钢铁巨柱落在我的眼前。

抬起头，那是一个浑身插满管道的生物。它看到我，浑身抖了抖，随手抽出身边高楼里的一根钢筋。

它把那钢筋朝我丢来，钢筋破着风发出嘶鸣声朝我落下。千钧一发之际，我感到自己被拉动起来。“黎？真的是你啊！”朔的声音在我脑海里响起。

十三

我被朔拽进地底，他把我拍醒的时候我们正在下降。

“黎？你没死啊！”他惊叫出声，我被他的喊声唤醒。

迷迷糊糊中，眼前的一切都笼罩在黑暗中，我只能看见头顶闪烁的灯光，听见耳边混凝土摩擦的噪音。

我感觉自己的肚子被拍动两下，略微的疼痛感传来，我咳嗽两声，终于一手撑地，站了起来：

“朔。。。吗？光铭城怎么了？”

眼前的景色缓缓绽放出亮光。四周是几张桌子，桌子上凌乱地躺着几个显示屏，那扇记忆里的巨大钢门被突兀地掰开，从门与墙的缝隙里射出点点火花。

最醒目的那扇巨大屏幕从中间碎裂开来，里面是几束断裂的电线，它们无力地耷拉下去，没有光彩。我才想起自己当时从屏幕中间扯出的碎片。

我有些不可置信地走下那个圆盘，走进那座地堡。在桌下、门后、墙沿边，几十个身影出现在我的眼角。他们三两成群地聚在一起，互相感受着彼此的气息。

朔的声音从我耳边响起：“嗯。。。光铭城在你走之后大概几个月以后，祂们真的来了。”

“那你们四个在这几个月里什么都没干吗？”我不知如何开口，双手在空中舞动好久才挤出几个字。

“这个。。。”朔支支吾吾起来，“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去重建光铭城，但是这几个月的时间也真的只能让我们重建这些建筑了。”

“我的那几个碎片呢？”

“它们在完成那几个大的重建任务以后就消失了。”朔最后无奈地低下头。

我抬起头，望向头顶的那盏灯。灯泡松弛地系在电线上，没有风却也在左右摇摆。每一次摇摆，灯都跟随着闪烁一下。

“其他人呢？”

我看到朔的身体抽动了一下，他用手捂住眼睛，另一只手撑着头蹲坐在地上。

“啊？”我顿时猜到了朔想要说的话，震惊地开口，“他们怎么就死了？”

朔突然腾得一下站起来，一拍我的头：“谁说他们死了！”他的眼角有一丝水渍，双眼通红，“黎你过来，我好好和你说。”

他拉着我走到那块巨大的屏幕面前，敲了敲它们：“你走之后祂们来了。我们当时还留了一些曦来不及用掉的装备、士兵、载具啊什么的，我们本来以为打过祂们没什么难的。”

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静悄悄地望着屏幕中间狰狞的孔。我也随着他的目光望过去，洞的四周还散着光。

“嗯。。。所以祂们就像这个样子——”说着，我把手伸进那个洞，“把你们打败了？”

朔长叹一口气：“唉。。。大概就是这样。”

“那你还说其他三个人没死？”

“你闭嘴！”朔又一次重重地拍打我的头，“我记得祂们打败我们之后，祂们的飞船突然射出一道光，整个光铭城就被切成了两份。”

我诧异地看着朔，一手捂着头一手在他眼前甩了两下：“你在说什么呀？这些东西怎么能组成一句话呢？”

“我的意思是，现在你看到的光铭城是祂们复制出来的一个！另一个在另一个宇宙，没人能到那里去，岚他们就在那边！”朔烦躁地打开我的手，转头面向屏幕，一言不发。

我点了点头，转向朔的另一边。地堡里的人不算少，但地堡里无比安静。人们倚靠在一起，互相搀扶着。

我走到其中一对老人面前，俯下身：“老奶奶，您怎么样？”

那个老人重重地咳嗽两声，勉强地向我挤出一个笑脸。她的脸颊向下瘪去，紧贴着骨头，双眼下的皮肤也无力地下垂着，两颗乌黑的眸子里满是疲惫。

我转过头去，不忍看到她的脸：“相信我，我这次来是来救你们的。”

她突然激动起来，脸上的肉都动起来：“啊，啊！你是。。。你是。。。黎啊！”

朔走到我的身边，拍了拍我的肩：“你不觉得她看着眼熟吗？她就是当时跟着你出去的那十三个人里的那个少年的母亲。”

“我才出去几年？怎么她这么老？”我不可置信。

“祂们干的。当时光铭城被切开之后，不少人的身体都开始急速衰老，她就是其中之一。还不止，我们本来还以为光铭城只是产生了一个副本，没想到我们这个世界里的一切都是假的，没有什么东西能用。”

我再一次扫视着这个房间。在外围遍布的硝烟里，这里仿佛是唯一的净土。但如今，这片净土也将枯萎。

“我要出去。”我低下头低语。

之后是几秒的沉默，地堡里只有那盏灯的嘶鸣声。

朔有些不可置信地开口：“你要干什么？你不想活了？”

我抬起头，耳边突然响起华的话。我和他近乎同时开口：“既然要死，那就死得漂亮些。”

说完，我就走上圆盘。圆盘缓缓上升，眼前渐渐出现明亮的阳光。

朔在圆盘上升到地表的最后一刻前跳上来。他露出一个笑容，拍了拍我的肩：“送死的活，带上我一个。”他递给我一个耳机，“咱们分头行动，目标：寻找食物。”

回到地表，我伸展了一下身体，仔细地打量了一番四周。光铭城此刻比我从光圈科技里醒来时还要破败，四周都是断壁残垣，裸露的钢筋和被拦腰斩断的高楼比比皆是。耳畔边传来风声呼啸，伴随着阵阵沉重的脚步。

朔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快隐蔽，这个光铭城现在一共有两个这样的巡逻机器人，它们的手笔。”我赶忙跃到身边的一段断墙后，低头对着耳边回应：“我向西边走，你向东边走吧。”

在光铭城的废墟里行走，给我一种陌生的熟悉感。我能够凭借感觉知道自己在城市的哪一个角落，但身边散落的碎石和滴落的水珠又不断地提醒着我，这不是我记忆里的光铭城。

风拂过我的脸，也充满了陌生。我感觉自己仿佛不再属于这个城市，它对我无比陌生，没有一丝一毫欢迎我的到来。

我凭借记忆从地堡走到了图书馆的遗址。老实说，这里也许是变化最小的地方。从我逃出光圈科技以来这里就已是一座废墟，只不过是以前围着一圈警示带罢了。

双手比我的眼睛更早认出了图书馆。等我反应过来时，我已经在下意识地翻动石头。我又一次掀开那个巨大的石头，这一次我感到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巨石的掩埋下还是那座藏书室。此刻，它已经积满了灰。我恍惚地走进去，却只看见空荡荡的书架和落满灰的桌。

朔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我在地图上看到你的位置，你在图书馆？”

“嗯。”我毫无波澜地望着天空。天上灰蒙蒙的，云里仿佛藏着雨，好像要落下来却又一片平静。

朔也什么也没说。耳机里只传出他沉重的呼吸声和脚步。

我低下头，最后瞥了一眼藏书室。

余光却突然瞥见一丝不一样的事物。那片物体藏在灰尘中，灰扑扑的，极不显眼。

我凑到那片灰尘前，手指轻轻地捻起那个物体。

那是个菱形的方片，暗淡无光，放在手上也没有任何感觉。

我的眼前却渐渐模糊起来。恍惚间，我好像看见书架上再一次摆满了书。耳边缓缓传出凯豪迈的喊声，伴随着一声爆炸的轰鸣充斥在我的脑海。

“哈哈！老子现在是光铭城最风光的！”

没等我缓过神，眼前又出现了明单膝跪地的模样。他一只手撑地，一只手捂着胸口，却还是怒视着前方。

“看来，我也看错了他们四个啊。黎，相信自己吧，你的身后有我们。”

最后，那个小小的机器人也出现在我的眼前。他慢悠悠地打开自己的胸口，取出那块碎片。

“黎先生，光铭城。。。就靠您啦。”

我从光圈科技醒来后的每一刻如电影一般闪回我的脑海，一阵阵呼啸中，我渐渐聆听到了人们的笑声，他们的喊声，他们的哭声。

是那一次的破晓，拯救了光铭城。

而现在，我也要为人类带来破晓。

一股强风顺着我的脸吹向我身后的书架，发出阵阵声响，我被拉回现实。

低头，手中的菱形方片正抖动着发着光。

我喃喃地念着：“光圈科技集团——记忆单元：C-07。。。。”

“原来这不是武器。。。。”我轻笑一声，眼角涌下几滴泪水，“是梦。”

我揉了揉眼睛，却还是什么都看不清。眼前一片洁白，什么都看不见。恍惚间，我又听到几声熟悉的呼喊。

“这是谁？”

“他手里怎么拿着个像碎片一样的东西？”

“他不会是黎吧？”

我急切地向前跑起来，妄图抓住那一抹亮光的尽头。可那束光却只是愈发暗淡，直到最后彻底消失在我的眼前。

眼前陷入黑暗，耳边却传来声响。那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吵得我捂住脑袋在地上打转。

一切又突然安静下来。我松开手，颤巍巍地站起身。面前站着三个人，两男一女。

那个偏老的男人看到我向我冲来，重重地抱住我：“黎？你终于回来了！”

我几乎被搂得喘不过气，声嘶力竭：“咳咳。。。明，你得。。。把你的手套摘下来再抱我。。。。”

紧接着，我就又被放开，我一下落在地上，气喘吁吁地望着他们三个：“你们。。。也知道发生了什么对吧？”

“先起来，”岚向我伸出一只手，“和我们回基地。”

我跟在他们身后，脚落在地上，我听不见我的声音，却听见他们的鞋上发出咔哒咔哒的重响。道路两边整洁又安静，一尘不染。天空中懒散地飘着几朵白云，远处的阳光洒下，落在身上却没有暖意，和街道两旁的霓虹灯相伴，不知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假。

走进那座熟悉的高塔的一瞬间，一股寒意席卷我的身体，我不由得打了个寒战，他们只是平静地走上那个圆盘。

我望着他们面无表情的脸，心中掠过一阵不详的预感。

高塔的顶部是一个巨大的圆环型建筑，圆盘停下的瞬间，我手中的碎片剧烈颤抖起来。

岚突然转向我，伸出手，碎片向她飞去。

“你应该看到了，碎片不是武器——”她异常平静的话语却在我心中点起阵阵涟漪，“是记忆的载体。”

我盯着她乌黑的眼珠看了很久，耳边不断地传出碎片旋转的响声。不知不觉间，我感觉到自己的手上多了什么东西。

不知何时，我不再感到寒冷。身边站着三台机器，但它们紧握着我的手，无比温暖。

尧的脸上出现一个僵硬的笑容：“黎，都想起来了么？”

我挣脱开它们的手，接过浮在空中的碎片，额头靠在上面：“想起来了。。。光铭城。。。我终于回家了。”

它们三个呵呵地笑了起来。我的眼前再次陷入一片白光，只剩下它们的笑声。

一片白光中，碎片闪烁着奇异的光彩：不再是亮丽的洁白，而是绽放出五彩的光。几束裂痕从碎片的顶部迸射出来，一路将碎片切成四块。

四块碎片围绕着我飞行着，越来越快。我的身边很快便被缤纷的色彩环绕。

我在环绕中坚定地伸出手，闭上双眼，向前一刺。

再睁开眼，身边不再有白光。我颤抖着伸出手，手心里躺着四块色彩不同的碎片。

身边的风轻柔地拂在我的身上，一阵暖意伴随着一声清脆的鸟鸣打破了晨曦的寂静。
向我走来三个人。他们虽身披重甲，脸上的笑容却无比真实。
又一次，明一把向我冲来，把我搂在怀里——这一次我感觉到他心脏的跳动，感受到他躯体的暖流。
尧和岚也搂住我。我把头埋进他们的身体中间，咧起一个大大的笑脸，眼角却已经被泪水模糊：
“岚、尧、明，是你们吗？”
岚有些嫌弃地一下把我推向尧：“额，是我。但现在你先把你的鼻涕醒一醒，谢谢。”
尧重重按了一下我的头：“欢迎回家！”
我在他们的围绕里望向天，那轮红日安静地挂在天边。悄悄地，把自己藏进云里，却藏不住自己抛出的暖意。
光铭城，不会倒。人类，不会倒。

十四

“所以，光铭城究竟发生了什么？”

“光铭城”街道两旁有些安静，微风拂过街道，把平静的鸟鸣吹进我的耳畔。身边时不时驶过几辆悬浮的汽车，幽幽的振动声由远及近，又渐渐从我耳边散去。

四周的建筑上没有记忆里的霓虹，铁灰色的钢筋肃立在我的身边，静静地挡住天上的云。道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枝头的鸟鸣和我们踩在道路上发出的咯吱声。

岚听见我的话，猛地一蹬地面，在我的身前绕了个大圈，面对着我向后滑着。

她朝我露出一个笑容，又叹了口气：“先陪我们去高塔。”

我有些疑惑地望向她满溢着笑的眼睛，转头，明和尧都低着头，一言不发。

周围莫名其妙般的安静。我却怎么也说不上来哪里不对。

一阵温柔的风突然迎面拂在我的面颊，让我的大脑清醒过来。醒目的红灯在我的眼前亮起，我离马路只有一步之遥。

眼前突然冲过数十辆车，每一辆都风驰电掣地掠过我们。我不禁抬头望向那个红色的圆球，脑袋里涌起无数回忆。

祂们的巨眼和那一条条红线闪回在我的脑海。我只感觉耳边传来阵阵轰鸣，头也止不住地疼。

枪声、吼声、笑声交织在我的脑海。眼里闪过无数副画面，最后定格在祂们背后鼓动的管道上。

我痛苦地捂住脑袋，不由得尖叫出声。我张开的是自己的嘴，说出的却不是我的声音：“我们的城市。。。客人。。。光荣的进化。。。”

目光渐渐被血红色的幕布充满，视线里什么也看不清。我无助地伸出双手，尝试抓住什么东西，却只是抓到一团团朦胧的雾。我慢慢向前倒去，失去平衡。

就在我感到全世界向我俯冲而来的时候，一只手将我拉起，又及时地挡住我向后仰去。

眼前终于再一次清晰。耳边的，脑海里的声音也瞬间褪去，就连马路上的车水马龙也归于寂静。

拉住我的是尧。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指了指天，对我挥了挥手，又作了个噤声的手势，就一把放开我向前走。

直起身，我喘着气向前望去，眼前只是一条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路。他们三个人都已经走开好远。

我深吸一口气，小跑着追上他们。跑起来的时候，除开风声，还隐约听见身后传出几声嘶吼。

跟上他们时，我们已经走到了那座大桥上。我的余光瞥见四周漂浮着的光球，可它们却并不缤纷。脑中再次浮现出尧的警示，我猛地一甩头，直直地盯着前方。

明的脚步越来越快，到最后近乎跑起来。我也愈发感到身后的喊声明显，迈开脚追上他们。

视线里终于见到那座记忆里的高塔时，我的余光也清楚地看见一张张黑色的网贪婪地向我们扑来。

明终于大喊：“快！快进去高塔！”

深邃的巨网从我的四周袭来，像潮水一样涌向我，又像饥渴的野兽一样扑向我。它们把我困在一条窄窄的路上，无法左右移动，只能不断前进。

在我脚底的地面被黑暗吞噬的同一刻，我用尽全身力气扑向高塔的大门。

网停在高塔前，我躺在地上喘着气。与上一次不同，这次我的脸上没有笑容。

三个人围在我的身边，静静地看着我。过了好久，我才终于喘着粗气站起来：“你。。。你们是不是知道会发生什么？”

高塔里陷入寂静。

过了好久，明才缓缓从嘴唇里挤出几个字。他的嘴唇发紫，颤抖着说：“嗯。。。对。这里。。。也不是光铭城。”

“和你说实话吧，”岚不知何时走到了高塔的另一边，背对着我开口，“我们被困在这个光铭城已经很久了。”

“当时祂们来了，我们以为自己的科技能够和它们斗上几个回合。但祂们只一个念头，就让半数的光铭城市民自相残杀起来。”

“我和朔不愿意再看见光铭城陷入黑暗，于是向祂们投降。但投降必包含着代价。”

“祂们把光铭城切成了两份，一份是你的那个世界，一份是这里。”

“我们最后决定让我们之中最熟悉光铭城科技的朔留在我们的家，而让我们来到这里。”

说完，岚长出一口气，低下头不再说话。

没等我开口，尧一拍我的肩：“这里的危险，不止你刚刚见到的。”

“我们刚刚到这里的时候也和你刚刚的反应差不多，觉得这只是一个光铭城的复制。”

“但随着我们的探索，祂们的威胁无处不在。这几乎是祂们刻意而为之的，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祂们干预这里的痕迹。”

我打断他的话：“这么说，我在来这里之前，到过一个光铭城，那里的你们都是机器，这也是祂们设计的？”

尧有些诧异地开口：“你还能出来？”

我掏出那片碎片：“本来说我应该是出不来了。但是我在基本的光铭城的废墟里找到了这个。”

尧没有把注意力放在碎片上，大声惊呼：“什么！你说我们的家怎么了！我——”

“闭嘴。”明打断了尧的话，“这碎片是什么？”

说着，他们都向我靠近。那片碎片仿佛是感应到他们一样，在空中旋转着裂成四片。

岚第一个指着上面的文字念起来：“C-07记忆单元。。。这东西竟然还在？”

“是啊！”尧不可置信地开口，“这些碎片我记得不是都被黎摧毁了？”

我说：“我也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来的，但既然拿得到它，这一定意味着什么。”

明没有反应，只是喃喃：“这东西。。。原来是记忆的储存器吗。”

四片碎片分别落在我们四人手中，静静地发着光。

岚突然一拍大腿，大声喊：“我知道了！”随后就大步冲向那个圆盘。

我们一头雾水地跟着岚走上圆盘，她激动地在平台的显示屏上面敲敲打打：“这个。。。这里。。。去顶层！”

话音刚落，圆盘飞速上升，高塔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眼前下坠，我感觉一股力压得我睁不开眼。

等我感到舒服一些时，我们已经上升到了顶层。

透过那扇熟悉的玻璃窗，光铭城的轮廓尽收眼底——只不过被笼罩在黑暗之下。

我抚摸着墙体慢慢地走下圆盘。记忆再一次清晰起来，我记起这座塔，这一层里的每一个凸起和凹陷。

那个沙盘出现在我眼前时，我的眼圈又一次湿润起来。果不其然，沙盘后静静地躺着一只残破不堪的机器人，四肢断裂着，胸口被打开，脸上一片漆黑。

我一言不发地蹲在那个机器人面前，朝他摇了摇手，轻声低语：“小T。。。我回来了。”

转头看向那个破碎的玻璃窗，又一阵清风顺着裂缝涌进高塔。

岚激动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她激动地指着沙盘的一角：“你们看这个，四个缺口，对应的是什么，不用我多说了吧？”

我们手里的碎片都随着这句话激烈地震颤起来。

“那要做什么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我含着泪露出一个笑容，“这样大家也许都能回去。”

尧高举右手蹲在地上，对准那个缺口：“那么，数到三！”

“一——”所有人蹲在地上，将碎片握紧。

“二——”我最后再回头，瞥了一眼小T的身体。

“三！”我闭上眼，将碎片安进那个缺口里。

一声清脆的咔嚓声传出，紧接着是三声碎片落地的响声。

我睁开眼，对上的是其余三人懊恼的眼。

地上，三片碎片还在剧烈地颤抖。

“什么情况？”我有些诧异，“按不进去吗？”

明说：“好像只有你的缺口还能嵌进去碎片。我们的放进去就会掉出来。”

岚还没有放弃：“那我们三个按住这三个碎片不就行了？”

尧突然一拳向我打来，我重重地接下这一拳，捂着脸：“你。。。你要干什么！”

尧怒吼：“你还问？告诉我，光铭城到底怎么了！”

“我哪里知道！我到光铭城的时候，光铭城就只剩下一片废墟了！”

“都是因为你去了镜中城才导致我们被祂们攻击！要不是你。。。我们的日子还能平安！”

“我。。。你们以为不去招惹祂们，祂们就不会找到我们？祂们的目标是奴役所有人类！”

“那现在呢？我们在这里，受苦了不知道有多久了！现在能回去了，你又整出这个么蛾子？”

我和尧怒视着对方，他的眼睛里渐渐涌起泪水：“你知道我有多想家吗？”

“听着，我在镜中城的日子无一刻不想家。”我一把搂住尧，靠到他的耳边，“但我知道我还不能回家——或者说，我们要亲手造出自己的家。”

“什。。。什么意思？”尧哽咽着说。

我拍了拍他的背，松开手：“意思就是，只活在光铭城里是不会成功的。我们要把这群把我们的家摧毁的家伙，赶出我们的家。”

“我保证，会救你们出去。”

岚和明也眼球泛红。但他们都深吸一口气，向我点了点头：“就像你之前干过的一样，再给我们带来一次黎明吧。”

我转向尧，他背对着我，身体一抽一抽。

“你知道。。。他断断续续地说，“你带出去的那个小家伙。。。是我的儿子。”

“别怕。他在镜中城，好得很。”

尧终于停止抽泣，转过身，狠狠地抹了一把眼泪，瞪了我一眼：“那就像你说的一样，把祂们给我赶出去。”说着，他也蹲在那个缺口前。

再一次，三人将碎片插入缺口。碎片剧烈地震动起来，他们用尽全力按住。

沙盘上渐渐出现点点蓝光，一阵阵狂风也从沙盘正中央呼啸着被吐出。最后，沙盘的上方出现一个泛着蓝光的传送门。

岚费劲地大喊，她必须盖过传送门所发出的轰鸣：“我在书上看。。。看过！黎，这是一个穿梭次元的传送门！但是。。。但，我不知道终点在哪里！”

我也回应似的大喊：“我没有选择！坚持住！黎明不会远！”说完，别一个猛子扎进传送门的漩涡里。

进入漩涡的一瞬间，我就被裹挟在一股奇异的物体里。我又感觉自己被泡在水里，却又感到一股奇大无比的阻力，无法动弹。

眼前闪烁着蓝光，它们汇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奇异的方形。那个方块突然朝我飞来，正中我的胸口。

下意识地，我紧紧地抓住那个匣子，怎样也不松开手。

眼前的一切在我抓住匣子的一瞬间闪烁起来，最后只剩下耀眼的白光。我紧紧闭上双眼，任凭身体在隧道里摆荡。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突然感到屁股传来一阵剧痛。我感觉到重力把我牢牢地按在地上，一股沉重的安心感传来。

睁开眼，我躺在一片雪堆里。我仰面朝天，望着天上飘落的片片雪花。

耳畔边传来阵阵人声，由远及近。

心底突然涌上无数种情感，我的眼睛淌出热泪，嘴角咧开，放声大笑着。

风雪里，我的声音很小。但我心里的声音却越来越大：

“哈哈。。哈哈。。。”

此刻，我的手里正握着那个闪闪发光的匣子。

关停那个烟囱后，镜中城的市民们经历了最艰难的一段时期。

我每隔三天就会亲自到当时黎出城的方向眺望，盼望着那架飞机的身影。

直到这一天，我百无聊赖地在街道上闲逛时，突然听见一声重重地闷响。

心里感到一股熟悉感，我赶紧叫上几个市民前往响声传出的地点。

在厚重的积雪上，躺着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

他一边挥舞着手臂一边呵呵地笑着，眼睛里还流出泪，它们在他的脸颊上凝结。

我定睛一看，那人的胸口，正是个闪闪发光的匣子。

“黎！欢迎回来！”

十五

我看着黎在雪地上打滚，哭笑不得：“赶紧起来，我们都看着呢。”

黎撑着地坐起身，举起手里的匣子：“有这个，镜中城就有未来。”

我脱下外套披在他的背上：“你穿着一件背心在雪地里，我不给你这件衣服你马上就没有未来了。快给我起来，回我家再说。”

雪在黎站起来的一瞬间停了。一束久违的阳光透过积云洒在大地上，温暖的感觉瞬间传遍我的身体。

就连我的耳朵也在阳光晒在身体上时抖动了两下。我摸了摸已经僵硬的耳垂，一丝暖意从指尖传来。

黎裹紧外套，不住地打哆嗦。他在路上跑来跑去，像个天真的孩子。每一次跳动，外衣上都抖落下层层积雪。

我看着这个比我大几岁的人，不知说什么是好。

“你小子，真是一城之主？”我低头轻笑一声，追上黎的脚步。

街道的两旁被照耀在暖阳下，人们踩在雪地里发出嘎吱嘎吱的闷响。几个小孩子们在路上嬉笑着搓着雪球，他们的棉帽子把大半个头盖住，衣服厚得把他们裹成一个个圆球，这使得他们弯腰都十分困难。

我终于再一次看见人们窗户中所透出的光，炊烟也又一次飘荡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晨曦的照耀下，人们又一次绽放出笑脸。

我们到了我家，推开门，一股阴冷的风吹出，让为首的我不禁打了个哆嗦：“哎呀。。。忘记开窗通风了。”

“哎呀！”黎却没有嫌弃，一下挤开我冲进房间，把外衣往餐桌上一甩，瘫倒在沙发上，“终于又回来啦！”

一股深深的无奈涌上我的大脑。我一边拾起外套，一边开玩笑地询问：“我们的黎大先生这次回去光铭城找到什么了？”

房间里突然安静下来。一阵风吹过，把门轻轻关上。

黎直起身，一言不发地盯着我。他的手里死死攥着那个匣子，散发着幽幽的蓝光。

我也僵住，双手停滞在衣架上，连外衣落在地上都没有注意。

房间里有些昏暗，我还没来得及拉窗帘。但透过黑暗，我感觉到黎那双交织着悲痛与愤怒的眼。

我不动神色地向黎的方向挪了几步，最后蹲坐在他身边，拍了拍他的大腿：“光铭城出事了？”

黎有些不耐烦地朝我挥了挥手：“这不是你要管的事。”

“镜中城，光铭城，我们都是人类。”我开口安慰，“你们的事就是我的事情。说说吧，我们会帮——”

“好啊！那让你们这群石器时代的人也被他们进攻一次？”黎突然一巴掌朝我扇来，落在他的大腿上，发出一声脆响。

我被他突然的举动吓到。

“然后你们一半的市民全部被杀死？然后你们的城市被分成两半，一半成为废墟，一半堕入牢笼？好啊！”黎的声音越来越大，最后他一把把我抓起来，几乎癫狂地把他的那个匣子按在我的肚子上。

“你要的科技我带来了。我不指望你们能够救我们，但，”他深吸一口气，“不要嘲笑我们。”

说完，黎一下跌倒在地上，低着头不再说话。

我不知所措地望着手里散着蓝光的匣子。恍惚间，我感觉那匣子里藏着无数血与泪。

目光转向黎，我第一次感觉到，他也不过只是个三十岁不到的少年。我第一次看见他透过单薄的背心明显的脊梁和起伏的胸腔，每一根肋骨都清晰可见。

他的手臂不算细，但也不住地颤抖着，从大臂到手腕无比惨白。

光铭城，这个遥远的城市。我的眼前想象着光铭城的样子，一座与镜中城相仿的城市浮现在我眼前，里面传出无数的哭喊和呜咽。而这座城市，竟完全落在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人身上——他还没有前人的帮助。我甩了甩头，看见黎一手捂住自己的脸，一手撑着地，喘着粗气。

“我们聚在一起，就是为了帮你报仇，帮光铭城报仇，帮人类报仇。”我面对着他盘腿而坐，双手搭在他的肩上。

(A)(·ω·)

“报仇。。”我移开了挡住眼睛的手，双眼像灼烧一样痛，“这话，我和我底下的人也说过。”

华站了起来，他朝我伸出一只手：“那就帮助我，一起把这个舞台掀翻。”他的另一只手上握着那个匣子。

“好，那我就再信你一次。”我用力地把手拍在他的手心，一发力站起来，坚定地看着他，“匣子给我，我给你介绍怎么用。”

我接过匣子走向阳台。拉开窗帘，晚霞染红了半边天，另外半边是城市的发电站。

回头，黎朝我点了点头。我笑了笑：“叫上段他们还有市民们。我给你们变个戏法。”

说完，我耍酷似的把匣子往兜里一塞，走出华的家。

出门的一瞬间，一股寒风又迎面袭来。我赶忙缩进身子，却感到一股厚实的感觉覆盖了我。

黎在我身后笑着开口：“穿上这衣服更帅一点。”

我也哈哈大笑起来，迈开步走向发电站。

抵达发电站的时候我的身后已经跟满了人。我听见人群叽叽喳喳地议论着，对着已经陷入沉寂许久的烟囱指指点点。

胡带着一个人走到我的身边，向我敬了个礼：“黎先生，这位是发电站的主管，祁。”

“好，那我就给你介绍一下光铭城的科技。”祁拉着我走向反应堆，我一边走一边对他说话。他只是轻轻地点着头，不作回应。

走进发电站反应堆的房间，我感到一股不寻常的寒冷。理应燃烧着能量的发电站此刻暗淡无光，一丝一毫的动静都没有。

祁有些尴尬地指向房间最中央的那个大炉子：“黎先生，这就是我们发电站之前主要的反应堆，是通过化石燃料驱动的。”

“什么化石燃料。。”我有些无奈地单手捂脸，“那不就是最原始的火力发电？”

祁也尴尬地挠了挠头：“额。。。毕竟从我任职开始发电站就是这样，镜中城又比较封闭。。。”

我赶紧掏出口袋里的匣子，敲了敲上面的壳子，匣子瞬间打开，露出四块碎片。

“看好，这是光铭城的科技。”我小心地取出一片碎片，放在手心，“这碎片除了储存能量以外还能储存很多别的东西，这一片里的能量够全城用几千年。”

说着，我随手抄起落在地上的一把锤子：“把它安在反应堆的中心，然后稍微加热一下它就能释放出能量。”

反应堆室内不一会便传出阵阵叮叮当当的捶打，一个精细的碎片安置器很快被摆放在反应堆的正中心。

“不要告诉我你们连激光发射器也没有？”我试探着问祁，回应我的是祁扭捏的沉默。

我再次拿出匣子，对着它敲敲打打几下，匣子裂成碎片又迅速重组，很快变成一只激光笔。

我试着把激光笔对准碎片，激光碰到碎片的瞬间，一圈能量迸射出来，呼啸着扑向我们。

千钧一发之际，祁一拍身边的一个红色按钮，反应堆的盖子被腾得一声关上。

祁瞪大眼睛望着反应堆，又望了一眼身下的仪表盘，难以置信地惊呼：“这小玩意这么点时间产生的电有够我们之前一个小时产生的电了！”

我也缓过神来，双臂张开，轻笑着对祁开口：“现在，祁，你先回去，让华主席把市民遣散回家，并让他们开灯。”

祁的步伐渐渐消失在发电站。我坐在控制室的椅子上，笑着伸了个懒腰。

接着，我顺着梯子爬上了发电站的顶端。

风吹在我的身上，我单薄的身体感觉有些寒冷。我死死地盯着下方的高楼，即使双腿有些发抖。

夜色逐渐笼罩了镜中城，城市陷入黑暗，月亮爬上了每个人的脊梁。

深邃的夜里，一束光突然从镜中城的一角射出，紧接着是又一束，泛着金黄色的亮光刺破了夜空的黑暗。

越来越多的光从镜中城的四周传出，伴随着光芒一起传入我的身边的，还有人们的欢声笑语。

我听见身后传来金属碰撞的声音，回头，是祁。

“黎先生，镜中城的大家终于再一次用上电了！”他激动地对我说。

我只是摆了摆手：“这才哪到哪，你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回头，我看着祁手舞足蹈的样子：“反应堆你检查了没有？”

“诶呀，城里能亮起来就不错了，明天再说嘛！”祁笑着顺着梯子向下滑去。

“行，行。明天修，明天修。。。 ”我也低头握住铁杆，“但祁，你记住，光太亮的时候，就容易被看见。”

我不再管祁疑惑的大喊，只是走向华的家。

推开门，华靠在窗台，出神地望着外面的灯。

“你真行啊。”他听见门被关上的响声，没有一丝音调地开口。

我把华的大衣挂在衣架上，坐到沙发上：“谢谢夸奖。”

“把城又一次点亮了，你确实成了个角。但你有没有想过，这光会引来谁？”

“这是你会说出的话？”

“嗯？”

“是你说过，要把舞台烧穿的。”

华没有说话，我静静地敲击着匣子。

过了好久，他转过身，露出一双疲惫的眸子。双眼里布满了血丝，额头悄然爬上几道皱纹。

他动了动嘴，却没有发出声音。

空荡荡的房间里亮着光，但只有明亮的橘黄色的光却有些单薄。风裹着几片树叶落进窗台，树叶枯黄无比。

我支撑着自己站起，感到腿上传来一阵撕裂感。我坚持着走到华身前，向他伸出手。

“这是人类最后一次能和你们较量的机会。只要光铭城的科技还在，我们就有反击的希望。”

“这是你父亲的话，不忘初心，不敢自安。”

我感到自己的手被紧紧地攥了一下，紧接着是几滴泪水。华揉了揉眼睛，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哎呀，风进眼睛了。好，你想打，那我就陪你。”

。。。

清晨的阳光越过地平线洒在大地上。清晨的街道上还留着几片积雪，但大路上的雪已经化开。街道上再次传出汽笛的轰鸣，人们的号子伴随着鸟鸣唤醒了沉睡的镜中城。我拉着黎去视察高塔的改造情况，走在道路上，人们都从自己的房子里走出，愉快地聊着天。我们的脚步却无比沉重。抵达废墟时，我们见到的是一座略微矮小了一些的高塔。几个工人在高塔顶端清洁，他们被系在从塔顶延申下来的一条绳子上，被风吹得左右摆动。“我要上去。”黎冷不丁地说。“好。”我心照不宣地点了点头，两个人一起走进高塔。爬上塔顶时，正好一阵风迎面吹拂。狂风如尖刀刺过脸颊，我却感觉不到疼痛。黎大口吸气，紧接着感慨：“镜中城又开始呼吸了，不是吗？”我真准备回应，余光突然瞥见一丝红光。天空的尽头，那片被照亮的云层下，隐约闪烁着一条细细的红线。那红线像是某种信号，在黑暗的远方亮起，又在云间一闪而逝。黎低头看着手中的匣子，蓝光在他掌中轻轻颤动。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抬头望向东方的天空。风又一次吹过镜中城。这一次，风中带着微弱的低鸣，像是在提醒，也像是在召唤——黎明之后，必有风暴。

我的身后传来一声熟悉的问候。

“好久不见。看来，你们又把舞台搭好了？”

我转头，发现身边已经遁入虚无。

“我说了，戏台由我接手。至于这出戏怎么演，轮不到你指手画脚。”

这次，在束的空间里，我第一次能够自由的移动。我自信地怒视着束，右手食指指向它。

“那好。就让我看看吧——崭新的戏。”

已阅(o'▽'o)(emma :)
(' ▽ ')/
/つ| | | | | 好看爱看(▽)

From Charles: 爱你~

十六

“好久不见。看来，你们又把台搭好了？”

我的身边遁入虚无，身后传来一声慵懒的问候。转头，是束。

他看到我转过头，拍了拍手，抖了抖身后的管道。

我第一次能够在他的空间里移动，我一挥手指着他，嘴角咧起，毫不畏惧：“我说了，戏台由我接手。现在，这台戏轮不到你指手画脚。”

眼前突然一闪，我下意识地揉了揉眼睛。再次睁开眼，束已经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头顶突然传出一阵振聋发聩的声音，束的声音如同天雷一般朝我压下，震得我不由得捂住耳朵。

“我还记得上次你说这话。你上次可把整个戏台毁了，不是吗？”束的声音没有一丝波澜，饶有玩味的语气里藏着一丝不屑。

“华，我希望你能够记住我和你说的话。”束幽幽地继续说着，“你是可以给他们带来光，你甚至可以给他们一个太阳。但是就算是太阳，也会下山。”

我警惕地在一片黑暗中环视着，寻找着一丝不同：“会下山？你的意思是我会死？你觉得难道我的父亲就不知道这事？”

“唉。。”束的语气里透出一丝怜悯，“有的时候我也很可怜你们这些人类，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自己的极限。”

“死亡，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而你如何死亡，最后我说了算。”四周随着束的话语消散而变得明亮起来。

我还想说些什么，但却发现自己的身体又一次僵硬起来：“束。。。束！出来！”

像是回应我似的，从我的右边走出一个高挑的身影。一身的黑衣，熟悉的笑脸，完全听不见的脚步，他如同一道影子闪到我的身前。

“所以我说了，加入我，才能保证你活着。”他凑到我的身边，拍了拍我的肩膀，“不然，你的处境会比现在还惨。”

我勃然大怒，一口回绝：“我妥协？你不如让我被你吃了！我告诉你，镜中城现在好得很，我们有了光铭城的帮助，马上就能。。”讲到这里，我突然感到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堵住。

“啊呀？这倒是提醒我了。”束自作聪明地一拍脑袋，背对着我挥了挥手，“怎么能不让你们俩团聚呢？”

下一刻，又一个人从空中落下，悬浮在我的左边。

黎貌似是从睡梦中被扯出的，他被剧烈地摇晃起来，猛地睁开眼，喘着气：“我。。。我这是在哪里？”

没等束开口，我猛地一扯黎的裤带，把他从空中拉下来：“我们都被这个叫束的外星人抓了，快振作起来！”

“我本来是不应该打扰你二位聊天的，”束开口，“但请你们注意下，我才是这里的主角。”

说着，束一拍手，我们的周围天旋地转，双腿被诡异地拉起，我们不可控制地开始下坠。

喊声伴随着风声划过我的耳朵。再睁开眼，我漂浮在半空中，四肢被扭成了麻花。

黎也没好到哪里去，他的身体被弯成一个拱桥，不能动弹。

“现在你们能听我说话了吗？”束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们。他看到我们顿住，从空中一跃而下，落在地上震起一片尘土。

我拼尽全力地抬起头，嘴却已经没有力气再张开。

眼珠在眼眶里打转，四周的事物尽收眼底。我们的周围被洁白的碎片填满，碎片错综复杂地堆叠在地面和两侧，上面凌乱地刻着许多花纹。

束此刻已经落到了地上。他绕着我们走了起来：“欢迎来到我的剧场，两位贵客。”

“如你们所见，这周围的碎片是无数的记忆。你们的过去从他们中的一个开始，你们的未来也将在他们中的一个结束。”

“我可以给你们展示其中的几个，但请不要触摸——抱歉，你们应该也没法触摸。”束吹了个口哨，一片碎片就在他身后飞来，随着与我们的接近渐渐放大。

我慢慢看清碎片上的东西：那是一座城市，里面的人们举着武器在城中心打斗。

“你们应该看不太清这是什么，”束指着那块碎片，“但这是在大约六十年前，镜中城所发生过的一场大战。”

黎痛苦地大叫起来：“啊！我知道，我知道。。。这是毛当年掀翻蒋的革命！你，束，快放我下来！”

束打了个响指，又朝黎摇了摇手指：“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再忍忍。你说得对，这就是镜中城的那次革命。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我能如何改变这一切。”

他把一根手指放在碎片的一端，一个人正好撞上他的指尖。他一把捻起那人，把他丢向另一块碎片。

“那人你们应该也熟悉——黎，对你而言，那人叫曦；华，按照镜中城的历史，他叫蒋。”束一滑，那块镜中城的碎片就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与其余的碎片藏到一起。

束一摊手：“你们也看到了，你们所认为的巧合，都不是运气可以解释的。你们凭什么认为，一个精疲力竭的老家伙，在被毛打败后还能独自徒步这么久来到光铭城？”

我盯着束一脸无所谓的样子，一股怒意油然而生：“你这么说，你岂不是大可以直接杀死我们？”

“我没有说过我不能。”束轻笑一声，“但是我们其实很乐意看到你们。。。自相残杀。”

片刻后，他清了清嗓子：“那么为两位介绍完剧场，是时候带你们了解一下你们的角色了。”他猛地一跺脚，我和黎瞬间感到四肢被松开，轰地落在地上。

没等我向黎或束扑去，两面高墙就从我的脚下升起，把我隔在他们之外。我一把撞向那堵墙，墙却纹丝不动。

轰隆隆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响起，黎的大喊和敲击声从我们之间的墙里传出。

身边渐渐安静下来，我的眼前渐渐出现了除了白色以外的其他色彩。

咔哒咔哒的脚步让我的眼前再次聚焦。束踏着碎片由上而下地蹲到我的面前，向我伸出一只手：

“来，陪我走走。”

我正准备闭上眼，一股无形的力量却将我提起，双腿不自主地摆动起来。我被迫跟上束，脚踩在不真实的地面上。

一路上我感觉踩到了无数不同的物体：绿草、水泥、高楼。。。束却一言不发，慢慢地走着。

我越来越慌张，最后大声质问：“束！你到底要干什么！”

束没有说话，他只是背对着我摆了摆手，突然停下：“你仔细想想，你的一生。”

一片碎片突然朝我飞来，在我脖颈前停下。上面放着一个嘻笑着的小孩。束的声音传来：“你的幼年生活在你父亲的臂膀下，你的壮年又生活在学校的庇佑下。。。就连你成年后自以为是的奋斗，都是在我的庇护下。”

“我和你说过，要不是因为我，你可能早就死在那次修纪念碑的时候了。”他自顾自地说着，没有看见我一手拂过碎片，摸了摸小华的头，一手紧紧地攥住了匣子。

“所以啊。。。你好高骛远却飞不出高度。是，我承认你有几分胆识，但你缺了些东西——钱，还有权。”束转过身，突然严肃地盯着我。他打了个响指，又几片碎片飞来，上面载满了金币。

“你要知道这世界不是什么英雄游戏，我能帮你，你不能救你自己。”他向我伸出手，手臂上错综复杂的管道剧烈地鼓动着。

突然，他又把手一收，一落。我瞬地向下落去，他俯视着我：“没了你，你不会好过的。”

我再一次被他拉回。束最后笑着开口：“这就是你的角色。我们做个交易吧？”并朝我张开手。

我看着他的手，又抬起头，望向他双眼里的期待和虚伪。转头，四周是金钱，香气和温暖。

我被那个叫束的人给抓起后又被一堵高墙隔开，尝试良久，我无力地倚靠着墙，呼哧喘气。

一个声音突然从我身前传来：“呵呵呵。。。黎，对吗？陪我走走吧。”

我抬起头望向眼前那个人。他穿得一身黑，皮鞋亮得闪着光，紧致的西装却使得自己的身体有些臃肿。

身体下意识地站起，跟上了眼前的那人。

他的脚步仿佛是刻意地无比缓慢，我有时间仔细审视四周——我所处的空间和刚刚差不多，但每块碎片的颜色都不一样。

我渐渐地在碎片上看见许多熟悉的面孔：光铭城、明、凯。。。

正当我沉浸在这些景色中时，他的声音在我身前响起：“忘了自我介绍，你可以叫我束。”

他朝我转过身，我终于看清他不太和谐的五官。他仿佛捕捉到我脸上的变化，笑了笑：“觉得奇怪？因为。。。我不是人类。”

说着，他一把。。。把头摘了下来。头套下，他的脑袋连接在数十根管道上。“没错，我就是你们人类会称呼的。。。祂们。”

我顿时警惕起来，不敢置信地望着他：“你，你要干什么！”

“我不是说了？带你了解自己的角色罢了。”束说着再一次戴上头套，背身走起来。

我大踏步追上他，却保持着距离：“你说，你要对华干什么？”

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反问我：“你是个被科技和知识所诅咒之人，不是吗？”

“你本不是个领导者，不过是众人拥护下你忘记了自己真正的长处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不是个好的领导者。相反，你干得还挺好。”束说到这里突然呵呵笑起来，拍了拍手。

我攥紧拳头，不敢轻举妄动：“所以呢？你想要什么？”

“镜中城这个石器社会有了你就好像是如虎添翼呐。。。 ”束感慨道，“现在镜中城又有科技专家，也有领导者，多好啊。。。 ”

他突然眼神冷冽起来，瞪着我：“但我们的科技专家貌似没有注意到自己的位置啊？你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

我被束的一席话说得一头雾水：“别绕弯子，要杀要剐随你的便！”

“哦对，华应该没和你说过我。”束一拍脑门，夸张地张大嘴，“那么就让我再说一遍我想要的交易吧。”

“我需要你和黎一起帮我把镜中城，这个舞台给搭好，但我也不要你把舞台烧了。你听得懂吗？”

脑中突然闪回黎昨晚的感慨，他充满血丝的双眼和束贪婪地脸交织，我的大脑一时很混乱。束的声音还在响起：“想想吧，光铭城的那群人有在你擅长的领域上帮助过你什么？镜中城的这群家伙又干出过什么？他们都差点置你于死地！”

“加入我们，帮助我们，迈向光荣的进化。。。”说到最后，他几近疯狂地在我耳边吐出这几个字。我却只是一动不动地望着他在我身边转圈，时不时对上他的眼睛。我不敢有任何动作，因为我的口袋里正藏着那个震动的匣子。

右手假装不在乎地叉着腰，我的左手紧紧地握住那匣子。

放你的屁吧——人类至少会给我提供鼓励，你们能给我什么？囚禁和奴役？

想到这里，我不禁不屑地笑出声。

与此同时，我听到我的身后也传来一声炸响。（下一章是不是该躲被窝里看了((((;°Д°))))
(应该不会吧。。。？只是束在说垃圾话罢了)

十七

我站在几十片碎片的中间，高举着匣子。

“你无法窥探我的内心，也永远不能战胜人类的勇气。”我突然被一片碎片高高抬起，顺势居高临下地瞪着束。

恍惚间，我感到自己被一股极强的勇气包裹，充满了力量。

我不禁开始想象打败束后的场景，嘴角不自觉地咧起。

“我是不能看见你们的心。。。”束的声音把我拉回了现实，“但我也不需要。”

缓缓地低头，我看见束的右手食指诡异地弯曲着，指着我脚下的碎片。

“看来我们的演员在学习角色的途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就让我来帮帮你们吧？”束皮笑肉不笑地转向我，眨了眨眼，猛地握紧双手。

我瞬间感到一阵失重感，浑身的力量被抽离出自己的身体。

随着我的下落，我的眼前再次出现那些熟悉的黑暗。他们如同潮水一般向我涌来，又紧紧地笼罩在我的面前。

“啊！”我摆着头大喊，却听见两个喊声。

风猛烈地撞在我的背上，我感觉不到自己身体的重量。

恍惚间，我感觉眼前不再只有黑色。镜中城的许多个瞬间从深邃的周围渗透出来。

我看见了那个纪念碑，它被拦腰斩断，“以古窥今”的大字断成两半碎落在地上。

眼前又出现了那群高举着火把的人们。他们捂着肚子蹲坐在地上，痛苦地哀嚎着。

我最后看见记忆里最熟悉的人们。段、胡、祁、黎，一个个鲜活的人们在我眼前流着泪散成灰。

“看啊，人类是多么的弱小、羸弱。。。”束的声音最后一把撕开我眼前的黑暗，“无论多么伟大的人，都会化成灰烬，消散进大地。”

“你也会和他们一样——你死后可能还会有人记得你，那那些人死后呢？”束的身影从那个破口里出现，从一个点变成一条线，最后形成一个清晰的人形，落在我的身前，张开嘴。

束的血盆大口里是更深的黑暗。他半是狰狞地狂笑，半是怒吼般地朝我咆哮：“人类？不过是一种卑微的、矮小的、龌龊的。。。”

我再也无法忍受他的咆哮，双手一发力抓住他的衣领，咬着牙命令：“束，给我滚下去！人类的赞歌就是勇气的赞歌，人类从未渺小！”

说着，我借着他的身体用尽全身力气猛地一蹬，他竟被我踢下身去，以更快的速度掉落着。但束的脸上没有一丝恐惧，他反而更加癫狂地笑起来，笑声如同抓挠黑板的声音，刺在我的心上：“哈哈哈哈哈，好，好，那就让我看看，在这种永无止境的下落里，你能坚持你的‘高尚’多久！”话音被粗暴地切断，束在我眼前消失。我的身体再一次失去重量，眼前是无尽的黑暗。我感到自己的口袋里，什么东西正猛烈地抖动着。

我再也无法忍受束在我身边令人作呕的缠绕，开口：“闭嘴。我不会听你的一句话，要说什么的话，和我的匣子说去吧。”

说着，我就高高举起匣子。我感到自己被抬高，我一下跃下上升的碎片，怒视着束皮笑肉不笑的脸。

“不管你想打什么念头，停下。”我冷不丁地攥住束摆动的右手，借力蹲下，拉起他的手。

又一片碎片贴着我的头发掠过，在切进束的手腕的一瞬间停下。

我不由得被惊出一身冷汗，有些惊魂未定地望着束。我没想到他竟想直接了结我。

“你比华要稍微聪明些。罢了，我再带你看点东西。”束一转身，背对着我走起来。我看见他脸上一闪而过的怒意。

我站起的瞬间，眼前乍现出无数张照片，滚动着经过我的脑海。

正当我以为是生理反应时，这些照片再一次冲过我的思想，更慢也 longer。

我用力地甩了甩头，想要摆脱这些瞬间。但我想要挣脱它们的欲望越强烈，它们在我脑海中的重复就越激烈。

我渐渐看清那些照片的内容。

——光铭城的大楼塌陷

——曦被撕裂的瞬间

——岚、明、尧的脸被拉扯成扭曲的波纹

——一个无数城市被切成两半的画面

——祂们的巨大阴影压在光铭城上空

——小T的残骸被祂们碾碎

——朔在地堡里，哭喊声中孤独的守望

我感到一阵强烈的刺激，仿佛自己的肉体被猛烈地撕扯开来，我仿佛被钉在一个十字架上。

“你。。。你要干什么！停下！”我捂住头，仍不忘朝向束怒喊。

越来越多的照片和哭声穿透着我的大脑。我渐渐什么都感觉不到，瘫倒在地面上。

失去意识前，我听见束无奈地叹息：“请你也觉悟吧。”

等我再次醒来，身边无比黑暗。

我感到身体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向下拉，我想要直起身却无法发力。

只有头能够转动，我努力地在深邃的四周寻找一丝光彩。

束的声音再一次传来，他的声音无比空洞，从我触摸不到的穹顶传出：“这就是你发誓要守护的城市。”

“但你无论怎么尝试。。。那里的人都不会记住你的功绩。

“这些人们只会记住，他们从某一年开始突然遭遇了一场劫难，后来就再也没有享受过完美的生活。”

束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失望和冷酷，他最后幽幽地开口：“即使知道了这些后，你也还相信人类才是你的同胞吗？”

“我相信。”我不卑不亢，坚定地说，“或许你说得对，他们是会忘记我——但他们至少不会再活在梦里。”

“好吧，”束的语气里没有一丝波澜，“那就请在无尽的坠落里证明你的决心吧。”

话音刚落，束的声音就消失在我的耳畔里。

我不断地下落着，或许是几分钟，也可能是几年。

我只能感觉到，口袋里的匣子不断地震动着。

我坚定地撑开眼睛，眼珠不断地在四周搜索着方向的标记——直到我看见另一个散发着幽幽蓝光的身影。

匣子一下子从我的口袋里滑出，落在我的手中。

双臂几乎是自己开始滑动起来，带着我在下落中滑翔向那个身影。

“华！”我激动地大喊。

耳畔边突然传来一声若隐若现的呼喊，我朝着声音的方向转过头。

一个散发着幽蓝色光芒的身影朝我飞来。

“黎？”我喜出望外，“终于又见到你了！”

说着，我从口袋里掏出匣子，朝着他飞去。

两个匣子接触的一瞬间，在阵阵刺耳的电流声中，深邃的黑暗中透出了无数道混合着白金和深蓝色的光，闪烁的我们睁不开眼。

当我们再次睁开眼，除了匣子的紫色，我们的眼前充斥了各种各样其他的颜色。

绚烂的红，盎然的绿，神秘的紫、深邃的蓝。。。

没等我们反应过来，我们开始下落。但我只感觉到风托着我，铸成了一道无形的阶梯。

匣子也纷纷落下，落在我们手中。

我重重落地的瞬间，耳畔的风声突然消失了，仿佛有人一把拔掉了世界的声音。眼前的五彩缤纷被纯白取代，我们站在碎裂的白色地面上，四周的黑不像是消失，反倒像是被打倒，蜷缩在地面上。

黎拍了拍自己的衣服，喘着气：“看来我们俩……都没有死。”

我正要开口，却忽然感觉手心里的匣子剧烈震颤起来。那不是普通的震动，而像某种正在被唤醒的心跳。

下一秒，黎手中的匣子也开始共鸣——**两束光同时亮了起来。**

我的，是金白色的，带着炽烈的温度；黎的，是深海一般的蓝，冷静却锋利。

两束光先是互相抗拒，随后开始以一种奇异的节奏——互相靠近。

“不对劲……”黎低语。

但我却愣住了。

黑暗被光撕开一条缝，那样的美和恐怖同时席卷而来。

金白与深蓝没有合并。

它们互相干涉——

构成一道缓缓旋转的螺旋。

一层层的光环像潮水一样扩散，所过之处，束的黑暗像被灼伤般迅速退散。

我和黎同时被光包围，胸腔里像被什么贯穿——不是痛，而是另一种从未体会过的冲击。

下一刻，我看到了不属于我的记忆。

我看见光铭城被撕裂的那一天。

看见凯的躯体在刺眼的光中被扯碎。

看见朔在地堡里压抑到发狂的哭声。

那不是画面，是实实在在地切进我的心脏。

黎猛地喘了一口气，他显然也看见了我的回忆。

他看到了镜中城的雨夜。

看见段跪在爆炸后的废墟里抱着尸体嚎哭。

看见胡举着手电在浓烟里找人的绝望。

看见我父亲被抬上高台的那一刻，半边脸埋在血里。

我们第一次——真正理解了彼此。

光愈发强烈，我们几乎站不稳。

两人的碎片也从匣子中飞出，在空中兀自旋转，它们像在“检查”“比对”“补全”——

我突然意识到：

匣子从来都不是武器。

它储存的……是记忆。

束的声音突然从高处传来，竟带着明显的迟疑：

“你们……在进行什么？人类的记忆……不应该这样交叠的……”

我抬头，第一次看到束的身影像画面卡顿般出现了轻微的停顿。

他的管道抖动了一下，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

黎低声吐出一句话：“他怕了。”

光的螺旋越扩越大。

我们一同抓紧匣子，朝束的方向迈出一大步。

黑暗第一次出现裂纹——

而束，第一次后退。

他很快就恢复了冷静，双脚紧紧地按在地上。

*“没有用的，你们将不会逃出这里。放弃吧，留在这里。。。”*他极力保持语气的镇定，却抑制不住唇齿之间的颤抖。

我抬起腿，重重地踩在地上：“束你给我听着！”

“你或许能够操控人类自相残杀，

“你或许能够在弹指之间杀死我们，

“你或许能够摧毁我们的肉体——

“但人类高洁的，永不屈服的对正义和自由的追求，你永远也无法消灭！”

“因为我们的手里都握着光，而没有谁能够熄灭这些希望！”

“我们——”

我和黎一起指向束，不再惧怕，

“决不妥协！”

再一次，我们把匣子推向彼此，耀眼的光迸射出来。

碎片一个接一个地从匣子里冲出，相互环绕着在空中飞舞，形成一个巨大的圆环。

它们转着圈向束的方向砍去，束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声音，怒吼：“没用。。。没用！”说着，他的身体一闪，躲开圆环。

圆环不可阻挡地刺向黑暗的边缘，伴随着束的咆哮：“你们不过是两个偶然相遇的残次品记忆体。你们凭什么创造未来？”

一束束真实的光刺破束的空间射进我们的眼睛，我高举右手大喊：“**因为我们还会疼，还会哭，还会笑。而你，只剩下机器的运算。**”

“给我闭嘴！滚出这里，然后等着被我们毁灭！”束的喊声中充满了愤怒、不甘，和一丝疯狂。

“好啊！后会无期！”两道声音同时传出。

身边的一切都开始坍塌，剧烈的震动声伴随着抖动的地面迫使我一把拽起黎和匣子向碎片切出的裂缝方向冲去。

我几乎是踏着虚空跳出了这片地狱。

黑暗吞噬了我身后的一切，连带着无数的碎片的影子一起遁入了虚无。

终于缓过神来，我怔怔地环视四周。

我们正坐在一片青草的中间，清风吹拂着脸庞。

“接下来怎么办？”黎仰面朝天问我。

天边闪过一阵刺眼的红光，太阳都在这阵红光里摇摆起来。

“祂们既然想来，那就好好地，招待招待祂们。”我一把从地上跳起，“**通告全城，开始生产。**”

十八

灰白色的云堆积在乌黑的天空中，欲压下又被吊在离枝头许多的位置。

昏暗的夜里，镜中城的上空却不停地传来敲敲打打。

一根铁轨重重地落在地面，从粗糙的石板地上被拖过，几声重锤的捶打声随机传来。

铁轨旁的烟囱里飘出刺鼻的浓烟，热气把水流烫成蒸汽，形成一层薄薄的白雾笼罩在工业区。

一声声号子响亮的刺破寂静的夜空。

“加油干啊！”

“一，二！”

“努力造啊！”

“嘿！哈！”

我站在工地的一个临时搭起的台子上，举着喇叭大喊：“大家加把劲！再干一个小时，大家就能休息了！”

所有的声音突然停滞了一瞬间，人群里不知哪里突然传出一句大喊：“大家累不累？”

“不累！”排山倒海的大喊声盖过了我的喇叭的声音，紧接着的便是新一轮更猛烈的敲打声。

我不知如何是好，看着雄心壮志的人们，拿出口袋里的手机。

屏幕映出深蓝色的光，白色石英钟又向前跳了一步。

“2094年10月20日，星期五。”

“21:30”

“提示：今日为满月。”

我抬头，想要找到洁白的月亮。可天空中雾蒙蒙的，什么也看不到。

划了两下屏幕，我找到段的电话，按下那个头像。

“喂？”

“诶，是我，段。”段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夹杂着沉重的呼吸。

“你在干什么？”

“带着士兵在城外训练呢，日常跑步。”

“用黎的那个匣子在镜中城外围设置防御措施，确保每个士兵都装备完整，过一个小时我在城西检查。”

“好，保证完成任务！”段说完便挂断了电话，嘟嘟的声音从耳机里无力地传出。

我摘下耳机，更为猛烈的喊声吵得我有些头疼。于是我点开又一个头像，将手机贴到耳边。

“胡，你在哪里？”

“俺正带着警察队的人在城内巡逻呢，顺便帮老年市民疏散他们家中的事物呢。”胡的声音里还有一丝悠闲，慵懒地回答。

“这种事情你让警备队干就行了，你去检查一下仓库的物资储备，四十分钟后我去找你。”

“好！俺这就去！”胡明显严肃了不少，挂断了电话。

手机逐渐暗淡下来，我急忙在屏幕上戳了两下，胡乱点开另一个头像，双腿不自觉迈开，走下高台。

“祁？”

“哟，华？这么晚还不睡？”电话那头却传来黎的声音，他打了个大大的哈欠，呵呵地傻笑两声。

“黎。。。给我把手机给祁。”我好气又好笑地开口。我恨不得透过屏幕抓住黎，好好地教训他一顿。想到这里，我的脚步也快了几分。

“是华主席吗？我们现在在发电站，正在对匣子的这块碎片做一些检测和保修。”祁呼哧带喘的声音传来。

“啊没事，我只是准备来检查一下。”我赶紧安抚祁，顺便加上一句，“让黎收拾一下他的东西，来和我接班。”

“是！”祁猛地吸了一口气回应，声音却被黎的大喊打断，“什么！不是，华，都快凌晨了！你疯了啊？我就睡了二十分钟，你还两天没睡。。。 ”

“你大可以把这句话和工厂那些热情高涨的市民们说去。”我冷冷地回应，一把挂断电话。

一股清风拂过我的脸颊，我盯着手机黑得发蓝的屏幕，不禁笑出声来。

耳畔传来隐约的一声呼喊，一抬头，是祁。

“华主席，我来给您汇报一下，目前这片碎片的力量还没有被完全使用，为安全考虑暂时只将其足以为全城供电的能量吸收。”

“嗯，”我点点头，“如果完全吸收，大概是什么概念？”

祁抵着额头想了想，开口：“大概是二十个镜中城按照目前的这个强度用电。”

“能干吗？”

“能，黎先生已经教过我怎么安全地吸收这些能量并转换成电能了。只是还没尝试过。”

“敢干吗？”我盯着祁的眼睛，期待着他的回答。

过了一晌，祁呼出一口气，像打了霜的茄子一样低下头：“实话说。。。我没什么把握。毕竟从来没接触过这样的科技，我怕。。。 ”

“怕什么？”我打断他，一拍他的肩膀，“你有能力，又有帮助，还有我帮你兜底，别怕！”

“记住，天是塌不下来的。”我紧紧握住祁的手，嘱咐道，“他们打过来的时候，我们都需要你的电力。”

祁的眼里再次燃起斗志，他坚定地一敬礼：“好！我向华主席保证！”

“没事。。。 ”我转过身，背着他挥了挥手，“哦对了，记得提醒黎去工地指挥工人啊！”

我听不太清祁说了什么，一是因为他的声音被黎的哀嚎盖过，二是因为我跑动起来，冲向仓库。终于，在十点零五分，我到达了仓库。

欢迎我的是一辆叉车吱吱嘎嘎的声音——那是胡正在将一大盒食物搬上仓库最顶层。

“胡！”我朝叉车的方向大喊，“别搞，停，停！哎呀。。。 ”

话音未落，叉车猛地向着已经严丝合缝的一片箱子上刺去，好几个箱子稀里哗啦地落在地上。

叉车听见我的声音也停了下来，胡从驾驶舱里探出头：“华主席！您终于来了，俺都不太会用这个。。。 ”

我捂住脸感慨：“你也是够傻，知道不会用也不叫几个人？算啦。。。 ”

胡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平板。他在上面敲击几下，几十个表格瞬间把我包围。

“哇！”我被吓得向后退了几步，“这是你用不到半个小时整理的？”

胡有些自豪地开口：“是啊华主席！俺动作可麻利着呢，一个一个箱子打开检查，都没什么问题！”我盯着这个笑呵呵的比我还高出一个头的大家伙，有些无奈地笑了：“行。。。胡，你再找几个仓库管理人员把这些烂摊子收拾了，再和他们学学怎么用这些载具吧。”

“好嘞！”胡说着就转身向仓库办公室走去。

我也向胡的背影挥了挥手，向仓库的反方向迈开腿。

掏出手机，屏幕上的时间是——十点二十五分。

“哎呀。。。我为什么要把会面地点设置成从镜中城南边到东边再到西边啊。。。”我内心有些痛苦地想着，身体却继续奔跑着。

等我赶到城西时，段的军队已经整齐地站在城门口等着了。

段一把扶住向前倾倒的我：“诶！华主席这是干什么？”

我没有力气多费口舌，一指城门外：“快。。。带我去看你们设置的防御工事。”

几乎是被抬着，我跟着段绕着镜中城又走了一圈。

我只记得段滔滔不绝地介绍着什么，又看到每隔几十米城墙外就竖起了一座墙一般高的炮塔，每隔十几米又建造了几个轨道电磁线圈。

“额。。。我还是没太缓过来，喘着粗气敷衍地回复，“行，行。你们的人都会用这些东西吧？”

我感到自己被突然放下来，双脚一个没站稳差点落在地上。段一挥手：“那必须的！来，给华主席展示一下！”

话音刚落，几个士兵就整齐地向一个炮塔冲去。他们爬上炮塔，坐上驾驶台。下一秒，炮台转动起来，黑洞洞的炮口转向那片森林的方向。

“开火！”随着其中一个士兵一声大喊，一条红龙窜出炮管，打着转飞向远方。

我看着炮弹消失在视野里，不禁感叹：“这就是光铭城的科技啊。。。果然厉害。”

突然，天空中传来一阵巨大的响声，震得所有人捂住耳朵。

下一秒，炮弹消失的地方突兀地升起数十道血红色的光，从地面升上地面，又在天空中突然消失。

我的眼前猛地一闪，一瞬间我什么都看不见，下一秒又恢复过来。

周围的人们似乎也有着一样的反应。

段是第一个缓过神的，他大喊：“保持纪律！保持警戒！士兵们，我们不能被他们小小的戏法吓破了胆！还记得上次我们营救黎的时候吗？他们并非不可战胜！”

段的话仿佛一剂强心剂，士兵们马上恢复了镇定。

我拍了拍段的肩膀，赞许地说：“不愧是镜中城警备队大队长。我还有点事，你们也早点休息吧。”

士兵们一下立正，朝我敬礼：“华主席再见！”

我面朝着他们，回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转身回到镜中城。

一路走到建成的高塔上，我站在塔顶默默地凝视着焮原城的方向。

与此前不同，焮原城现在笼罩在黑潮之中，什么也看不清。恍惚间，我听见空气里传出什么不属于镜中城的敲击声。

我又掏出匣子。凑近，我仿佛还能听见它一声声低沉的呼吸。

塔底，各种各样的声音混在风里。

我的心里也响起各种声音。

“我们到底，能否战胜祂们。。。 ”我盯着匣子喃喃。

弑神，谁曾做到过？

“哼，弑神吗？”一声问候突兀地在我背后传来，我一转头，是黎，“我没做过，但是，我觉得那会很酷。”

我的内心涌起一阵无名火：“黎。。。给我滚去工厂！别打扰我一个人的文艺时刻好吗！”

黎尴尬地作了个鬼脸，在我彻底发作前赶紧跑下楼：“行行行，你家里见。。。话说，那群工人是硬撑着还是真不累啊。。。 ”

我再一次望向焮原城的方向，把匣子放在祂们和我中间。

这道蓝光，或许能刺破无尽的深邃。

热火朝天的工厂中，我百无聊赖地站在高台上盯着人们从左边跑到右边。

一只纤细的小手突然举起，我饶有兴致地站起向他走去。

那是个小孩，他的脸上灰扑扑的。

“小朋友，你怎么也在工厂，你的爸爸妈妈呢？”我蹲下身询问。

他怯生生地开口，手塞进口袋里：“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都在这里。没有人照顾我，我就一起来了。”

说着，他伸出手指向一个方向。我看清他的手上有着许多条划痕，钢筋把他的手压得血红。

顺着那个方向看去，一男一女正喘着粗气一起推动着一卷钢缆。他们的衣服都沾满了泥水，鞋底开胶，宛如两块破布盖在脚上。

我有些不可置信的环视周围，四周的工人们大多与那对夫妻无异，满身疲惫。

我赶紧跳上高台，拿起喇叭：“别干了！停！”

人们有些疑惑地望向我，许多炽热又夹杂着希望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

“我知道，你们中的有些人确实很希望能为镜中城出一份力，这很好我也支持——

“但你们也要知道，更多人现在劳作了一天已经很累了。我们都是人，需要休息，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明天更好地工作。

“所以请大家现在先回去休息吧！明天等大家休息好，我们再好好干一番！”

几声质疑声传来，但它们一瞬间就被鼓掌声和人们的脚步声盖过。

我看着人们泛着笑脸走出工地，也不由得打了个哈欠。

抬起头，天上的月亮格外圆。

回到华的家，推开门就听见华的鼾声。

我放轻脚步走向沙发，却发现他已经倒在沙发上，睡得不省人事。

“不怕冻死吗。。。 ”我有些好笑又有些心疼，从他的房间拿来一床被子盖在他的身上。

我走进华的房间，躺在他的床上。

一天的苦工后我也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我只记得，华的床板出奇的硬——仿佛是他刻意设置的。

我感到后背有些酸痛地醒来，阳光已经直直地撒进了我的客厅。

“诶？应该是我太累了吧。。。 ”我挠挠头，终于意识到自己睡在了沙发上。

我房间的门被一下推开，黎顶着凌乱的发型探出头：“早啊。。。 ”

没等我开口，黎就走进卫生间，一把摔上门。

他的声音隔着门传出：“华，工地里的那些人你有没有好好看过？他们其实大多数都累得不行了。”

我故作惊讶：“啊？我怎么不知道？哦，原来是因为我担心他们第二天就会打过来啊。”

“我能理解你的担心，”黎有些无奈地回答，“但是这些人现在每天就睡多久？就算他们真的打过来，他们能反击回去吗？”

“我。。。 ”我的话头像被泼了一盆冷水，不知从哪里开始，“但是。。。 ”

黎最后朝着门大喊一声：“不管怎么样，让他们休息一天吧！”卫生间里便传来他刷牙的声音。

我五味杂陈地盯着透着光的门。

想了很久，我决定出门走走。

阳光普照在大街上，暖意和微风伴随着我的脚步。

“要是。。。 能够永远这么安静。。。 那该多好。”我张开双臂感慨。

不知不觉间我走到了城西门口。

几乎在一瞬间，天空失去了光彩。

我不禁抬起头，脖颈处却感到了无数个相同的触觉。环视四周，我身边的人全部以相同的角度抬头，仰视着同一片天空，在同一时刻。

下一秒，一只巨眼从黑暗的中心出现。它几乎是撕开了天空，几十道红光在它的身边乍现。

巨眼不断地下降着，眼眶、眼球的纹路越来越清晰。我看见，那不是一整块金属，而是几千上万张“脸”——神经网络所编织而成。

一道红褐色的波从巨眼的中心射出。

我尝试开口大喊：“军队！快——”可瞬间感到自己的嗓子被紧紧地扼住，仿佛有一颗巨石被强行塞入我的喉咙中，不让我发出一丝声响。

转头，身边的人没好到哪里去。他们有的痛苦地捂住双眼在地上打滚，有的不受控制地在地上呕吐，有的打着转开始疯狂地笑着。

我几乎绝望地流出泪来，耳畔边终于传来几声引擎的轰鸣，是段和他的军队。

段从领头的装甲车上一下跳下，大手一挥：“一队二队进入炮台，三队四队自由开火！”

后方的车里涌出大批士兵，冲向炮塔。

但我听见的不是猛烈的火舌吐息，而是更撕心裂肺的哀嚎。

一个士兵刚举起枪，他的身体就猛地一震。随后他便大吼着将手枪塞进嘴里：“为了自由！”

一声枪响，他的头瞬间爆裂开来，血浆伴随着粘稠的脑组织从他头上的孔里四散开来。

他的身边，更多士兵抱着头痛苦地哭喊着。

“妈。。。 俺想你嘞！”

一阵胡乱的枪响声随即响起。

“这炮台怎么动不了了！”

话音未落，那个炮台便在轰鸣声中化作了一摊废墟。更猛烈的爆炸随即把士兵的身体炸飞，他的手臂落在我的眼前。

我看着那个滴着血的断臂，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恶心。

他们没有动一根手指，只是凭借一个念头，就让我们苦心准备了将近三个月的防御工事毁于一旦。

我眼睁睁地看着顺着那个炮台，一个又一个的工事在那个巨眼的一瞥下就从内爆裂开来。

段也被影响，跪倒在地，猛烈地锤击着大脑：“醒。。。给我。。。醒过来啊！”

耳边传来了更多人的喊杀声。我知道他们的反抗是徒劳的，但嗓子还是仿佛被扼住，放不出一丝声音。

现在，就连我的眼睛都被一股力量强迫扒开，在地狱般的痛苦中，我看着人们扑向巨眼，又被无形的力量举起，摔落在地上，发出阵阵闷响。

我感到眼睛流出两行泪，炽热的液体划过我的脸颊，像尖刀刺过我的身体。

恍惚间我好像听见有谁在朝我呼喊。那是一个小孩，他的手臂无比纤细，他被压在尸体的底下，气若游丝地开口：“**华主席。。。这就是。。。我们的福报吗？**”

我控制不住地向他冲去，身体却被牢牢地钉在我所站的地方，我亲眼看着，他的手臂无力地耷拉下去，他的眼睛一点一点地失去光。

轰鸣声仍在空气里跳动，像一头巨大野兽呼吸的余温。

我强撑着站起身，眼前仍残留着那道红褐色波动的余影。四肢像被千斤巨石压着，一举一动都疼得发颤。我试着迈前一步，却又猛地跪倒。

“华！”

一个嘶哑又颤抖的呼喊穿透混乱，像一道细微的光刺进我的耳朵。

我抬起头。

远处的烟尘中，一个身影踉跄地冲来。

黎。

他全身覆盖着飞扬的灰烬，像刚从坟堆里爬出来，眼睛却透着惊天的愤怒与恐惧。他一脚踢开一根倒下的钢梁，几乎是扑在地上滑到我身边。

“华，华你听得到吗！”他抓住我的肩膀，却显然也无法稳住自己，声音被呼吸撕得支离破碎。

“我……没事。”我勉强挤出声音，却连自己都听得出那是个谎言。

黎还想再说什么——

但话被生生卡住了。

因为影子在颤动。

因为所有声音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压扁。

因为**天空在“折叠”**。

不是坍塌，也不是撕裂。

是折叠——

像一张湿纸，被巨力捏在一起。

乌云被“按”成一条线，风无声地逆转，空气像被抽走，地面开始出现细密的裂纹。

随后，一只“脚”踏入了现实。

不是人的脚。

是一根根金属管道编织出的“腿”。

它们带着某种令人作呕的柔软度，明明是金属，却像肉。

管道上闪烁着红光，每闪一次，就有士兵的尸体抽搐一下。

接着是第二只“脚”。

第三只。

直到一个人形轮廓彻底从虚空中走出。

束。

但不是我们在精神世界里看到的那副“人形外壳”。

这次，他的外表更接近一种“伪装成人的金属血肉集合体”。

他像踩着一片碎玻璃的海面走来，步伐轻得近乎礼貌。

所有被他踩到的尸体都瞬间扭曲、塌缩，然后变成一滩黑色的粉末。

“你们又让戏失控了。”

束抬起那张由无数细碎“脸”拼成的假脸，那些脸在他的面部不断流动、变形、微笑、哭泣。

他说话时，每一张脸都在跟着开口。

成千上万的声音叠在一起，诡异到让心脏都停止跳动。

黎咬紧牙关，把我护在身后，死死抓着匣子：“你敢碰他一下，我就——”

束歪了歪头：“你就？”

他眼睛里的红光跳动了一下。

下一秒——

黎像被巨锤击中，整个人重重跪在地上，手指被震得张开，匣子啪地掉落在石板上。

我也被无形的力量压得喘不过气，却强撑着一步一步爬向黎。

束缓缓走来。

每一步踏下，就有黑色的裂纹像蛛网一样从地面扩散开来。

他停在匣子前。

低头。

伸手。

两根金属手指轻轻夹住匣子的外壳。

我与黎同时发出嘶吼：“不要——！”

咔。

一声清脆到令人窒息的断裂。

不是金属。

不是玻璃。

更像是……骨头。

裂缝顺着匣子中心螺旋扩散，一道刺目的蓝光冲天而起，但在束的掌心下被强行按灭。

碎片一块一块地掉落。

如同被捏碎的心脏。

我感到胸腔像被撕裂，跪倒在地，发不出半个字。

束却只是默默注视着破碎的匣子，像欣赏一件完成使命的工具。

“你们喜欢把命运寄托在小物件上。”

“真是……”

“可怜。”

他抬起手，在空气中轻轻划了一道。

世界被“切开”了。

不是裂缝。

不是传送门。

是一条通往不存在之地的“撕口”。

里面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没有方向。

只有无尽的、纯粹的**折磨与循环**。

他抓起我们两人，就像捏起两粒轻飘飘的沙子。

“去吧。”

“去你们所谓的‘未来’。”

“在那里，你们会明白，人类的坚持……只是延迟的失败。”

一声绝望地怒吼打断了他的话。是段，他用尽全身力气甩动着手枪，向束的方向开火。

“呃啊啊啊啊！”

子弹打着转向束飞来，却在离束一米处停下了。

“可悲。”

他轻轻地一点，仿佛只是抚摸一片羽毛。子弹应声落在地上。

“你们的朋友们。。。我也会‘处理’的。现在。。。先去度假吧。”

下一秒，他将我们狠狠甩了进去。

现实在背后像纸一样闭合。

最后消散在耳边的，是束低沉又无比满足的一句话——

“永远……别回来。”

十九

崩塌。

一切在我的眼前陷入黑暗。

我胡乱地挥手，却亲眼看着我身边的事物散开。

渐渐地我再也看不清任何事物，因为我的眼已经被泪水模糊。

我的嗓子已经没有了限制，但我还是无法发出任何声音。

它们无法传入我的耳朵，没有声响能够进入我的耳朵。

不知道坠落了多久。

我张开双臂，静静地等待着死亡。

结束了。

结束了。

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摸向我的口袋——

空无一物。

黑暗几乎是在下一秒就笼罩了我的双眼。我什么也感受不到，只感觉到身体正被一股力量向下拉。

我感觉到什么东西划过双手，我用力一抓，却什么也没有抓到。

转头，黑雾一般的物体如穗如雾般穿透我的手。

“救——”这是我听见的最后的声音，嗓间的求救在一瞬间被掐断。

四周不再传来任何声音。

崩塌。

无尽的虚无中，我看见几个碎片。

它们打着转接近我，像是在诱惑着我伸出手。

我几乎能听见它们的低语。

“*接住我们！*”

“*快！*”

我无法顾忌它们的声音从何而来，只是贪婪地抬起身体，探出手，攥紧拳头。

但抓住它们的前一刻，我看清了它们——

布满了黑斑和裂缝，没有一丝亮光。每一条裂缝中，都透出黑紫色的污气。

它们透过我的手，以更快的速度向下落去。

一片、又一片，它们穿透过我的头。

我的额头处没有出现任何伤口，我却感到一股无与伦比的疼痛，仿佛深根大脑的一根弦，被猛烈地撕扯着。

痛苦蒙蔽了我的眼，双眸中只剩下血红和漆黑，我发不出任何声音，双眼被掰开似的目睹着它们刺过我的大脑。

有一瞬间，我甚至感到自己无法呼吸。

我闭上眼的前一刻，几片突兀的形状突然从我余光中掠过。

眼猛地再次睁开，我用尽力气让眼珠在眼眶中打转。

那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东西——碎片。

但它们的表面上已然布满了裂痕，黑雾包裹着它们，反常地将它们向上推举。

我将手紧紧插入口袋，面无表情地凝视着它们绕着我旋转。

可它们却不断地在我眼前膝旋，愈发接近我的身体。

我感到呼吸不自觉地急促起来，眼珠睁大瞪着这些熟悉而陌生的事物。

一声声如同划过黑板般的低语传入我的耳畔。

“捡起来。。。 ”

“救自己。。。 ”

“不受苦。。。 ”

我的大脑被这样的声音猛地刺激，猛地一咬牙，用力地闭上眼睛。

等我再次睁开眼睛时，碎片已经如数把宝剑般悬挂在我的额头前。

下一秒，碎片一片接着一片地穿透我的大脑。

冰凉的触感瞬间传遍大脑的每一个额叶，仿佛一剂毒药被猛地射入头骨。

浑身不受控制地震颤起来，双眼无法再看清任何事物。

我渐渐地彻底失去知觉。

迎接我的不是死亡，而是背部坚实的撞击感。

我重重地咳嗽一声，一口血被猛地吐出，在我的眼前升腾、绽放，又坠落在我的胸口。

我艰难地转头，看见自己的身体落在在一块巨石上，四肢耷拉在巨石的边缘，躯体被它撞得拱起好高。

“啊。。。 ”我下意识地痛苦地呻吟，声音却清晰地传入了我的耳朵中。

大脑随后试着发出信号，双手紧接着抬起、攥紧、松开。

在震惊和不可置信中，我支撑着几近分裂的身体从石头上滚下，落在泥泞的土地上。

我依稀看得出身边的树桩和残枝，眼前的土地上还散发着一股腥臭的异味，冒着白烟。

心中突然涌起一阵不详的预感，但一股无形的力量仍驱使着我向前迈步。

等我恢复知觉时，我发现自己躺在一片机械废墟中。

身体渐渐地与大脑重新联系，四肢疼痛的触感涌入我的大脑，不禁让我猛地收回四肢。耳边也传出引擎的轰鸣。

当我的眼里再次被鲜艳的色彩填满的一瞬间，两扇铁门重重地在我眼前合上，火花从中迸射而出。

钢铁无比真实的碰撞声使我恢复了力量，我强撑着发痛的四肢向门的反方向蹒跚地爬着。几乎是故意为之，每当我爬过一道门，身后便传出一声巨响。

我不敢回头看，只是顽强地驱动着四肢。终于，我慢慢地爬起。

一步、两步，我的身体终于再次被我掌控。我的步伐变快，身后的钢铁巨兽也变得更加贪婪。我几乎能感觉到火花顺着我的裤腿掉进鞋中的滚烫触觉，却依然狂奔着。

无论我现在处在哪里，我都要逃出这里。

我要救我的世界。

我越往前走刺鼻的气味越重。血腥、硝烟、污水混合在一起，我不禁捂住鼻子。

“这里究竟是。。。”我的话停在口中，不可置信地凝视着眼前的景色，“哪里。。。”

眼前是一片城市——或者说，一片残垣断壁。

所有的建筑都被诡异地切开，从左到右斜着落下，将整座城市一分为二。

我尝试把手放在切开的划痕处，右手拂过，却感到无比地疼痛。“好锋利的切口！”我不禁喊出声。声音在空荡的城市里回荡，碰撞在墙上传回我的耳中。

镜中城的四周传来我的声音。

双腿几乎是机械地向前移动，踏着像是被雨水浸湿的土地。

我的周围诡异地安静，连一阵风都没有。时间仿佛被静止，定格在了一刹那——现实崩塌的那一刹那。

我正准备继续深入，头顶却传来一声哭喊。

“是。。。是谁？救救我！”

一抬头，天空中悬着一个一模一样的镜中城——**那是被切开的另一半镜中城。**

那个声音从一个小男孩的嘴里传出，他紧紧地抓着一段被割开的钢筋，鲜血从他的手上滴落。

我来不及思考，抬着头向他的方向跑去，一边大喊：“撑住！我马上就来！”

眼前正好出现一栋高楼，我不假思索地爬上天台，顺手抓起一块床垫。

“我。。。我快不行了。。。。”我又听见那男孩的声音，我依稀看见，他用一只手指，死死地扣着钢筋之间的缝隙。

“松开手，我接着你！”我不顾一切地丢出那块垫子，不偏不倚地接住了下坠的男孩。

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双眼却久久无法离开悬挂在头顶的那片故乡。

突然，一声撕心裂肺的嘶鸣传来，我低头一看，载着男孩的床垫被一根尖锐的钢柱刺穿，男孩正被悬在中心。

心中仿佛是空了一拍，我疯了似的冲向那个方向。

双腿却仿佛是灌了铅一般沉重，等我冲到楼下时，男孩已经没了生气。

他在我的眼前。。。消散开来，仿佛是燃尽的灰，被人一吹既散。

一声混杂着童声和机械的质问从我脑中晕开，眼前也被这行大字填满。

“这。。。就是我们的福报？这。。。就是我们的未来？对吗，华主席？”

“不。。。不是这样的。。。我已经尽力了。。。”我一下瘫倒在地上，鼻尖却传来浓重的血腥味——原来那柔软的触感不是水，是镜中城人流的血。

我走出那一长串铁门后，眼前出现了一个无比熟悉的身影。

高大的他坐在摩托车上，盖住眼睛的墨镜闪着光，见到我，他笑着挥了挥手：“黎，好久不见啊！”是凯。

在他身后，尧、朔、岚、明走出，笑着向我鼓掌。

“恭喜黎啊，终于到达镜中城了！”

“快，让我们给你接风洗尘！”

他们脸上的笑容，我分不出真假。但当我碰到他们温热的指尖时，我明白——

这一切是真的。

我突然很想哭，脑袋却被凯狠狠地按了下去：“这个时候哭什么！走，我们去吃好的！”

周围的笑声越来越大，眼角的酸痛感愣是被他的热情强压下去，我绽放出一个大大的笑容：“好！那我们今天就好好吃一顿！”

我走在他们五人的后面，一种久违的熟悉感和幸福感笼罩了我。

“无论这里是不是家——起码我现在很幸福。”我低头笑着对自己说，追上五人，“喂！等一等我！”接着，我只记得我们走了很长很长一段路。一路上，我不太记得周围发生了什么，只记得每个人脸上的笑容和体温。

不知过了多久，凯突然开口：“诶，话说你们还记得当年光铭城被祂们攻击吗？”

我正准备回答，却感到五双目光突然聚焦在我的身上，烧得我火辣辣的痛。

“当时我参与了战斗，”岚第一个移开视线，“祂们现在更强了。”

朔也加入了聊天：“是啊。。。祂们的科技，可以说是在指数增长。”

几人有一句没一句的聊起来，我却感到五人离我越来越近。

我不禁开口：“你们。。。离我这么近干什么，总不可能是要加冕我吧？”

“加冕什么！此时不上更待何时！”明脸色一沉，突然大吼一声扑向我。

我一时怔住，被他死死地攥住左臂。

电光火石间，另外四人一一抓住我，将我举起。

我还想说些什么，却听见他们嘴中异口同声的喃喃：

“凭什么。。。你活得比我们久？”

“凭什么。。。你不用和祂们厮杀？”

“凭什么。。。你可以成为这个‘撒手掌柜’？”

下一秒，我再一次被黑暗笼罩。我感觉自己被黑暗推动起来，向前凌乱地跑去。

四周，一张张画面从我脸边划过：

光铭城第一次陷入火海——

曦以光圈科技控制着人们——

大战中哭喊的人们——

祂们再一次的降临。

每一张画面的划过都伴随着无数低语。

“你去哪里了？”

“你在干什么？”

“为什么抛下我们？”

四周的声音越来越大，我捂住耳朵，不断地喃喃着：“不。。。不是这样的。。。 ”

但恍惚间，身前出现了一个洁白的身影。

小T。

他的声音与我的骨头产生共鸣：“黎先生。。。镜中城。。。就交给你啦。”

下一秒，他在我的哀嚎中从内部破裂开来，散成灰烬。

我的内心产生无数条裂缝。

“如果当初，我让段当主席。。。 ”

“要是。。。我不出兵救黎。。。 ”

“假设维和户的计划成功，是否。。。 ”

我盯着那根插着床单的钢柱，眼里控制不住地涌出泪。

我仿佛看见父亲从记忆里走出，朝我叹了口气：“你终究不是我。”

像是在佐证我内心的哭喊，胡和段的声音出现在我耳边。他们异口同声地控诉着——

“是你让我们三班倒。”

“是你逼着我们上炮台。”

“我们死，是因为信错了人。”

心中仿佛有一根弦彻底被撕裂，我仰面朝天撕心裂肺地大喊出声：“啊！杀死我吧，让我去地狱给镜中城的人们赔罪吧！”

即使在这样的哀嚎中，眼前还是一帧帧地闪回镜中城曾经的辉煌和我的过错。

我痛苦地呼吸着，感受着寒风在我的嘴中游荡。

突然，眼前一闪，出现一幅灰白色的画面：那是段。

他跪在倒塌的高塔前，抽泣着说话。

“华主席，你不是神。没有人要求你要什么都做对，或者说，离开你没人知道该做什么。**我们选择你，是因为你在我们的最前面。**”

眼前突然闪烁一下，我感到世界清晰了一些。

心中，瞬间还在闪回，但我看清了，不止是几个人鄙夷的脸——更是他们身后人们期待的眼。

他们仿佛异口同声地说着：

“华主席，带我们再次冲锋吧。”

我用力地揉了揉眼睛，感到左手心传来一阵坚实的触感。

低头一看，一块金黄的碎片安静地躺着。它的光芒充满了温暖，和决心。

黑暗里，我无法阻挡声音传进我的耳朵，也无法不让画面射进我的眼睛。

但渐渐地，我听见了一阵不同的声音。

我用尽全身力气把自己向那股声音推去——是岚。

她像我第一次见到她时一样在舞台的中央站着，却直视着我。

“黎，你不是神。你也只是——那个不曾停下的那个人。”

下一个瞬间，她的身影就消逝在黑暗之中，取而代之的是更剧烈地图片攻击。

我却静静地站定，闭上双眼。

一步、两步。我径直走向那些照片。

“岚说得对。我无法拯救所有人，但我不曾停止——我就是那个不曾停下的那个人。”

我重重地向照片挥出一拳，伴随着一声大喊：“只要我走得够久，就总有一天——能够为这个世界，带来破晓！”

黑暗在我眼前破碎，我发现自己紧紧地抓住了一个物体。

张开手，那是一片碎片。它散发着一阵幽蓝色的光，让人无比镇静。

下一秒，我感觉到自己被一股巨力带上天空。

获得碎片的一瞬间，我被传送到一片纯白的地方。

身前是一个巨大的圆盘，圆盘的对面背对着我站着另一个人。

他的手里握着一片发着蓝光的碎片。

我感到自己被拉上一片洁白的空间，周围空无一物。

突然一声激动的呼喊传来：“黎！”

我猛地转头，是华。

我们几乎是下意识地一起举起手中的碎片——我们相视一笑。

两片碎片脱离我们的手，落在圆盘上。

紧接着，一幅地图浮现在圆盘的正上方。

“这是。。。镜中城和光铭城。。。还有烬原城？”华有些疑惑地开口。

我绕着这里转了两圈，开口：“这或许。。。是多条宇宙的中转站。”

说着，我抓起其中一片碎片：“我们现在应该要把碎片放回它们该去的地方。”

话音刚落，我突然感觉到无数记忆充满了我的大脑。

我回忆起了我收集碎片的每一幕。

“原来。。。是我救了我自己。”从记忆里脱离的我不禁大笑起来，“好好好，真是命运弄人啊！”

说着，我就将华的那片散发着金黄光芒的碎片插向光铭城：“华，你知道我要干什么吧？”

华也大笑起来，重重地点了点头：“哈哈！我爸说他当年在人民大会堂里突然捡到这个匣子，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黎，你可给我丢准一点！”

我们放手之前，我再一次望向华。他很年轻，又很成熟。想了很久，我郑重地开口：“听着。我很高兴也很荣幸能认识你——你给人类带来了曙光。”

“突然这么正式干什么。。。 ”华也望向我，眼里无比坚定，却又富含着少年的志气，“我也很感激能遇到你。我们，要一起给人类带来黎明。”

说完，我们深吸一口气，同时掷下手中的碎片。

我们默默地看着碎片在空中化作几片小碎片，又化作一个匣子，坠入两个相距万里的城市。

此刻，人类最后的两个火种为未来的彼此，埋下了燎原的要诀。

我最后盯着天空喃喃道：“匣子从来都不是武器，是我们的记忆和选择。”

下一秒，我们同时开始下坠，但我们都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回家之路。

“黎，”华冷不丁地开口，“咱们会掉到哪里去？”

“不知道！”我哈哈大笑起来，“无所谓，哪里都是家！”

下一秒，我的脚坚实地落在地面上。

朝阳刺破了层层积云，洒在我的身上。

我发自内心地笑出来——

因为她们，并非不可战胜。

二十

我脚底一沉，整个人被一个看不见的力猛地往上一托。

下一秒，膝盖狠狠地磕在坚硬的地面上。

“嘶——好疼……”我吸了一口冷气，差点又趴回去。

鼻尖传来熟悉的味道——灰尘、冷铁、泥土，还有一点点淡淡的机油味。

耳边是风声，不再是束那种被掐断的假风，而是真实的、带着温度的风。

我缓了好一会儿，才敢抬头。

眼前，是一片被炸得乱七八糟的荒地。

远处隐约能看见镜中城的城墙轮廓，几个炮塔的残骸像被折断的蜡烛杵在地上。

天空是灰白色的晨光，云层被朝阳一点一点剥开。

我睁大眼：“……回来了？”

指尖下意识摸向口袋。

那里安安静静地躺着一个东西。

不再是完整的匣子，而是一个被重新拼接过的、奇形怪状的小盒子：边缘凹凸不平，颜色也不再是单一的蓝，而是金白和深蓝交织成一块斑驳的光。

“这是哪里啊。。。”我听到身边突然传来一声低语，黎爬起身喃喃道。

我一把把他拉起，激动地大喊：“我们回来了！镜中城！”

黎被我摇得七荤八素，稀里糊涂地开口：“等。。等等。。我头好晕。。快放手！”

我一下松开手，黎跌倒在地上，大口喘着气。

转头，镜中城仿佛停滞在了我和黎被带走的那一刻，四周，因为匣子的消失所导致的坍塌停滞在过程中，巨石停滞在空中，飞溅的液体化作无数水珠悬空着。

四周安静的可怕，一切停滞在世界彻底崩塌的前一刻，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

我突然瞥见身边的废墟边的人影，他们的动作像是被冻住，暂停于结束自己生命的前一刻。

双腿不自觉地摆动，驱使着我走向那个废墟。

混乱的人群中间，一个带着军官帽子的男人跪倒在地，捂住大脑，兜里揣着一把手枪。

“段！”我惊喜的喊出声，期待着他能转过头。

但什么都没有发生。。吗？

我把手放在段的背上，并感受到他的背轰然向下倒下。

随之而来的是一声哀嚎：“啊！”

我赶紧一把扶住段，蹲到他的身前：“段！安静，安静，我们暂时还活着！”

段的哀嚎声停下，他抬起头，双眼通红地盯着我：“华主席？真的是你吗？”

“对。”我在他面前站起，伸出手，“我和黎从地狱里回来了。”

“真的。。真的是你啊！”段狂喜地一把站起，握住我的手，“太好了，看来我们还能打！”

话音刚落，四周充满了声音——哀嚎。

但没有了他们的控制，这些声音迅速就消散在空中，人们渐渐恢复镇定，有些迷茫地看着彼此。

我看人们差不多都醒了，一把高举匣子，大喊：“镜中城的人民！我从地狱里杀回来了！”

“是华主席？”

“真的是他！”

人群顿时沸腾起来，大半个镜中城的人们开始向我的方向聚拢。

我的脸上再次绽放出笑容：“我和黎经历了一场精神大战，但我们都活下来了。祂们能摧毁我们的城市，但是杀不死我们的精神！”

“好！”人群大喊，异口同声地欢呼。

突然，天空再次黯淡下来。

那只巨眼再一次从黑暗的天空中飞出，血红色的眼珠使我不禁大脑一阵疼痛。

“不得不说。。。你们的命还真是硬啊。那我们只能，再摧毁你们一次了。”

巨眼的宣判结束，一阵红色的波再次传出。

但在红光中，奇异地闪出一阵金黄色的光。

我被华几乎摇死后就自己走向了发电站。

两座反应堆没有受到祂们的进攻，竟然看着还不算残破。但其头顶冒出的黑烟里，仿佛带着一丝疲惫和绝望。

在发电站见到祁的时候，他的样子比上一回还惨。

他半个身子都埋在控制台底下，只露出一双满是血丝的眼睛。

看见我们走进来，他居然还有力气挥手：“诶，两位主席来视察啊——等等，黎？！”

我朝他晃了晃手里的匣子：“祁，把这个接到全城最大功率的输出口。”

祁愣了三秒，才反应过来：“你是说……不要只当电池用，要当——发射器？”

“对，专门发射‘让祂们头疼到想死’的那种。”华说。

祁咽了一口口水：“这东西要是爆了，全城也跟着爆。”

“它不会爆的。”我说得很笃定，“它怕的是太安静，不是太吵。”

祁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最后狠狠点头：“行！反正要被打死，不如被自己炸死——总比被祂们关笼子里强！”

十几分钟后，发电站里一片忙碌。

祁带着几名技术员把匣子固定在原本反应堆旁边的新接口上，粗厚的电缆一条条接上去。

每接上一条，匣子就像被戳了一下似的闪一下光。

“黎，你来最后一根。”祁把最粗的那条电缆递过来，“这是直连整个镜中城电网的主干。”

我接过电缆，手心微微发汗。

虽然说我在之前光圈科技里也干过诸如徒手拆屏幕等危险的事情，但在现实世界中这样危险的事情，我也是第一次干。

我能感到自己的心在疯狂地跳动，眼前天旋地转，连手都有些发抖。

祁的声音突然在我身后传来：“黎，别怕。”

“华主席在开战前一天和我说过，天是塌不下来的。”

“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就算是战死在这里也要给祂们放放血。”

我转过头，无奈地笑出声：“呵呵呵。。。我也知道啊，但我倒不是怕我把城毁了。。。我怕死。”

祁的眼睛和我的对视，我们都从彼此眼中看到了苦涩和决心。

两道声音同时响起：“别怕，人固有一死，或轻如鸿毛，或重如泰山！”

祁向我点了点头，我转过身，眼前的景色马上清晰了不少。

手中的电缆断断续续地发出火花。

我深吸一口气，猛地将电缆接入反应堆。

预想中的疼痛没有传来，我一下松开手，双眼下意识地向上望去——一个巨大的反应堆屹立在发电站的正中心。

匣子发出一声低沉的嗡鸣。

那不是机器运转的声音，更像万千人一起在胸腔里低声应和。

一圈看不见的波纹从它周围荡开，让我的耳膜轻轻一震。

“广播系统准备好了！”祁握着手中的一个平板，另一只手从房间角落拿出一个老旧的麦克风，“城内所有喇叭、警报、公共显示屏——全连上了！”

话音刚落，城市的另一边传来一阵剧烈的轰鸣，一束红光刺破天空。

我无心关注测试，一把抢过麦克风，缓缓地开口：

“镜中城的人们啊——请听我说。

“不要被祂们蛊惑，不要被祂们的声音催眠，请永远记住——

“我们之所以是人类，是因为我们还在思考，是因为我们还在活着。

“还记得你身边的人和你的打闹吗？还记得清晨的阳光吗？还记得粮仓里那一口咸豆子的滋味吗？

“世界是美好的，人类是顽强的，未来是有希望的。

“不要放弃希望，醒过来，才能带来未来！”

话音刚落，华的声音从我的耳中传出：“黎？这金光广播是你搞的？”

“那不然呢？”我有些自豪地回答。

“那就给我再接近一点！镜中城的人都醒着，但是还不够站起来！”华大喊。

“等着！去高塔和我会和！”我也大喊，一把把麦克风丢给祁，“祁，你随便说点和我刚刚说的差不多的东西，记住，不要让红波散到这里！”

人们在广播声中顽强地站着，大声地呼喊：

“我们是人类！”

“我们永不屈服！”

我大声呼喊段：“段，你把大家团结起来，我去给祂们搞个大的！”

说完，我就冲向高塔。

爬上高塔天台，黎已经握着匣子。

我望向天空，那里的云层翻涌得更加剧烈，像是被什么刺痛了。

红光时强时弱，却始终没能贯穿我们这边那层看不见的“噪音”。

“准备好了？”我低头转向黎。

“那当然。”他把匣子递给我，“这个应该够把束给赶出来。”

我把匣子高高抛起。

它在空中一顿，碎片炸开，化成一圈闪耀的环。

巨眼在被光环碰到的一瞬间突然消散，向着烬原城的方向飞去。

下一秒，那道环顺着风，向烬原城的方向席卷而去。

“段！”我大喊，“跟着那道光——前进！”

“是！”段在喇叭那头狂吼，“所有战车、所有步兵——以那道光为目标，推进！”

钢铁发动机的轰鸣声此起彼伏，

人类，第一次，在没有被迫、没有被追赶的情况下——

朝着祂们的方向，主动踏出进攻的一步。

我望着那道渐渐远去的光环，感到胸口某个地方被点燃。

“黎。”我说。

“嗯？”

“这一回，不是‘抵抗祂们’。”我轻轻吐出一口气，“是——请祂们，滚。”

黎笑了笑，声音里藏着一丝激动：“那就让他们，听听我们真正的声音。”

风掠过高塔，远处传来第一声炮响。

不是绝望中的乱打，而是带着节奏、带着目的的一击。

“好！我们快走，加入他们！”黎兴奋地拉起我的手，“我早就想要和祂们决一死战了！”

“哦？那。。。先过了我这一关再说吧。”一道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声音从我的身后传来，但我清楚

——
我的身后是天空。

束，它再一次挡在了我们的身前。

它从一团黑雾里走出，褪下记忆中熟悉的黑衣，转而露出它真实的面貌：

它的身体由无数张“脸”拼凑而成，随着他的脚步一张一闭。

束浮在空中缓缓向我们飘来，却仿佛踩在什么东西上面——它的疯狂。

“你们真是顽强啊。。。尝尝这招！”束突然一抬手，我和黎都感觉自己被一股巨力压住。

我向四周望去，束的身边，一切都开始诡异地扭曲，失去原有的形状。

“以为自己修了几个记忆就能拯救世界？真是痴心妄想。。。"束来到我们身前，不再犹豫，一掌朝我们劈下——

却被一股力量推开。

挡在我们和束身前的是一扇紫色的能量屏障，稳定着散发着波纹。

束有些诧异地望向那个屏障，突然眼神一沉，猛地刺来。但下一秒，它被更猛烈的一阵火花弹出好远。

“什么！”束难以置信地盯着我们，“我无法。。。侵入你们的神经网络？”

黎蹲在屏障下大喊：“哈哈！我们早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了！你要是想要找到全人类思想的源头，那可要几百年！”

说着，两个匣子向我们飞回来。束一下扑向它们，身体上的“脸”狰狞地嘶吼起来：“你们怎么又拿回来这东西了！”

它贪婪地，用尽全身力气，不顾一切地飞向那两个匣子。

但就在它的指尖触碰到匣子的一瞬间，匣子径直地穿过了束，落在我们手中。

匣子刺过束的头部时，它第一次痛苦地喊出声：“啊！该死，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抬起头，它的无数双眼睛对上两双自信的眼睛。

我和黎一起举起匣子，异口同声：“这不是什么高大上的科技，不过是——人类！”

话音刚落，焮原城的方向传来一声巨大的轰鸣，束的身体随着轰鸣声明显地闪烁了好几下。

它憎恨地大喊：“给我等着！虫子。。。也敢翻天？”便遁入了黑暗中。

我们赶到焮原城时，战斗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始了。

四周传来零星的几声惨叫，但更多的是振奋人心的呼喊：

“兄弟！雷！”

“看我炸死这群家伙！”

我们第一时间找到段和胡，他们正在一座高楼后指挥。胡对着耳机大喊：“镜中城不跪，人类不倒！”

段见到我们赶来，激动地向我们敬礼：“两位主席，咱们现在这个战况可以说是秋风扫落叶啊！没了那些记忆干扰，他们也不是很可怕！”

我刚准备提醒段不要大意，天空忽然暗淡下来。

我才注意到刚刚的焮原城上空无比平静，艳阳高照，正缺了那最关键的一股杀气——巨眼。

束的咆哮传来：“你们这些虫豸也妄想弑神？现在没了匣子的广播力量，看看你们还怎么抵挡我们的武器！”

说着，一片极端强烈的红光迸射而出，一瞬间笼罩了整片天空，铺天盖地地向世人洒下。

随着红光一起落下的，还有束几乎癫狂的笑声：“我们是赶不走的。。。我们永远存在！”

没等我作出任何反应，身边的人们都开始痛苦地嚎叫。

我掏出口袋里的匣子，却看见它已经失去了光芒——想必是刚刚为了保护我们失去了力量。

突然，一只手放在了我的肩膀上。我一转头，是。。。朔。

“匣子，不是武器，也不是制胜的法宝。”他顶着红光对我挤出一个笑容。

我看了看另一边迷茫的华，一瞬间想到了最后的秘宝。

“全世界的人类！”

“不要被谎言和假象蒙蔽，请相信，我们是人类！”

“我们之所以能活着，能举起武器，是因为我们愿意，是因为我们想！”

“为这个世界带来未来，为自己的国家带来未来，为自己的后代带来未来！”

“没有什么能够永远战胜我们，因为自由和团结，早已深深地刻在了人类的基因里！”

“爱、家乡、死亡、生命，这一切，才让我们从生物，变成了人类！”

“站起来！把这些想要奴役我们的家伙，赶出这个世界！”

“我们要——自己救自己！”

我突然感到大脑无比清晰，巨眼所施加的幻觉不再存在，只有独属于人类的——勇气。

身边的人们也与我一样苏醒过来，手中紧紧握住武器。

“同志们！向着他们的高塔前进！”我第一个向前冲去。

恍惚间，我竟感到一股熟悉的感觉——这似乎是我父亲所干出过的一件事？

一股不属于我的重量与力量腾得附在我的身上，那股力量是如此的强大，我感到浑身颤抖起来。

我仿佛听见许多声熟悉的声音：

“儿子，我相信，你一定会是个出色的人。”我父亲的——

“小同志，未来，终将是你们的。”那个叫毛的——

“哈哈哈！看来老子的牺牲也不是没有意义！”黎的那个，叫凯的朋友的——还有无数人的声音，都在大声地，坚定地喊着：

“破晓已至。”

我一回头，无数人也跟随着我向着高塔的方向冲去。

“不。。。不是这样的！凭什么。。。你们的思想连成了一张网？”束惊恐的声音传出。

我高高地举起已经没有能量的匣子，自信地大喊：“这就是——”

黎接话：“人类的意志！”

我们惊讶地发现高塔已经破败不堪，束已经失去了从前的威风，强撑着一口气挡在高塔前：“你们。。。到底有什么力量？”

“每个人的力量都很渺小，”我不卑不亢地开口，“小到你能轻松地控制。。。 ”

“但当我们的思想连接在一起，我们就都是一个整体。”

束身后，高塔的裂痕越来越大。

它似乎看见了我和黎手中已经失去能量的匣子，突然又一次笑出声：“呵，哈哈哈！华，你还在死撑什么！你们的匣子已经失去了力量，现在——你们还有谁帮！”

一声巨响后，我和黎竟然都安然无恙。挡在束身前的是我最意想不到的人——

他们从高空落下，紧接着高举武器挡在束的面前。

那是明、尧、和岚。

他们异口同声：“他们还有我们！”

高塔在这一声怒吼中轰然倒塌，漫天的红光瞬间四散开来。

束的身体也随着高塔的倒塌瘫倒在地，它身上的脸开始颤抖。

“你们。。。你们在抹除我们。。。人类凭什么拥有这种力量？”

“你们不过是让我们相信我们不再是人类而已——”华走到它身前，一把拎起束的头，“我们也只不过是。。。让我们再次认识到自己是人罢了。”

“好啊。。。哈哈哈哈哈，好啊！那就等着吧，等着千年后再回来！”

说完，束的身体彻底消散开来，一抹阳光透过积云射进了焮原城。头顶的那只巨眼也随着束的消散，在一瞬间消失在了空中。

灰尘散尽，积云消散。

我第一次看见，真实的，不是祂们操控的阳光。

华长出一口气：“我们终于。。。为地球带来了破晓。”

“是啊。。。 ”我也笑出来，“我们。。。做到了。”

朝霞的阳光普照大地，我走到焮原城的一个制高点，俯瞰着仅剩的人类。

他们能否再现人类的辉煌？我不知道，但我起码清楚，他们不会再被奴役。

至于千百年后的事情，就不归我管了。

黎不知何时走到我的身边，重重地咳嗽两声，坐下：“华，我要走了。”

“你走就走呗，我不拦着。”我懒洋洋地回复。

但我们都默契地不再说话，静静地看着升起的朝阳。

不知为何，我有一种。。。此生不会再见到黎的感觉。

过了好久，黎突然开口：“你知道吗，我离开光铭城的前一天，我看到一块石碑。”

“上面写了什么？”

“纪。”

“说人话。”

“明告诉我，那个纪，是纪元的纪。”

“啊哈哈哈哈！”我忍不住笑出声，“看来，我们这次成了啊？”

“嗯？”

“这不，给人把字补全了？”

“你也说人话。”

“我们不是携手建立了——新纪元吗？”

“新纪元。。。属于人类的。。。新纪元啊。”